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 行 理 事 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陈 昱	陈伙金	林 山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汪征鲁	赵麟斌	陈伙金
	陈 昱	林 山	陈章汉
	黄文山	王 坚	

《闽都文化》总第 94 期 2024 年第 5 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 版 单 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陈 昱
执 行 主 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林瑶佳 张博雅
编 务 主 任	单 南
编 务	何 玲 何财铭
装 帧 设 计	乔 麦
封 面 摄 影	陈怡建
本期责任编辑	王春燕
地 址	福州鼓楼区天皇岭弄 1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 子 邮 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闽 都 文 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 志 刊 号 CN-35 (Q) 第 0093 号
印 刷 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请在投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P4



我与紫藤有缘

P7



茉莉飘香的土地

P11

荆溪漫行



世味流年

4 谢 冕

我与紫藤有缘

在水一方

7 黄文山

茉莉飘香的土地

11 万小英

荆溪漫行

15 赖 华

寻味古镇

21 魏 冶

古意花香说王台

闽山福地

25 云 外

穿越时空的灵源碑刻

左海风流

32 柳 杉

师生情断《公言报》

38 邹自振

“林译小说”，一个时代的口与笔

44 孟丰敏

王审知和鼓山半岩茶

坊巷春秋

48 唐 希

津泰路：与安泰河同行

53 江 雁

由浣花庄说起

58 瑜 伽

从大树下到米粮库

62 岫 云

精彩安民巷

Contents

P26



穿越时空的灵源碑刻

P68



畚寨巴地，包公与蓝公同祀

P93

海族撷趣



闽都宗祠

- | | | |
|----|-----|--------------|
| 68 | 吴文胜 | 畚寨巴地，包公与蓝公同祀 |
| 72 | 刘长锋 | 濂水岸边听壤歌 |

岁月写真

- | | | |
|----|-----|-------------|
| 77 | 林雁怡 | 省庐轶事 |
| 82 | 林轶南 | 一个家族与一幢楼的重生 |
| 88 | 管柏华 | 福聚聚英双雄会 |

茶话食语

- | | | |
|----|-----|------|
| 93 | 吴安钦 | 海族撷趣 |
|----|-----|------|

- | | | |
|----|-----|---------------|
| 封面 | 陈怡建 | 海港之星 导航之眼（摄影） |
| 封二 | 吴开桃 | 刘禹锡《陋室铭》（书法） |
| 封三 | 若 然 | 燕归来（国画） |
| 封底 | 张其仕 | 夏之韵（木雕） |

我与紫藤有缘

谢 冕

记得早年读过一篇散文，是写紫藤花的，那时我还不识紫藤花，这篇散文篇名好像是《快阁的紫藤花》，快阁可能是一个地名，风景点，记不清了。后来求学到了燕园，中文系的驻地从文史楼搬到了五院。五院有一架紫藤，沿墙垂门而挂。花开时节，一片紫玉铺天盖地，若无尽祥云自天而降，又似万顷波涛奔涌而至！道不出、说不出的奇妙！无以言状，急不择言，倒是发自心底一阵惊呼：一架藤萝深似海！近年中文系又搬了新居，五院还在，紫藤依旧。燕京学院成了五院的新主人，董强院长是我们的老朋友，藤萝为媒，我们一下成了“亲戚”。紫藤是未曾明确的中文系“系花”，同时也是燕京学院的“院花”。美丽万端的紫藤总伴着我，我与她有缘。

世间万象，说大也大，说单纯也单纯，说巧也真巧。这些年我与我的中学母校有了较多的联系，学校廖素娟校长办特色班，已故的陈景润学长（他在初中高我一级）领衔数学班，我则是忝



紫藤花 林 兰 / 摄

列文学班为指导老师。我和陈景润是中学校友。我们的中学母校是原先的福州私立三一中学，即如今的福州外国语学校。三一学校是圣公会办的，如今的校园里，旧日的礼拜堂前，也曾有垂挂如海的几架藤萝。今日保存完好的当年的俄国领事馆前，年年也都有盛大的紫藤花事。福外的师生热爱紫藤花，也指定紫藤为校花。学校有个紫藤诗社，我被聘为诗社顾问。去年我曾亲临现场，为紫藤诗社授匾。就这样，北大中文系，燕京学院，加上三一中学，这些异时异地的诸般风物，因为一架盛开的紫藤而结成了“姻亲”。这岂止是花，这更是情，甚至还是历史！真的是：一架藤萝连接了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架藤萝连接了继往开来的几代学人。

一席关于紫藤花的话题，如今被这样郑重其事地提出，皆因一座楼房的命名所引起。话有点长，还是长话短说。福州市政府应福州外国语学校的申请，拨了一座古厝给学校做关于文化和

文学的展示活动场所。因为我曾给学校题赠“钟声犹在耳，此树最多情”的石碑，福外母校念我旧情，愿意借此楼为我留点纪念。我深谢，并表达了私下的意愿，我的表达得到校领导的谅解。话说这栋古厝也真有来历，原是沈绍安兰记漆器店，是沈绍安兰记原先的店堂和沈家居所，已列入福建省的文物保护名录。

兰记沈宅，三层楼房，前店后厂，有房30多间，占地700平方米，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华丽殿堂。我那天冒雨察看了修缮施工现场，看到了它绕宅的室内游廊，还有游廊沿边的美人靠，甚是雅致。古厝的传人现已无考，房产已归福州古厝管委会管理。慎重地建议将此地办成南台岛上文化传播的新景点，成为我的母校师生学习教学的另一个课堂。为此我们对它的命名颇费斟酌。有的朋友希望取名采薇阁。了解我的人知道，采薇阁是我在北大创立中国诗歌研究院用过的名字，他们希望这座院落与朗润园的采薇阁保持一种延续性，从而给后学留下一种念想。这当然是他们的好意，而我则希望尽量淡化和削减事关个人的一些联想。

就这样，古厝摒弃了目下流行的以个人冠名纪念馆或文学馆的模式，最终定名为我建议的紫藤学堂。这个学堂的建立和开放，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圆梦的过程。现今的紫藤学堂，屹立于福州市仓山区的塔亭路上。周围几公里内，多处留下了我少年时代的足迹，那曾是一个早熟少年做梦的地方。由学堂往西数百步，位于麦园路上的



麦顶小学（原先的独青小学）是我小学的母校之一。麦顶小学所在的麦园路上，1948年为纪念辛亥革命前辈黄展云先生（字鲁贻，早稻田大学毕业，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而修建的鲁贻图书馆仍然完好，那是我少年时可以免费阅读书报的场所。福州地处亚热带，夏季艳阳如火，鲁贻图书馆清雅静谧，阴凉温馨，是我这样一个穷学生当年避暑读书的好去处。几十年来，我总怀着感恩的心情怀念它。紧挨着紫藤学堂，马路对过，是梅坞。那里曾是一座梅林，冬日一片香雪海。我的语文老师余钟藩先生的家，就在梅坞的花丛之中。出梅坞沿立新路前行数百步，便是我的母校三一中学。我在那里接受伟大的爱心，并与当年的师友共度艰难岁月，是我扬起人生理想风帆的港湾。

紫藤学堂屹立在烟台山下，从那里可以眺望秀丽的闽江帆影。闽江悠悠流过万寿桥，在中洲岛画了一条美丽的弧线。观音井下来便是下渡，那里出现一片楼台，银行、海关、仓储、商铺、俱乐部和医院，记载着五口通商之后的喧哗。那一年，一个少年在烟台山下听到远方的召唤，真情向往“山那边好地方”，毅然走向战火硝烟弥漫的海疆。一别经年，心中放不下的是年迈父母的惜别泪痕，是这些念兹在兹的街陌楼台，以及那些山，那些水，那些镌刻在泥泞路上的模糊足迹。

江流宛转，山影凄迷，屹立江滨榕荫下的紫藤学堂，正以感恩的心情迎迓来自四方的宾朋、莘莘学子和后学传人，欢迎他们与我一道回味那



谢冕在鲁贻图书馆

些年、那些日月，那些憧憬和向往。更欢迎学界同人来此传道授业、读诗品茗。紫藤花盛，榕荫鸟喧，我等情重。近可对缕缕茶香闲话鸥鹭，远可凭栏俯视万类，发思古之幽情。友朋雅聚，无关利害，此乃人生至乐！彼时彼地，也许我在，也许我不在，但我心总在！那么，诸位请了，我请诸位小坐片刻，暂时忘却周遭无尽的忧烦，饮一杯免费的清水，或品一杯并不免费的咖啡或茶。20世纪某月某日，我怀揣25美元参加国际会议。在伦敦大学，我欠了剑桥大学教授一杯答谢咖啡，愧悔至今。目下国人日渐富裕，再无我当年的“咖啡之叹”。故此处特标明“不免费”，此乃含泪之笑也。

茉莉飘香的土地

黄文山

到上街，是想看看一处 1000 多年前的古县治，一座屹立于闽江边饱经沧桑的镇国宝塔和一道历尽风波至今还在通行的十四门桥。它们都曾蛰伏在我的心田深处，不时勾起我探赜寻幽的念

头。因此，一踏上上街的土 地，心里就抑制不住一阵阵兴奋。

记得 20 世纪中叶，我曾陪同外地的客人几次造访洪塘金山寺。这座建在乌龙江心的古寺，

恰如一只落碇的航船。缘梯登上寺庙二层，凭栏四眺，眼前风光无限。寺僧见我望着对岸一大片金黄色的沙洲出神，便告诉我，那里属上街，靠江边有一座侯官村，唐时曾是侯官县治的所在地，也是闽江边一处繁闹的古码头和集市。后来因遭受洪水侵袭，



侯官村



古渡口



侯官村百亩茉莉园



荔枝飘香

县衙迁至福州城里，码头也渐渐荒废了，但依然留下不少古时遗迹。上街还盛产茉莉花，一到初夏时节，花香四溢，这一段江面终日香气弥漫。只是到上街要搭船过渡，往来交通不便。就这寥寥几句话，让我对上街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读蔡襄的《荔枝谱》，提到福州种植荔枝最多的地方：“洪塘水西，尤其盛处，一家之有，至于万株。”说的就是上街。此处鲜花和水果之乡，不禁让人遐想联翩。

上街古名“花屿”，光听这名字，就可以想见一片汀洲上繁花盛开的情景。五代时中原板荡，而福建相对安定，闽王王审知采取保境安民的措施，并大力延揽北方士人来闽。唐代诗人韩偓来到福州，面对水乡花田，不禁感慨吟咏：“四序花开长见雨。”其时，曾为闽王王审知前锋将领、军功赫赫的林硕德请求王审知为其新落成的府第题匾，王审知问及地理方位，略一思索即为之题写“上溪”二字。林硕德的府第四周清



十四门桥

溪环绕，风景优美。他和族人先后兴修了 6 座石桥，上溪村庄随即兴盛，且形成街市。林硕德也因此被族人奉为“六桥林”的始祖。因福州方言“溪”与“街”谐音，渐渐地“上溪”就被叫成了“上街”。这就是上街得名的由来。

20 世纪乘车经过上街时，看到这里的土地平旷，公路两旁种有大片的甘蔗田，村前屋后则环绕着苍翠的荔枝林。南宋诗人喻良能诗云“荔子林边甘蔗洲”，说的就是这里的景象。上街就有一个村庄因为广植甘蔗而叫蔗洲。而茉莉花田，则是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景色。洁白的小小花瓣，团团簇簇，散发出浓烈的香气，留给人们难忘的记忆。

一片花香和果丰之地，自然让人心驰神往。但过去，上街在人们的心目中，还只是福州的远郊。

拉近上街与主城区距离的最初是鲤鱼洲国宾馆。国宾馆就选址在上街镇的沙堤村。宾馆紧邻闽江，是一处江南园林式的建筑，水光山色，美不胜收。

2000 年，大学城选址上街，开启了这片古老土地全新的征程。十数所高等院校在上街平原上次第排开，每一所学校都是一座风景各异的大花园。占地 14.5 平方公里的大学城，配套齐全，让上街跻身成为闻名遐迩的文化教育主题城镇。

我们先到了旗山脚下的榕桥村。榕桥村古名“惠化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村落。榕桥村顾名思义，村前有一棵硕大的榕树，浓荫匝地。一条窄而长的溪桥，承载着村庄的千年故事。

这座有 14 座桥墩的平梁石桥始建于五代闽国，北宋元丰以后曾经过数次重大维修。桥长近百米，桥面宽 1.74 米。尤为珍贵的是连接村头的桥板上还刻着这样一行字：“元丰二年十一月庚申造，至八年十一月廿三日壬辰毕。石匠张保。”

这座有 14 座桥墩的平梁石桥始建于五代闽国，北宋元丰以后曾经过数次重大维修。桥长近百米，桥面宽 1.74 米。尤为珍贵的是连接村头的桥板上还刻着这样一行字：“元丰二年十一月庚申造，至八年十一月廿三日壬辰毕。石匠张保。”

十四门桥近旁就是一所高校的校园。有意思的是，从村口向外张望，这座古朴的石桥似乎一直延伸进具有鲜丽现代建筑风格的校园里，古与新，在这里和谐对接。这情景，一时令人恍惚。



屹立江畔的侯官镇国宝塔



庭院深深的厚美村大本厝

接着我们来到位于闽江南岸的侯官村。100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侯官县治所在地，也是一处热闹的水陆码头。而今我就站在闽江畔，看江水汤汤而流。身旁矗立着四角七层，高 6.8 米的花岗岩塔“镇国宝塔”。这座雕饰古朴、造型别致的石塔，见证了一川江水的造化之功。

闽江行至淮安遇崑山，被劈成两支，一为北港，纵贯福州市区；一为南港，折向南流，纳大樟溪后至马尾与北港汇合，东注入海。上街的大片土地就是闽江大转弯时堆积而成的沙洲，同时也是海潮上溯到达的地方。侯官因水而兴，却也因水而毁。建于唐武德六年（623）的侯官县治，在 150 多年后的唐贞元五年（789）被一场铺天盖地而来的洪水淹没，从此，“县治移入州城”。但不管风吹浪打，镇国宝塔始终屹立江畔，成为侯官古邑的标志性建筑。

庭院深深的大本厝位于厚美村。大本厝的建造者张大本，因为种植水果和茉莉花，积累了大量财富。他购下一处废弃的果园，精心打造成一座三进三天井的全木结构大宅。让人赞叹的是，历经近 200 年风雨洗刷，这座清代建筑风格的经典之作依然保持完好，现在已是多部影视作品的取景地。

因为天色已晚，我们匆匆赶回上街新建的一座酒店就餐。江南园林式的设计，是这座酒店的一大特色。从酒店餐厅的窗户向外一看，整个上街灯火璀璨，霓虹灯闪烁，流光溢彩。让人不禁感叹，昔日的花果之乡，已然成为现代化的文化街区。但十四门桥还在，镇国宝塔还在，大本厝还在，校园里的荔枝林还在，还有初夏时节逾街越巷的茉莉花香，都在静静地述说着这块古老土地曾经的光。

荆溪漫行

万小英

“归程兼昼夜，天水共微茫。但指日出处，此中吾故乡。”这是明代福州才子徐燧送一位僧人回日本写下的诗句——当你日夜兼程，在水天微茫的大海上漂泊的时候，大概会指指太阳升起的地方，说“那里是我的故乡”——其实，故乡之思都是相通的。送别之后，徐燧从闽江口溯流而上，泛舟到达他的故乡——闽江边的怀安县徐厝

墩。今天这里已经属于闽侯荆溪镇。

薄薄的秋雨打湿了江边高簇的竹林，还有龙眼、橄榄、荔枝的枝叶。此刻我就站在荆溪古山洲的一个码头，不知是不是当年徐燧走过的。时代变迁，这里成了颇为现代化的海事码头。与我同行的是晟君，他是闽侯人，特意陪我这趟荆溪行。





芋原驿古渡口

江雾似乎还未完全散去，对面南台怀安半岛上的别墅群有一种惺忪之感。如果不是不远处如竖琴一般的斜拉索桥梁——淮安大桥的“提醒”，眼前的闽江静谧得如同远古的某个清晨：十几艘小木船漂在江侧，一缕青烟从远处的篷船上升起，那是船上人家在炊饭；近处，一个男子蹲在船头沉默地筛洗着蚬子；江水平平，岸边菜地里的南瓜花黄灿灿的，到处冒出来……

千里闽江奔流至荆溪，有另一个别名：岳江（因岳山得名）。岳江大致是荆溪镇与侯官村之间到淮安半岛的一段闽江。岳江曾有芋原驿，又叫接官道，舟航云集，是福州最繁华的渡口。朱熹《石岳江行》诗云：“春日江中注，我行溯其波。扬帆指面潞，两岸青山多。”岳江遇到南台岛后，分流南北两支——白龙江和乌龙江。所以我面前的闽江也可以称为白龙江。

荆溪，在20世纪50年代，取荆山境的“荆”、陈塘溪的“溪”各一字得名。来到位于徐家村的“荆山境”，这座始建于南宋年间的宗



徐家村荆山境

祠建筑依然气派。这里主祀龙岭尊王，令人讶异的是合祀的除了临水夫人等外，还有宋代大文豪苏轼。听老村民说，此地原来叫江屿村，苏姓为大，他们为纪念先祖苏轼而建了江屿庙，这就是荆山境的前身。苏姓氏微，南宋初年，奉直大夫徐荆阳由福建浦城渔沧迁此，繁衍生息，渐成大族。徐氏崛起，此地易名“徐厝墩”，也就是现在的徐家村。明嘉靖年间，永宁县令徐棉在此筑舍读书，见遍山荆花错落，也或许想起先祖徐荆阳的“荆”字，取名“荆山精舍”。江屿山也随之更名“荆山”。

母亲河闽江的一笑一怒、一举一动，牵动着紧紧依偎着她的两岸。防洪抗洪曾经是这里永恒的话题。明万历年间，在一次大洪水中，乡人徐可元、徐可晗兄弟倾尽家资，率众勇筑罗山坝。清乾隆年间，洪水再次泛滥，冲毁防洪大坝，致“山外广原，汪洋万顷”。老村民说，乡人紧急筑坝，但不知怎么回事总是堵不住漏洞。当时龙迹山有龙文王庙供“龙岭尊王”，他生前是唐高宗



十三厝当代艺术馆



三落排（局部）

时期开疆靖乱的将军，因功褒封龙文王，死后成神，传说祷雨辄灵，霖雨苍生，被乡民尊为“雨神”。乡人“请”来这尊神，“壮胆鼓力，尽族筑坝西山，费财累万，数载成工”，终于筑成横亘鲤鱼山与凤山之间的罗山大坝，使荆溪一带变成千亩良田。所以，徐氏族人将龙岭尊王神像请来，与原祀的苏轼等合祀于荆山境。说起来，苏轼也是古代治水大家，徐州治黄、杭州修湖、惠州引水等都是他的手笔。从这个角度看，同列还是和谐的。

徐家村后人里，最为人所知的是明朝末年，集诗人、方志学家、藏书家于一身的徐燧、徐燊、徐燊兄弟，他们皆为徐棉之子。徐燧、徐燊后迁居鼓楼鳌峰坊，建红雨楼、绿玉斋、南损楼藏书。叶向高、翁正春、屠峻、谢肇淛、陈价夫、陈荐夫等时至宴集，吟诗作赋。徐家兄弟好学不倦，诸子百家无所不读，家虽不富却好周济，有“穷孟尝”之称。

徐燧、徐燊的祖宅还在吗？我们在徐家村古村落修复的十几座古厝中找寻。走进青瓦白墙的

十三厝，看介绍，宅邸主人是徐福的后裔，也是萨镇冰的好友。这里已被辟为当代艺术馆，一场名为“候”的当代艺术展正在举行。来自国内外的7位雕塑家颇为现代抽象的作品，令这座古香古色的宅子呈现时光流转的异彩。步出宅院，回首见一古叟屈身施礼，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尊青铜雕塑，名为“有礼了”，立于院门，甚为自然亲切。听到我们的称赞，一旁年轻的馆长腼腆地笑了，正是他的作品。

三落排是古村落最大的宅院。很多房间门上挂着“直播间”的牌子，看来这里也是电商直播之地。我们看到了珍贵的红木、金丝楠木家具。尤其是与福州传统技艺相关的漆艺家具，更是熠熠生辉。“天下谅无双，人间疑独绝”，这是郭沫若先生对福州地区传统脱胎漆器的赞誉。荆溪是福州脱胎漆器二厂所在地，从事漆艺的人和企业很多，也是当地的一个传统产业。

徐燧、徐燊的故居在历史的尘埃掩埋下已无从找寻，可能是在此厝，也可能是在那厝，也可能早已为瓦砾废墟。

荆溪是冲积平原而成，随着闽江的流淌而变化。在古山洲码头，有一栋三层楼房临江而立。房主老林是土生土长的渔民，几代人都生活在这里。老林做过渔民，也曾是闯荡闽江的船工，黝黑的皮肤和手上的厚茧是闽江留给他的印记。他说闽江江面以前没有现在这么宽，听他曾祖父那辈讲，那时候在江边洗菜可以与对岸的人对话。靠山吃山，靠江吃江。古山洲村民的生活与闽江息息相关。江中的白刀鱼、鲤鱼、鲢鱼、黄甲等曾经是渔民的收入来源，江上的水运也曾是他们的生存之道：闽侯的沙子运往日本，南平的木材、粮食运到福州……老林说，从南平到福州，船行一趟大概要一天。他们总会在荆溪这里停留一个晚上，等待洪山桥涨汛。那时还没有洪山大桥，只有古老的石桥，江水若太浅，大船便会撞上桥墩。

闽江还为荆溪人送来了另一种“金子”——金鱼。闽江之水特别适合金鱼养殖。闽侯是“中国金鱼之都”，有一句话是“世界金鱼看中国，中国金鱼看福州，福州金鱼看闽侯”。而闽侯金鱼可以看看荆溪，它正在打造“金鱼小镇”。我们来到关中村一处潘氏观赏鱼养殖场，一排排鱼缸里的金鱼，有的色似流金、霞红，有的形如蝶尾、狮头、珍珠、水泡等。这里还曾有“金鱼之王”兰寿金鱼，听说一尾能卖几万元。在文创区，金鱼也与漆器连在一起。盘子上的金鱼漆画，栩栩如生。如果将红烧鲤鱼用这样的盘子装……这样恶作剧的想法，让我不禁扑哧而笑。

福州的温泉与山水相伴共生，大多分布在河流附近，特别是闽江流域和大樟溪。荆溪自然得享闽江之赐，拥有得天独厚的温泉资源，在光明村有一座具有闽越文化特色的温泉度假村。我在仓山的家一度就有温泉，据说就是由荆溪而来。

荆溪，荆溪，溪水自然多。但可有一条叫“荆溪”的溪？当地人表示不知。明知地名中“溪”字来自陈塘溪，只是我固执地觉得应该有一条叫荆溪的溪。

三叠井森林公园是位于荆溪的国家森林生态保护区，深潭飞瀑，必有溪谷。驱车到那里，一



三叠井森林公园内深潭飞瀑

路崖壑幽深，林木葱郁，山涧流水可否就延为荆溪？景区简介开言：“贯穿景区的采兰溪为昙石山古人类文化母亲河荆溪的上源……”这句话让我们振奋，也就是说，山里是采兰溪，是母亲河荆溪的源流；也就是说，有一条溪是荆溪。

溪水如流动的银线，将荆溪镇家家户户串在了一起。这里古桥很多，属于不可移动的文物点就有：桐口村的灵光桥，关中村的鼓响桥，六档村的仙坂桥、金沙桥，关东村的碇步桥，厚屿村的透头桥，荆溪村的荫岩桥等。好一处小桥流水人家！我们不再执意找寻一条叫“荆溪”的溪，所有在荆溪的溪都是荆溪——我们这样决定。

从三叠井下山的途中，念头忽然生起，不妨去大院山的云林禅院一瞧。山路窄长，有些地方仅容一车而过，一侧便是悬崖，令人不免捏汗。禅院深深，拐进一段黄土泥地，一座古旧的土黄色寺院掩映于修竹。但是，我们下车的第一眼就被一口大井吸引，是宋代八角石井。从石板井栏

的刻字可以看到，它建于宋熙宁七年（1074），迄今已经 900 多年。古井直径有 3 米多，据说是福建省已发现的最大的砖石构宋代古井，比南京六合瓜埠公园发现的东汉“井王”还要大。这也是古代云林院的参照物，虽然明末清初，一场大火烧毁了寺院，但是井和井水烧毁不了。可能正因为有这不灭的源泉，20 世纪 80 年代，云林禅院又重建起来了。

井栏七面刻有铭文，记录筑井之人名。我们一一读出来，每个名字仿佛都能让深井发出回音，让井水泛起波澜。尤其一面记的是女人，“黄廿八娘、林十四娘、江十八娘、林十八娘，已上各舍文钱壹佰文足”，拙朴的勒石之文，仿佛看到拙朴的妇人在这里汲井、浣衣、闲聊，她们定然是很好的姐妹，互相分享过各自深藏的虔诚心愿，所以决定一并做这件事。

寺院住持是一位面善的年轻人。我们谈禅喝茶，泡茶之水就是从这近千年的古井中取的，更令我们心静如水。《红楼梦》说“万水同源”。千里闽江一路而来，荆溪镇只是她惠泽的一个小小驿点。江水、溪水、井水、温泉，还有这微雨，实在都是一体的。

这一刻，荆溪这个普通的小镇，也恍若闽江的一粒水珠，在滔滔逝水中发出亮光。或许我想到了徐棉、徐燧、徐燊、徐燦等文人名士，徐可元、徐可啥等抗洪村民，甚至老林等平凡渔民船工，他们在时间的长河闪耀。

天水共微茫，此中吾故乡。



云林禅院八角井

寻味古镇

赖 华

“开席喽！”

一个个小伙手端四方红漆大茶盘，从厨房里鱼贯而出，进入厅堂，茶盘上刚出锅的“蛋燕”热气腾腾，散发着诱人的香味。随着首盘酒菜“蛋燕”扑鼻的香气萦绕在厅堂的每个角落，古镇人家喜宴“三出头”正式开席。

嵩口古镇坐落在福州西南部戴云山脉的大樟溪畔，历史悠久。宋时属和平乡英达里，元时分属二十九都、三十三都、三十四都，元至正年间设漈门巡检署，明初治年移至嵩口（俗称嵩口司）。大樟溪源起德化，水量丰沛，过洑口，进入古镇，与长庆溪汇合，经梧桐、永泰城关、塘前，贯穿永泰全境，而后穿过闽侯通往闽江，最后汇入台湾海峡。旧时县域间未有通衢大道，南

北货物交流靠航运。地处闽清、德化、尤溪、永泰、仙游五县交界处的嵩口古镇，“南港船”可直通福州城，于是四面八方商贾蜂拥而至，各行各业云集于此，可谓“储石成城、储货成市”。古镇最繁华热闹的两条街市是直街、横街、米粉街，民国版《永泰县志》上唯一记载的街市——



嵩口古镇



猴饼

德星楼市位于直街。

古镇随处可见“蛋燕”“满洲糕”“美人糕”“水晶饼”小吃招牌，雅致的名称，令人想着也许只需咬一口，定能嚼出满嘴书香。当然，也有一看便知是古镇土生土长的：“猴饼”“三鲜”“九重粿”。漫步在古镇沉寂的大街小巷，看着周遭古老的建筑，这里曾经街市喧闹、商号林立：新泰成饼铺、广利号、隆慎号……忍不住猜想：何人乘兴来过？何人黯然离去？终究是“昨日之日不可留”。也许只有走进历经大起大落的古镇，细细品味，才能发现它世俗中藏着风雅、淡然中带着热情、浑厚中带着淳朴。

古镇的传统婚嫁习俗于喜宴前三五天拉开了序幕。主家通常请先生来撰写对联，在祖厝厅堂摆上八仙桌，裁好红纸铺在桌上，而后先生开始研墨挥毫：“花好月圆百年歌和合，佳偶天成万载结同心”，横批“喜气满堂”；“天作之合结良缘，

永结同心成佳偶”，横批“百年好合”……大红对联从祖厝厅堂一路贴至新房，红艳艳的色彩，将空气都染上浓烈而喜庆的味道。

主家也着手杀猪宰羊，忙碌着筹办迎亲所需的礼担。礼担得是三挑、两提，有定制的33斤（每块半斤重）礼饼、33斤线面、103个鸡蛋、1个大猪腿、3条大鲢鱼、7大包喜糖、9条喜烟。礼品装于“来求”（一种竹编的迎亲专用器具，意思是男方到女方家求娶），套上大红布袋；两只大公鸡装在竹编的鸡笼中，毛色油亮；聘娶新娘的礼金是一扎一扎的现金，装在皮箱里。礼担和礼金于迎亲前一天送至新娘家。新娘家将收到的礼物分送给亲朋好友，分享家有小女初长成的喜乐。两只公鸡到了新娘家，被留下一只。新娘的母亲预先备好一只母鸡，用红头绳将一公一母的其中两只脚绑在一起，随同迎亲队伍一起回新郎家，寓意婚姻是天作之合，此生相依、不离不弃。古镇有独特的语言来形容婚姻：“红髻绳绑鸡脚。”今后夫妻吵架，惊动双方家长，他们即相劝：婚姻是“红髻绳绑鸡脚”，应该彼此爱护，互相忍让。古镇人家的生活智慧融入生命的每个阶段。

当祖厝被忙碌的、浓烈的、红彤彤的气氛烘托到极致时，该迎接新娘进门了。迎亲当天，亲朋好友皆来庆贺。主家设下“三出头”，整整12道酒菜款待宾客。“三出头”中的每一道酒菜上桌皆有先后顺序，有些菜品必备且不得随意更改。如“头出”是“燕、片、三鲜、鸡”，“燕”即“蛋

燕”，寓意主客太平，从未改变。古镇的“蛋燕”有个美好的身世。传说明正德年间，皇帝微服下江南，从尤溪至永泰下濑，饿了。山民拿不出好东西招待贵客，灵机一动，用鸡蛋拌地瓜粉做成一碗蛋面。正德皇帝用餐完毕，龙颜大悦，询问菜名，山民答蛋面。正德皇帝误听为“蛋燕”。从此，这碗蛋面有了御赐品名“蛋燕”。“蛋燕”不但成为古镇“三出头”宴席中的头盘菜，也是古镇人家逢年过节必备的菜品，延续至今。

微雨中，我撑着伞踩着直街湿润光滑的鹅卵石寻味而来，走进“郑记蛋燕”小吃店。“吱啦”一声，煤气灶上的炒锅腾起一股热气，猪油的鲜香、黄姜的温辣、葱白的清香夹杂着微微的青红酒香，弥散在空气中，霸道十足地往鼻孔里钻。我忍不住深吸一口气，细看，一个笼罩在乳白色蒸气里的单薄身影在灶台前忙碌着，左手不时地拈起灶台上的瘦肉、香菇、木耳、花蛤、胡萝卜丝、青菜轮番往锅里放，右手拿锅铲不停地翻炒，而后放下锅铲，拎起长勺，舀入浓白的骨头汤。稍待片刻，汤沸，放入切好的蛋燕皮，撒上一把葱花，一碗色香味俱全的“蛋燕”出锅啦。看着那一大碗鲜香四溢的“蛋燕”，我咽了咽口水。

那个身形瘦小的掌勺即“蛋燕”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郑秋兰。她得知我寻来，不仅仅是想吃一碗“蛋燕”，而且要采写古镇美食时，欣然演示“蛋燕”的制作过程。首先，制作蛋燕皮。1斤地瓜粉打入10个蛋，按鸡蛋和鸭蛋各半的



蛋燕 郭永仙 / 摄

配比，调制蛋燕糊。先将地瓜粉和蛋混合在一起，调入少许的盐，使劲揉搓，其间多次少量加水，搅拌至地瓜粉完全融化无颗粒。而后将锅烧热，抹上食用油，舀入一勺蛋燕糊，快速匀开摊成似圆形的薄饼，稍加热即向内卷起，撕下翻个面，重新贴锅，稍许饼皮熟透，成浅浅的蛋黄色。依旧快速地捏住饼皮边沿提起，一片一片地码在竹箩盖上，稍晾凉，折叠、切成宽面条状，备用。最后是烹煮。热锅，挖入一勺雪白的猪油，放入葱、姜末煸香……带着汤汁的“蛋燕”入口绵软，但嚼起来却筋道，自带蛋香，又吸入海鲜的腥香、肉香，极尽浓郁之时，配菜的清新爽口适时中和。令人欲罢不能啊！

郑秋兰说，“蛋燕”好吃的关键是食材。选用完好无腐烂的生地瓜榨粉，清水滤制，舍弃杂质，留下洁白粉质。鸡蛋和鸭蛋的选用也有讲究，漫山遍野奔跑的土鸡产下的蛋和放养在大樟

溪畔吃溪螺的鸭子生的蛋，味道自是不一般。如此精心挑选食材，认真调制，用心烹饪，没有不好吃的道理。“郑记蛋燕”上了央视及各大纸媒，吃客蜂拥而至。做人，何尝不是如此呢？

话说喜宴“三出头”的头出，“燕、片、三鲜、鸡”中的第二盘菜“片”，从前是“肉片炒笋”。日子越过越好，“肉片炒笋”已是家常菜，现已不上宴席。月初，回嵩口老家参加儿时伙伴的女儿的喜宴，席上已是“青蒸龙虾”“白片羊肉”替代“肉片炒笋”。“三鲜”则是采用土猪后腿肉为原材料，用菜刀剁成肉泥，调以盐、味精、姜末、葱白及少许的青红酒，用手顺时针搅拌，直至完全融合。而后用右手五指捏起一小团肉泥，轻轻地甩向左手掌心，捏起再甩，反复几次，直到肉泥变成微紧实的小肉丸子，再依着搪瓷盆壁一一码好。肉泥易黏手，指尖可蘸取少许的青红酒湿润防止黏手。待葱、姜、蒜末煸香的油汤在大铁锅中翻滚时，舀起滚烫的汤汁倒入码着肉丸子的搪瓷盆中，静置，肉丸子遇热表面收缩，自动脱落，倒入锅中，可加青蛾、花菜煮熟，撒上一把芹菜叶，一道美食“三鲜”，成了。

大樟溪流经古镇，优雅地挽出一个“U”字大湾，在“U”字的底部形成宽阔的深潭，为楼下潭。当你踩着光滑的鹅卵石，走过直街，穿过坤门兜的门楼，门楣上“民国末科状元”、书法家赵玉林先生书写的“群贤毕集”匾额，似乎在时时提醒人们，这里曾因水而兴盛过。十数个台阶下即楼下潭码头，鼎盛时期，几十艘木帆船停

靠于此，桅杆林立、桨橹交错。码头上，渡客来去匆匆、挑夫穿梭其间。“满洲糕、绿豆糕、油炸鬼、煳粿、九层粿。”头顶竹箩盖的小贩沿街吆喝着。一次同学聚会，阿凯说小时候最喜欢电影庙放电影，因为古镇所有的小吃齐聚在电影庙前的空埕上。5分钱一块煳粿、1分钱一个“金含”都是他常光顾的摊位。而我出生在小山村，记忆最深的是八月十五中秋节的“猴饼”。“猴饼”是配料极为单纯的小甜饼。面糊里调上甜味剂，倒在“猴子”“星星”“大象”“兔子”等各种式样、浅浅的模具里，烤成小饼，统称“猴饼”。“猴饼”是我童年时期的月饼，它带给我至今难忘的欢乐与期盼。

古镇其实有真正的中秋月饼“水晶饼”。刚出炉的水晶饼，饼底一层白芝麻，内里是花生仁、芝麻、香葱、一点膘肉混合为馅，皮酥馅足，咬上一口，用“唇齿留香”形容绝不为过。相传“水晶饼”始于宋代陕西下邳县。北宋名相寇准回下邳县省亲，恰逢五十大寿，有人奉上一盘点心，并附诗一首：“公有水晶目，又有水晶心。能辨忠与奸，清白不染尘。”后来寇家厨师仿制，寇准取名“水晶饼”。此后“水晶饼”流入坊间，流传至今。而嵩口水晶饼缘于民国十八年（1929）的“新泰成饼铺”，他们加入当地的特产花生、芝麻，稍加改良，烤制出的饼色泽金黄，香酥可口，广受喜爱。不知何时，古镇“三出头”中的“糍粑”已被“水晶饼”替代，成为宴席“第二出”的主食。

喜宴“三出头”中有一盘最普通的“白斩鸡”，却让人尝到最不一样的味道。酒过三巡，席间气氛逐渐热烈，“白斩鸡”被端上桌面，盘子边缘趴着半个鸡头，热烈的气氛瞬间被引爆，这是声名显赫的“转鸡头”来了。“白斩鸡”被摆在八仙桌正中央，将鸡头郑重地转向席间“大位”——此桌最为尊贵的客人。“转鸡头”的习俗源自古镇流传数百年的“张林世交”美谈。据说康熙年间，古镇张一坤和林师孟自幼结下深厚的友谊，两家之间有个种着桂花树和李树的果园，因来往密切甚至被踏出一条小路，并美其名曰“桂花弄”。两人死后共同葬入一龙形山脉，据说是“一龙双穴”之地。他们还叮嘱子孙后代，今后对方家喜丧之事，需派人祝贺或是吊唁，在宴席上，得将对方来客尊至首席首位。张林两姓至今仍演绎着彼此交好的佳话，席间的谦让也逐渐演变成今日的“转鸡头”酒文化。

席间，坐下横头上的三个主家的自家人极力营造气氛，起哄着让“大位”上的客人玩“转鸡头”游戏。客人为了不扫大家的兴，喝下一杯酒，随之将鸡头转向坐在第二位的客人，此时，第二位的客人需喝下两杯酒，再将鸡头转向第三位客人，第三位客人需喝下三杯酒，以此类推将鸡头转向在座的每一位客人。随后鸡头又回到了“大位”上的客人面前，此时，他需喝下最后一位客人一半的酒，才可将鸡头翻倒，邀请大家共尝美味的鸡块。此间，主家已在厅堂走廊摆下一溜热气腾腾的洗脸盆，搭着崭新的毛巾。酒席中



古镇街巷

场休息的时段，大家欣然离席，洗把脸，抽支烟，聊聊情，叙叙旧。

烟雨迷蒙之时，仰望矗立于古镇三岔路口的南宋爱国词人张元幹高大的塑像，“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悲愤激昂的《贺新郎》穿过千年的光阴依旧振聋发聩；走进传说是闽台农业神张圣君一夜之间砌成的鹤形巷，意念间，天地苍茫，唯我御鹤其间，山风灌耳，鹤鸣山野。踏进古镇，每一步都踩在历史厚重的脊背上，而古镇最平常的人间烟火却是最抚凡人心。

古意花香说王台

魏 冶

20 世纪 50 年代，曾有一部电影《青山恋》风靡一时，赵丹、高博、祝希娟等著名演员都在影片中奉献了精彩演技。影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镜头下一望无际的林海、高耸入云的参天古木。这片神秘而生机勃勃的森林，不仅勾勒出剧中人物的活动背景，更引起无数观众的向往和遐想。当时为了获取理想的拍摄效果，电影创作团队特地到福建南平的林区取景，其中一个重要取景地，就是享有国际声誉，被称为“绿色金库”的延平区王台镇。

1

“绿色金库”是王台镇的名片，但只是王台镇众多风采中的一面。实际上，绿色掩映的王台，也是历史悠久、古意盎然之地。

王台的名字，便深具古意。其得名，显然与古代王侯有关。汉字是很有意思的，虽无规定，

但有成说。“王台”一词，往往指的是越王勾践的越王台，这让人不禁想起大诗人李白的那首《越中览古》：

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

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寥寥数十字，写透沧桑变幻、人事代谢，令人唏嘘。

无独有偶，王台镇的王台，也是取自“越王台”，但不是卧薪尝胆一雪前耻的越王勾践，而是他的后代子孙，后世称为闽越王的无诸。

无诸是个人物，又生在秦汉的乱世间，必然要做出一番事业。战国末年，越王无疆在与楚国交战中兵败身亡，越国分崩离析，宗族子弟们相互争夺不休，散居于东南沿海，各自称王，互不统属。无诸便在此时移居闽地，成为闽越王。秦一统天下废分封行郡县，设闽中等郡，削去无诸王号，“使其社稷不得血食”，无诸心中的愤恨可以想见。



秦末天下大乱，诸侯并起，无诸率闽中士卒，举师北上，协同诸侯灭秦，进武关，战蓝田，“以阻（狙）悍称”。刘邦、项羽争夺天下，越国与楚国间有亡国之恨，无诸自然选择辅佐汉王刘邦，为汉朝一统天下立下汗马功劳。汉高祖五年（前202），刘邦因其功劳，“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东冶，便是历史上的冶城，位于今福州冶山之麓，成为福州建城的开端。无诸建立冶城，积极汲取中原的先进科学文化，彻底改变了闽越族人杂处于“溪谷之间，篁竹之中”的状况。古人有诗赞云：

无诸建国古蛮州，城下长江水漫流。
野烧荒陵啼鸟外，青山遗庙暮云头。
西风木叶空隍曙，落日人烟故垒秋。
借问屠龙旧踪迹，断矶寒草不胜愁。
——《冶城怀古诗》（摘自《福州府志》
《三山志》）

闽都福州，位于闽江下游，延平王台，位于闽江上游。无诸出巡时，常经过此地，便筑了行台，作操演练水师与歇息之用，王台因而得名。其行台祠庙也仍有旧址，记载着2000多年来的辉煌。岂料沧海桑田，20世纪80年代大型水利工程沙溪口水电站兴建，闽越王行台祠庙的遗址被淹没，千年遗迹从此沉入水底。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这个越王，可能指的是无诸的后代余善。南朝萧子开《建安记》载：“越王筑六城以拒汉。”这里所指的六城，很可能是南平境内的6个地方：浦城县境的汉阳、临

浦、临江，建阳区的大潭，邵武的乌坂和武夷山的汉城。其中武夷山的城村汉城遗址还是福建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古城遗址，被称为“中国的庞贝”。无诸对汉朝夺取政权有功，自然不会和汉朝对抗。但他的后代余善是个阴谋家，《史记》里记载，他“刻武帝玺自立，诈其民，为妄言”，不顾自身条件，一心想称王称霸，为此还杀死自己的兄弟，最终在汉武帝的征伐下身死国灭。王台的行台也有可能是余善在四处修筑工事之时留下的。这就显示出历史翻覆的吊诡之处，一个是为中原王朝治理边疆的诸侯王，一个是野心自立的阴谋家，血缘相系的两代人却站在相反之处，是耶非耶？1991年，当地政府将行台和祠庙迁址重建。如今只要驱车经过王台镇，一打眼就能看见路边绿树掩映中，一座汉代风格的城楼，望着身前闽江上游的富屯溪水，似乎在静静追索当年的烽烟。

也许是山川灵秀之所禀，王台似乎没出过什么大官，却有不少风雅高古之士，比如吴东槐。

吴东槐是清朝画家，早年也曾留心仕途，屡试未第，便一心作画。他晚年游历江浙，广交名士，画艺更加精进，与“扬州八怪”相互以画交友。吴东槐擅画山水、人物，尤工虫鱼。他画山水，林壑天然；画仙老，萧疏数笔，须眉飞扬，神气逼真。他还有一个绝活，是画“雾龙”。传说作此画时，他要选择阴天，在天井中铺设桌椅画具，先磨好墨，等阴云密布，提笔润墨，将墨汁按构思散滴纸上，略加涂抹，一幅腾云驾雾、



八角楼（王台谈判旧址）

云水湿润的“雾龙”便跃然纸上，似乎要破空飞去一般。

王台人显然对这位乡邻很有感情，至今还流传有不少吴东槐的小故事，说是他性格傲岸，轻财仗义，一些为富不仁者出高价要买他的画，都被拒之门外，贫寒志士和为官清廉者向其求画，他则乐于奉送。王台民间不少人家里都有他的画作。可惜他的“雾龙”作品今已失传，存于民间的画作也大多散失，南平博物馆还收藏有少许几幅。

王台古迹多寺庙，较为重要的有元至正年间建成的珠宝庵、明永乐年间建成的仙庵岭（今心安寺）、明万历年间建成的王台黄氏宗祠、清光绪年间建成的魁星阁等。有趣的是，这些历史建筑，都在20世纪上半叶指向同一个词：革命。

元代的珠宝庵里，召开过临时的闽赣省委常委。明代的仙庵岭地势居高临下，成了东方军

的哨所，据说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参加东方军时，曾在仙庵哨所担任警戒放过哨。明代的王台黄氏宗祠成为东方军的野战医院，救死扶伤无数。清代的魁星阁，又叫八角楼：它的第二、三层屋顶呈八角攒尖式。东方军领袖彭德怀、滕代远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代表陈公培就在此地二楼会议室进行了“王台谈判”。谈判取得的积极成果极大地缓和了红军和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关系，推动了各界抗日爱

国运动的发展，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一个小小的却非常重要的开端。

那么，为什么是王台？

自然因为这里山高林茂，易守难攻，还因为这里的乡亲深明大义，民心可用。从2000年前推翻暴秦的闽越王无诸之遗风，到2000年后追求真理的红军队伍，历史传承中，总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更不用说，那么多王台的好后生、好儿郎，也是以此为起点加入革命队伍，去闯荡大千世界，创造新的人间。

2

说回绿色金库。

王台镇成为绿色金库，有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养育植物的水源。

富屯溪就是这样一条水源。

从上空俯瞰，富屯溪从顺昌县南流，流经茫荡山之后，忽然拐了一个90度的弯，溪水积蓄了新的力量，再往东曲折而去，最终在不远处与建溪、沙溪汇合于九峰山下，碰撞交融出福建的母亲河——闽江。

王台镇，就在这个90度弯的顶点上。

富屯，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溪如其名，作为闽江上游三大支流之一，它西接江西经济腹地，东连闽江入东海，自古以来就是一条黄金水道。富屯溪穿流于深山峡谷、峭壁陡壑之中，具有典型的山区性河流特点，水位落差悬殊，水力资源丰富。没有水量丰裕的富屯溪，又怎会有中外瞩目的绿色金库？

王台绿色金库受到中外瞩目并非夸大其词。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印尼万隆会议上宣布了一个令人自豪的事实：中国培育的人工杉木林，每亩蓄积量达到了78.9立方米，居世界之最。这片杉木林，就在王台镇溪后村。1958年，王台公社被国务院授予了“绿色金库”称号。

绿色金库的形成，离不开地利之便，也少不了人民的智慧。王台镇自古有造林生财的风尚，种杉育林成风：添丁要造“添丁林”，陪嫁有“陪嫁林”，养老有“养老林”，人和树之间早有了代代相传的默契，不同寻常的牵绊。1919年，王台镇溪后村魏声韵、魏声传、魏乃扬3位青年农民，用插条的方法造下200亩杉木林，正是这片林子，将绿色金库的名声传扬开来，让一抹绿色在地图上越展越开。

白居易写杉木：“劲叶森利剑，孤茎挺端标。”漫步王台杉木林，便能感觉诗人并非虚言。笔直和不枝不蔓是杉树的品格，在杉木林中仰头看去，黄褐色笔直的树干如枝枝箭镞直插天空，树冠凝成深绿的、旋转的圆。杉木林中有一株特别大的杉树，两人合抱难拢。1961年，朱德委员长在视察林区时，曾与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叶飞围抱此树，合影留念，并命名为“杉木王”。如今，杉木林和杉木王仍迎接着八方来客，让人赞叹人与自然共创的奇迹。

绿色金库的成就并没有让王台人满足，他



杉木王

们又将目光转向群山之巅，从那里撷取了一缕芳香，并将其变为新的特色产业：延平百合。

隔着富屯溪水，王台镇面对着一座大山——茫荡山。面积达 117 平方公里的茫荡山是南平名山、省级风景名胜区，这里的森林生态系统与遗传多样性突出，有着典型的中亚热带沟谷森林生态系统和完整的杉木原生种群。一言以蔽之，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是一个茫茫荡荡的大山，取之不尽的宝库。

如此种种，使茫荡山成了一个胜地，它夏无酷暑，冬无严寒，被人视为“福建庐山”，其间峡谷纵横交错、瀑布成群、古迹众多、物种丰富。靠近山顶的地方，有一个风景秀丽、人才辈出的高海拔村庄：宝珠村。就在此地，20 世纪 80 年代的某个春日，或者某个黄昏，一位不知名的宝珠村民挥锄种下了延平第一株百合花种球，百合花种植的探索之路在一缕幽香中延伸。想不到原产地不在延平的百合，与延平的气候土壤竟是天作之合。延平种出的百合花苞大、花期长，盈盈一握，楚楚动人。群山之巅的一股清香迅速散播四方：延平成为全国六大鲜切花主产区之一，百合成为南平市的市花，可饰新房、可入药铺、可进菜肴。王台，则成了延平百合的核心产区，在“绿色金库”之外，赢得了“百合小镇”的美誉。

百合花盛开时，散发的香味浓郁醉人，有“香水百合”之说。百合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花卉，在中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梁宣帝发现百合花很值得观赏，写诗赞美：“接叶有多种，

开花无异色。含露或低垂，从风时偃抑。甘菊愧仙方，藜兰谢芳馥。”宋代大诗人陆游喜种百合花，咏道：“芳兰移取遍中林，余地何妨种玉簪。更乞两丛香百合，老翁七十尚童心。”古代艺术家创作时，喜欢把它和水仙、栀子花、梅花、菊花、桂花和茉莉并列，合为七香图。百合花象征的高洁与清雅，早已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若是没到过王台，你可能以为百合都是白色的，到了王台的百合园，你才知道百合同样五颜六色。王台种植了索邦、西伯利亚、罗宾娜、木门、黄天霸等 20 多个品种，颜色涵盖红、粉、黄、白等。花朵未绽开时，花苞被绿叶覆盖，整个花田是一望无际的绿色波浪。花朵破苞而出时，一朵朵修长且硕大的花凌空于上，散发出馥郁的香味。

百合大棚外，早有各地货车候着，等待第一批鲜切花，然后络绎不绝地运输到全国各地的市场。

花香弥漫里，围绕百合花的产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广：百合食药、百合文创……王台镇还将荒废的村小等旧建筑再利用，做成百合花主题民宿，别具一格，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带动乡村旅游的发展。

闽江上游的小镇王台，是摇曳多姿的。它既有百合产业的“一朵花”，也有“绿色金库”的“一抹绿”，还有“王台谈判”的“一片红”……它还正在创造着更多新的色彩。这个美丽多彩的小镇，弥漫着古意，飘动着花香。

穿越时空的灵源碑刻

云 外

1

灵源洞位于鼓山涌泉寺东香炉峰山谷深处。灵源洞非洞，在亿万年前的造山运动中山体断层下挫，撕裂出一道从峰谷北端向南由小至大的山涧，深约10米，开口处宽不足3米。元代吴海《游鼓山记》称“灵源洞者，四面皆石壁，中裂一涧，深可二丈许，其端有若洞者，故以洞名”。步入灵源洞山谷，数十级的石阶贴崖而下。裂涧端口“若洞”处崇墉逼仄，上架石梁连接两崖，犹如大A之形的那一横，古人曰“蹴鳌桥”。站在桥上，一览天光之下约20米长的山谷裂涧两侧如刀削斧劈的大小岩崖，宛若置身于三面环绕的石壁“厅堂”。脚下干涸的涧床向南跌落展开，没入丛林深处。

宋朝，一个中国文化兴盛的历史时期来临，游灵源洞的文人墨客或崖壁书丹或翰墨起稿而摩崖的刻石渐丰。纵观灵源洞“厅堂”里的摹刻主

题，发现略与他处不同，多题刻来者与来时，少诗赋、唱和、联句。似乎人类敬畏大自然而毋庸多言，仅留到此默默陪侍而坐的痕迹。庆历六年



灵源洞

(1046) 孟秋，邵去华、苏才翁、郭世济、蔡君谟一行游览鼓山，在鼓山灵源洞东面岩崖上留下他们的字与日期，众多资料表明这方摩崖石刻是“目前发现鼓山年代最早的”。

先贤敬畏大自然留名侍坐以示“尊敬”，后世仰慕者又侍坐于先贤，“侍坐于所尊，敬毋余席。”（《礼记·曲礼上》）即“己必坐于近尊者之端，勿得使近尊者之端更有空余之席”。灵源洞“厅堂篆、隶、草、楷、行各书体跨越时空巨细交错，恭敬侍坐，至明代，已一席难求，博物学家、诗人谢肇淛在《鼓山志》中遗憾“殆无寸隙”。

2

“邵去华、苏才翁、郭世济、蔡君谟庆历丙戌孟秋八日游灵源洞。”灵源洞东面3米多高的岩壁上，庆历六年（1046）镌刻的24个端庄浑厚的鲁公体榜书，书写者乃四人之一的蔡君谟，即当时的福州知州蔡襄。蔡襄（1012—1067），字君谟，福建仙游人，北宋名臣、书法家、文学家、茶学家。庆历六年（1046）是蔡襄首知福州任上的第二年。

蔡襄知福州源于庆历新政失败。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执掌“新政”，三四月间欧阳修、蔡襄等仁宗钦点的“京城四谏”，意气风发地改革谏言、弹劾宰相。“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脍炙人口。文中

的滕子京是范仲淹极为信任并一再提拔的人物，守旧派查办滕宗谅（字子京）公使钱贪污案，意在弹劾范仲淹。革新派和守旧派矛盾激化，主张新政的仁宗犹豫了。范仲淹请求外放，仁宗获准。庆历四年（1044）九月欧阳修因所谓“盗甥案”也被贬徐州，蔡襄忙呈《乞留欧阳修札子二道》予以挽留，仁宗不予理会。改革者接二连三陆续离散，蔡襄自觉独留无意，决意与欧阳修、范仲淹等人同进退。

庆历四年（1044）十月，朝廷颁布诏令：“知谏院蔡襄以亲老乞乡郡，己酉、授右正言，知福州。”诏令发了又遇宰相杜衍的挽留，直至庆历五年（1045）春才遂了知福州的愿，官虽不大，但“惟予守长乐，幸就禄养丰”。知足的蔡襄在福州任上接来父母，举家在福州团圆。

铆足了劲做个好官的蔡襄，知福州这年34岁，一上任便不忘践行庆历新政。“正月二十七日，劝农使厅落成，题名梁间。率海滨四先生为福州培养真才实学的人才。提倡看病就医，将医病药方《太平圣惠方》刻碑公布于众，并创办医学堂。”

次年六月逢福州大旱，农家出身的“父母官”蔡襄体察民意，直面众神，作《祭神文》，领着百姓出东门前往鼓山西麓的鳝溪祈雨。“鳝溪……山峡间有二潭，下潭广六丈，深不可计。昔闽粤王郢三子有勇力，射中大鳝于此潭……土人因为立庙，号白马三郎”（《三山志》）。建于唐末的鳝溪白马王庙是福州早期的古庙之一，

民众信之。

蔡襄祭罢，“五鼓东行，阴云四起。奠拜既兴，澍雨成潦。农田沾洽，人有余食”。求得大雨后，“某（襄）之事神不敢少怠”，乃命知县贾大冲新修神庙，貽神珍馐，“以答灵贶”。

3

这年大旱解除，民有余粮的七月丰收季，蔡襄与好友相约陪同上司邵去华等人游鼓山，在灵源洞留下见证友谊的摩崖石刻的同时，还留下一首《游鼓山灵源洞》五言古诗。

郡楼瞻东方，岚光莹人目。
乘舟逐早潮，十里登南麓。
云深翳前路，树暗迷幽谷。
朝鸡乱木鱼，晏日明金屋。
灵泉注石窦，清吹出篁竹。
飞毫划峭壁，势力忽惊触。
扞萝跻上峰，大空延眺瞩。
孤青浮海山，长白挂天瀑。
况逢肥遁人，性尚自幽独。
西景复向城，淹留未云足。

读此诗，我们似乎得到更多蔡襄与邵去华、苏才翁、郭世济上鼓山的信息。

“郡楼瞻东方，岚光莹人目。”蔡知州黎明时分就从郡楼远眺东边十里外紫气氤氲的青山，旭日撕破天幕，山间雾霭折射出七色光彩，映入眼帘。

诗人从闽江边“乘舟逐早潮”来到鼓山前。

虽然“云深翳前路，树暗迷幽谷”，云层深厚遮障前路，树木茂密山谷间幽暗迷蒙，但出了山谷，“朝鸡乱木鱼，晏日明金屋”，听得农家鸡鸣声扰乱寺院诵经的木鱼声声，看眼前庙宇屋顶在朗朗日光下金光闪闪。

来到灵源洞，坐看“灵泉注石窦，清吹出篁竹”。灵泉注入石臼，泉声传出竹林。眼前一方方苍壁，如大地上悬挂的书轴。作为宋四大书法家的蔡襄忍不住选了最心仪的一方岩崖，“飞毫划峭壁”。从诗中有力的“划”字仿佛看到风华正茂的蔡襄飞落着管城子，在崖壁上丹书。直至今日观纵四列、横六字24个一尺见方的榜书，端庄敦厚、气贯如虹仍穿越而来，浑然于天地间。

握着藤萝登上山峰，放眼远眺辽阔天空，如黛孤山在云中时隐时现，一道瀑布从天而挂。物我两忘之时，邂逅“肥遁人”，羡慕起退隐山野的人独自与大自然相伴的高尚。

末句“西景复向城”的“复”字透出一个信息，蔡襄至少在鼓山见过两次向城的“西景”，可见他在鼓山留宿了。全诗从城里郡楼望东边而起，乘舟、上山、划峭壁、扞萝登顶、观孤青天瀑、逢肥遁人，这么丰富的游历一日显然不够，况且当年官员出行更有诸多不便，他留宿鼓山了。邵去华他们呢？巧了，邵去华一首写于庆历丙戌秋的《宿鼓山寺》可为旁证。

邵去华大名叫邵饰，是江苏丹阳人，曾任“福州福清尉”，这年在福建转运使任上。



灵源洞东面岩壁，蔡襄书“忘归石”“邵去华……”“国师岩”摩崖石刻由北向南排列

宿鼓山寺

宋·邵饰

玉磬声流夜阒寥，天风吹送海门涛。
鹤来松顶云归后，人倚阑干月正高。

庆历丙戌秋这段时间里，邵去华在时为福建文臣提刑苏才翁、福建武臣提刑郭世济以及福州父母官蔡君谟的陪同下游鼓山，宿鼓山。诗人午夜听着天风吹送着山下闽江入海口的涛声，倚着栏杆望天幕，云已去，只有月儿高挂，银光下野鹤归来栖息于松树顶……

他们听到最多的应该是涌泉寺开山祖师神晏的故事。据说灵源泉流太欢快了，扰乱五代时高僧神晏禅师的禅心，被“喝”退，水流他处，故

灵源深处涧底干涸；他们一定也听过神晏与闽王智斗，“后闽王延钧加号广辩圆觉兴圣国师”的故事。

或就在“西景复向城”的这天，蔡襄于灵源洞国师神晏坐禅处2米多高的岩壁上恭敬地以端明体书下“国师岩”三字。书毕，和友人在蹴鳌桥席地品茶，切磋书写，陶醉在清风鹤鸣中。蔡襄倚在蹴鳌桥一块岩壁下，任时光飞逝，“淹留未云足”。恋恋不舍的蔡襄真想与石“同朽”，可惜还有许多公务要处理，不该在此忘归，于是在所倚靠的岩壁上再飞毫划下“忘归石”，代已侍坐陪伴。

蔡襄书法独步当世，在虚位以待的崖壁上，

“忘归石”与“国师岩”一左一右地隔崖并排伴着“邵去华……”，三石完美的组合定位在山涧空谷，体现了灵源洞摩崖侍坐的石刻艺术高度。明代著名藏书家、徐兴公盛赞道：“君谟灵源洞题名，笔画庄重，鲁公体，大胜《洛阳桥记》……而书法古雅绝伦以君谟为第一。又书‘忘归石’‘国师岩’于洞左，径三尺许，皆奇品也。”近千年后的今天，踏入“灵源深处”，“皆奇品”的三块摩崖题刻从北往南安坐在熙熙攘攘的灵源洞摩崖“客厅”中，依然古雅绝伦。

4

在蔡君谟一行侍坐灵源洞后15年，隔着蹴鳌桥在蔡襄“忘归石”的对面，紧靠裂涧端口有一摩崖石刻与众不同，它左起往右纵向行笔：“嘉祐辛丑岁七月十八日，同宾僚游鼓山，登大顶峰，憩灵源洞。知福州燕度题，通判钱昉、权签判宋球东、川节度推官赵谂、节度推官方子容、观察推官赵瑾。”

嘉祐辛丑岁（1051），题者为“知福州燕度”。燕度乃仁宗朝名士、太常礼院掌院燕肃之子，与蔡襄同年进士，有携手之情。燕度考中进士后进入太常礼院，庆历三年（1043），滕子京贬谪案正是太常礼院博士燕度受仁宗命再查而坐实的。世事难料，十多年后燕度因“六塔河决”贬官徙知福州。作为与范仲淹同进退的革新派人物之一的蔡襄，没有因政见不同影响到和燕度的



嘉祐五年（1060）施元长等、嘉祐辛丑岁（1061）燕度等左右两幅题刻

友情。嘉祐五年（1060）蔡襄离泉州任赴京，路过福州拜会燕度，写下《燕司封同年以诗见迎》以安抚贬官徙知福州的老友。燕度还盛邀蔡襄登乌山邻霄台，蔡襄的《提刑司封以邻霄台佳什垂示辄成拙篇以答厚赐》是一首应答好友赠诗的佳作。“司封”为“燕司封”即燕度，燕司封以“邻霄台”佳作示于蔡襄，蔡襄“拙篇”答“燕司封”的厚赐，他们互赠诗文，倾诉胸臆。

“嘉祐辛丑岁”左起六纵十横共50字楷书，非常规行笔，据说是鼓山摩崖石刻中的唯一，游者称奇。究其缘由，这块平整的崖屏左有两纵楷书题刻：“宛陵施元长，阳夏李宗孟，嘉祐五年十月三日同游。”嘉祐五年（1060）刻文中的施

元长是仁宗天圣年进士，嘉祐三年（1059）任司封员外郎；李宗孟，嘉祐三年（1058）任福建武臣提刑。他俩先于燕度题的嘉祐辛丑岁（1051）落座于这块崖屏左侧。施元长和燕度情同手足，崖壁东面有石刻为证。或许燕度意欲贴近施元长崖刻，又恐挨得太近，文末直抵其文之首似有不敬，不靠近又安排不下一行5人之名，于是选择“嘉祐辛丑岁”与“宛陵施元长”首首相靠，从左向右书至崖壁边缘，虽逆常规，倒也别具一格。

在蹴鳌桥东崖壁，“施景仁、燕唐卿”（施景仁是施元长的字，燕度字唐卿）5个大字十分醒目，这是见证他们友谊的刻石。这段崖刻没有何时何人所书的记载，从“燕唐卿”在左以及“卿”的字长明显不足的布局安排，可推测这幅字径2尺左右见方的5字楷书，由燕度直接书丹于2米多高的岩崖上。这座位是极好的，他俩携手侍坐于蔡襄“忘归石”的北侧，直面蹴鳌桥西崖壁上那幅首首相靠的摩崖石刻；燕度能与同年蔡襄相伴；施元长抬眼还可见蹴鳌桥西壁灵源洞端头的“喝水岩”三个大字。据《鼓山志》记载，喝水岩“嘉祐辛丑岁（1051）施元长题”。神晏禅师“喝”退泉水的气势令施元长敬佩，亦如蔡襄留铭“国师岩”那般，书下“喝水岩”三个率性的巨字侍坐于源头。

5

北宋先贤题名侍坐于上位，后生慕名侍坐

在先贤之侧。蔡襄书“邵去华……”之后约100年的“绍兴乙丑孟夏十三日”（1145年4月13日），有僧人篆书“金华宗正伦、彭城颜廷玉、济南石嗣祖、剡溪姚令威同游鼓山。绍兴乙丑孟夏十三日，是日观才老入院”侍坐于左下侧；再晚约100年的“淳祐戊申四月既望”（1249年4月15日），不大的楷书记载“郡人郑案同周圭、王璞、郑自牧、张彊、方应泽、刘自、黄士赓游灵源洞。弟宦，甥上官晟、子旂侍”。闽东人郑案同周圭等，另有侍从弟、甥、子计10人于施元长“喝水岩”左侍坐……

庆历六年（1045）孟秋蔡襄“飞毫划峭壁”留下完美的三石组合，开启了天然摩崖石刻“厅堂”的侍坐会客模式，一发不可收拾。历代文人穿越时空巨细交错、摩肩接踵侍坐于灵源洞天然“厅堂”，努力靠近尊者之端不留空余之席。到明代，博物学家、诗人谢肇淛求“寸隙”而不能，“谢肇淛”三个大字只能侍坐在灵源洞东边的龙头泉旁的半山上了。据有关资料记载，宋代以来，鼓山的灵源洞、白云洞、达摩洞十八景等处摩崖石刻共计300多处，遍及全山，其中200多处集中在灵源洞一带，或许正是因灵源洞“厅堂”一席难求而延绵开来。庆历六年（1045）坐上灵源洞主座的蔡襄一行若穿越回来，会是怎样惊叹？真可谓侍坐灵源千载，碑留古涧百崖。中国书法艺术宝库——福州鼓山摩崖石刻，成就于敬畏大自然、尊敬先贤、与鼓山有缘的历代文人墨客。

师生情断《公言报》

柳 杉

1915年8月末的一个夜晚，北京城里飞鸟早已归巢，偶尔有看家狗懒懒地叫唤两声，犹似打更人在报告：平安无事啦！

这时唯有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梁府内外仍然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原来是安福俱乐部在排戏。布景华美的戏台上，扮演红脸关公的正是当下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心腹爱将——陆军次长徐树铮。

戏台下的观众多身着皖系军服，也有穿着绸缎长衫的。其中有两位穿着布衣长衫的中年人显得特别突出，感觉他们就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有人认出了这两位布衣，一位年长者正是名噪京城的翻译家林纾（林琴南）；另一位是刚刚辞职的前国会议员林万里（林白水）。两位都是福州人，他们应徐树铮的邀请来到梁园，旨在一起商量，想要在京城办一份以政论时事为主要内容的白话文报纸。

小说翻译家林纾

林纾出生于1852年，福建闽县（今福州）

人，原名林群玉，字琴南，号畏庐。林纾的古文功底深厚，性格开朗，对自己的文字功力非常自信，曾经在朋友圈里自夸：“我的一支笔，放在福州南门城墙，没有人能扛得起！”然而，让林纾真正扬名四海的却是他翻译了多部的外国小说。

林纾是一朵翻译界的奇葩！他不懂外语，由懂外语的人士口述原著故事，自己边听边记，运用优美的文言词句迅速翻译成篇。这种独特的“林译小说”的翻译方式，也是他不拘小节、自信豁达性格的完美体现。

“林译小说”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品是1899年与王寿昌合作翻译的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



林 纾

《茶花女》。

1897年夏，林纾的结发之妻刘琼姿不幸病逝，林纾终日郁郁寡欢。在马尾船政任职的好友魏瀚邀请林纾到马尾同住，以帮助其缓解丧妻的哀痛。其时，王寿昌刚从法国留学归来，也在马尾船政任职。听了王寿昌讲述茶花女的故事，林纾深受感动。遂由王寿昌口述，林纾笔录，翻译完成《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年2月，该书在福州印行。此译本不仅文辞优美、生动传神，而且译者兴之所至还不时穿插一段抒情议论。其开放的思想观念以及文言文的学养功力在译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此书一出，立刻风行大江南北，各家书社争相再版，被称之为“外国的《红楼梦》”。著名翻译家严复赞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这巨大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林纾译书的热情，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就成了“译界之王”。据统计：林纾自46岁初涉翻译至70岁辍笔，在前后24年中，与王寿昌、魏易、严培南等十多名口译者合作，先后翻译小说181种，涉及11个国家107位作家。林译小说成为中国系统地翻译外国文学名著之开端。

林纾与徐树铮的师生情缘

徐树铮是北洋军阀皖系的著名将领，段祺瑞的得力干将。

徐树铮在北洋政府中是个传奇人物，出生于

1880年，7岁能诗，13岁中秀才，有神童之誉。

1901年徐树铮弃文从武，投奔段祺瑞。1905年被保送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1910年学成归国。民国之后，徐树铮被重用，1914年任陆军部次长，年仅34岁，为次长中最年轻者。

1915年袁世凯称帝，徐树铮曾力劝段祺瑞与袁世凯划清界限，后因冒死进谏而被袁世凯罢免官职。1916年，袁世凯去世，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徐树铮复任陆军次长兼国务院秘书长。

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中，徐树铮站队段祺瑞。在后来冯国璋与段祺瑞之间的第二次“府院之争”中，徐树铮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名，向日本筹借巨款编“参战军”；同时组织“安福俱乐部”，控制国会选举，在军事和政治上有力地支持了段祺瑞政府。1919年，徐树铮因率兵收复蒙古而声名远扬、青史留名。

徐树铮是一员儒将，精书法、擅诗文、爱昆曲。他能自编曲谱，与名角配戏同台演出，其水平达到了专业程度。他擅长花脸，尤其爱唱关公戏《单刀会》，一张口便声如洪钟。张謇曾赠诗云：“将军高唱‘大江东’，势与梅郎角两雄。”1925年5月，徐树铮以专使身份访英，应邀在英国皇家学院演讲，题目竟然是《中国古今音乐沿革》，这让喜好古典的英国绅士淑女大为惊叹，对中国军人刮目相看。

徐树铮诗词造诣极高，当时就很受推崇。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徐树铮的挽联高度概括

了孙中山一生的主要历史功绩。有记者撰文说：

“中山先生之丧，全民哀悼，举国偃旗，挽词之多，莫可纪极，而当时竟共推徐氏此联为第一。”

徐树铮自视甚高，北洋军人中除了段祺瑞，无人能够入其眼。公余所交往者，唯光绪朝状元张謇、小说家林纾等四五人，均为当时的饱学宿儒。徐树铮对林纾的古文极为欣赏，因仰慕林纾的才学，自称林纾门生，对林纾执师礼待之。

林纾于1905年起受聘于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任教，同时那几年他的翻译小说非常畅销，收入颇丰。他将大部分稿酬都用来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到国外深造。而当他于1913年辞去北大教席之后，经济情况则大不如前。那些曾受到他接济的学生，此时多已在社会上崭露头角。为了帮助恩师，且便于林纾接受，他们共同捐资成立了一个支持林纾翻译工作的基金会，钱款的开支由林纾自行掌握。徐树铮除了往基金会捐资，还专门于1914年创建了一所专事教授和学习传统古文的“正志中学”，自任校长，礼聘林纾为总教习。正志中学即为今天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前身。

由于徐树铮与林纾的这层师生关系，所以，1915年8月的那天晚上，徐树铮非常爽快地答应林纾，由他负责出全资，让林白水全权自主负责主办《公言报》。1915年9月初，《公言报》创刊，并迅速成为北平最重要的报刊之一。林白水也因为主办《公言报》，在北京声名鹊起。

林纾与林白水的师生情缘

林白水其实也不是林纾的门生，而是林纾同年好友高凤岐的学生。而林纾与林白水的关系溯源更早，比与徐树铮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1883年，31岁的林纾考中举人。同年中举的好友除了高凤岐，还有严复和陈衍。他们四人志同道合，一起结伴读书，一同进京赶考，一起落榜还乡，虽然都一样屡考不中，却也屡败屡战，毫不气馁。

高凤岐1858年出生，24岁中举。因为家贫，上有二老需要供奉，下有两位弟弟需要教养，就在福州北门九彩园的住家处开办“铸龙堂”学馆，一边读书授徒，一边备考。1890年春天，林白水与黄翼云、黄展云兄弟一起拜高凤岐为师，住到铸龙堂学习。一起学习的还有高凤岐的两个弟弟：高尔谦和高凤谦（高梦旦）。

林白水出生于1874年，与林纾结缘于高先



林白水

生的铸龙堂（今福州钱塘小学南区）。当时四位好友之中的严复远在天津，林纾与陈衍在福州。林、高、陈三人之间来往尤为密切。高先生的朋友来了，林白水总是站在老师身后垂手恭听，为客人端茶添水，耳濡目染，受到很多熏陶。

林纾比高凤岐年长 6 岁，他的古典散文在晚清文学史上有较高的地位。陈衍比高凤岐年长 2 岁，他的诗词更是独树一帜，是文学史上称“同光体”诗词的闽派代表人物。高凤岐的诗词书法和道德文章都极好，篆刻功底深厚，尤其擅长秦篆、魏碑，在福州名气很大。林纾的墓碑就是高凤岐撰写的。

林纾等四位同年好友既是当年福州名士，又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他们志趣相投，不仅好书法，擅诗词，而且都有着变法维新的新思想，有着“开民智，图国强”，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他们常常书信往来，互相索词寻章，诗词唱和，对林白水、黄翼云、黄展云、高梦旦等后生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而林白水则是林纾特别看好和特别喜爱的一个。

1892 年春闱，黄翼云、黄展云初次应考就中了秀才。而高凤岐特别看中的高徒林白水却不愿去参加考试。林纾私下里劝慰高凤岐说，人各有志，不要勉强，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是很好的事情。林纾性格洒脱开朗，林白水与他非常亲近，结缘几十年，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1893 年秋，高先生推荐林白水前往杭州林伯颖府上任塾师（做家庭教师）。这是林白水第一

次离开家乡。农历十一月初五，林白水将登船北上。高凤岐、林纾、高而谦、高凤谦、黄翼云、黄展云 6 人，来到西郊洪山桥码头为林白水饯行。林纾与高而谦、黄展云合作，就眼前江鸥岸树作画题诗。高而谦、黄展云联句作五律一首，林纾执笔作画，勾勒点染，泼墨挥洒，誊抄五律诗毕，由三人共同题名完成《江庵饯别图》。这一天令林白水终生难忘，这幅画被林白水保留终身。

1901 年 6 月 20 日，由朋友出资，林白水主办的《杭州白话报》创刊。这是林白水第一次涉足报刊事业。在当时文言文报刊一统天下的情况之下，林白水用白话在报上宣扬新政，提倡社会变革，倡导破除陋习，宣传禁烟、反对妇女缠足，在杭州及周边地区引起极大的轰动。报纸从最初的月刊改成旬刊，发行量也从 2000 份增到 3000 份，直至 5000 份。

林纾得知林白水办报一炮走红，为宣传新政革除时弊作了有益尝试，特地从北京来信对林白光大加鼓励。这时的林纾已然放弃科举入仕的念头，专心致力于教书和译著工作。

林纾还专为《杭州白话报》写作数篇《白话道情》，表示对林白水办报的支持。林白水将《白话道情》陆续登在报上，为报纸增色不少，极受大众欢迎。

林纾思想开放，倡导维新，以古文名世，但世人鲜知其白话诗文也独树一帜。其实早在 1897 年，林纾就曾用白话写作《闽中新乐府》，由好友

魏瀚出资刊行，作为福州地区书塾的童蒙教材。《闽中新乐府》共29题32首，其中大都切中时弊，立意在于促进改良和维新。30多年之后，著名学者胡适偶然见到《闽中新乐府》大为兴奋，确认该书是晚清至近代中国最早的白话诗集，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林纾的《闽中新乐府》题材广泛，其中有敦促国人认清当前中外形势的《渴睡汉》、有检讨童蒙教育的《村先生》、有提倡女子教育的《兴女学》、有反对缠足的《小脚妇》、有讽刺科举取士的《破蓝衫》、有感叹鸦片之祸的《生髑髅》等内容。林白水 and 黄展云等人于戊戌年在福州创办“蒙学堂”，其校名就取自林纾的思想“兴蒙学”。

《杭州白话报》在改良社会风气方面所攫取的话题，也有不少生发于林纾的《闽中新乐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杭州白话报》反对妇女缠足的宣传，促使全国第一个“妇女放足会”在杭州成立，直接推动了中国民间“放足”风气的兴起。

情断《公言报》

1915年8月末的那个晚上，关于创办《公言报》一事顺利敲定，作为介绍人的林纾非常高兴。



在原址上重建的蒙学堂

1915年9月《公言报》创刊。这份报纸既有北洋军政府“安福系”的背景，又有林白水如椽之笔，二者结合，使得《公言报》无论在采编新闻通讯还是撰写时局评论方面都极富特色。

林白水从创办《公言报》开始使用“白水”这个笔名来撰写时评文章。“白水”对时局非常敏感，把握有度，文笔犀利，文风亦庄亦谐，令人读之常常忍俊不禁，印象深刻，很快就“名噪京城”。

《公言报》在正面报道段祺瑞政府的同时，还发表了许多针砭时局的评论以及揭露贪官内幕的文章，社会反响很大。

林白水批评时政毫无顾忌，与安福系的裂痕不断加大。他甚至在报上登载了攻击“安福系”的对联“有吏皆安福，无官不福安”，引起徐树铮极大的不满，林纾夹在中间，两边斡旋，十分为难。

1918年桂、滇各系军阀控制国会改组护法政府，孙中山被迫去职。南北军阀对峙局面形成。1919年2月22日，“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开幕。林白水于会议开幕当天即创办了《平和日刊》，旨在沟通各方信息，促成南北和平，保持国家统一。谁料“南北议和”谈了两个多月，最终宣告破裂，《平和日刊》于5月13日停刊。林白水从上海返回京城，拟继续接办《公言报》。然而，就在“南北议和”会议期间，发生了林纾在《公言报》上与蔡元培公开论战的事件。这次事件，导致林白水最后下决心离开了《公言报》。

1917年，陈独秀与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拉开了新文学革命运动的序幕。林纾对他们提出“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的极端主张深为不满。林纾虽然早先是个积极的维新派，而且早在十多年前就身体力行，撰写过不少白话诗文，但此时，面对波涛汹涌的新文化运动，他与严复等人预感到汉民族传承数千年的文化将遭到灭顶之灾，深感痛心疾首，于是愤而作《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与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公开分庭抗礼。随后，他又在上海《新申报》、北京《公言报》上撰文，对新文学领袖人物和白话文大加攻伐。林纾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维护，被打上“安福系”反动背景的标签。文化的命题变成了“革命还是复辟”的政治命题。林纾也因此遭到新文化运动的全面围剿。在这场论争中他“寡不敌众”，转而求助于北大校长蔡元培。

1919年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称：“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希望蔡元培身为北大校长，能够约束下属的文科学长陈独秀、教授钱玄同、刘半农等激进人物，“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使教育不要颠覆传统文化。林纾本意在求助蔡元培，但在措辞上过于激烈，有攻击蔡元培之嫌。蔡元培在《新青年》上作了回应，重申坚持他“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

林纾在《公言报》上与蔡元培论战一事其实与林白水并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林白水觉得《公言报》出语不逊，对不起老友蔡元培。夹在林、蔡两位好友之间，他很难自处。加之，之前与“安福系”早有裂痕，林白水终于在5月从上海返回京城之后，即宣布与《公言报》分道扬镳，彻底分手，与林纾的师生关系也随之破裂。

时光荏苒，1924年10月林纾病逝，次年灵柩归葬原籍。1925年12月徐树铮被杀。1926年8月林白水罹难。1930年春，林白水的女儿林慰君写信给黄翼云和黄展云，请求他们出面，为林白水筹款造墓。林白水生前好友纷纷响应。辛亥革命前期的老同盟会员林森、张继、吴稚晖、蔡元培等人也都解囊相助。蔡元培还亲笔为林白水题写了“闽侯林白水之墓”的墓碑。林白水若泉下有知，定然倍感欣慰。而林纾最后是否原谅了林白水，则无从知晓！

“林译小说”，一个时代的口与笔

邹自振

如果说，严复是近代以其翻译成果引起社会巨大反响者，那么，林纾则是近代以其翻译成果之数量及译文之魅力而享誉文坛者。林纾翻译之独特性堪称空前绝后：他自己不谙外语，全凭他人口述而笔录之，这在世界翻译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法国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

1897年夏，林纾的结发之妻刘琼姿不幸病逝，对此，林纾颇为伤感，终日郁郁寡欢。此时，刚从法国回来，在马江船政局任职的好友王寿昌邀请林纾翻译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由王寿昌口述，林纾笔录。这是林纾以独特方式走上翻译道路之始，也是中国系统地翻译外国文学名著之始。

1899年2月，《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福州印行。这是林氏家刻本，书末有“福州吴玉田镌字”一行。林纾署名冷红生，王寿昌署名晓斋主



《巴黎茶花女遗事》，小仲马著，林纾译

人。三四个月之后，索隐书屋托昌言报馆代印，此即汪穰卿刻本，亦即素隐书屋本。此书一出，立刻风行大江南北，人们争相阅读，好评如潮，称之为外国的《红楼梦》。林纾同邑的著名翻译家严复写诗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巨大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林纾译书的热情，从此他一发不可收。

文学史家郑振铎评价说：“译笔清腴圆润，有如宋人小词。”以宋词婉约派风格比拟桐城派大

家林纾的文笔风格，应该说是恰如其分了。邱炜菱对《茶花女遗事》的评价则更为具体、形象、生动：

……年来忽获《茶花女遗事》，如饥得食，读之数反，泪莹然凝栏干。每于高楼独立，昂首回顾，觉情世界铸出情人，而天地无情，偏令好儿女以有情志，独令遗此情根，引起普天下各种情种，不知情生文耶，文生情耶？

《巴黎茶花女遗事》叙述的是一个凄美哀婉的爱情悲剧。小仲马先写成小说，后又改为同名剧本。作品生动地描写了外表与内心都像白茶花一样美丽纯洁的少女马克格尼尔（玛格丽特）到巴黎谋生，因生活所迫，沦为妓女，后结识富家子弟亚猛（阿尔芒）的爱情故事。林纾深为故事中玛格丽特的悲剧结局所打动，在翻译中更增添

了对亡妻刘琼姿的无尽思念，他不时沉浸在不堪回首的往事中，而合作者王昌寿也是性情中人，每遇小说中缠绵悱恻的情节，两人常常相对流泪，以致掷笔痛哭。林纾为此曾写道：“余既译《茶花女遗事》，掷笔哭者三数，以为天下女子性情，坚于丈夫。而士大夫中必若龙逢、比干之挚忠极义，百死不可挠折，方足与马克（玛格丽特）竞。”

美国小说《黑奴吁天录》

在林纾所有的译作中，数《巴黎茶花女遗事》影响最大，其次是美国小说《黑奴吁天录》，两部翻译小说的出版先后引起轰动效应，中国读者由此了解西方人的爱情和黑种人在非洲、美洲的遭遇，中国的留日学生据此两书将小说改编成话剧，在东京的舞台演出，从而形成了校园戏剧与中国话剧的诞生，开启了中国现代戏剧的早期历史。

林纾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孝女耐尔传·序》）的命题，建构了新的小说审美规范，文学的主人公由英雄豪杰、才子佳人转为命运卑微的小人物，昭示了“平民意识”的崛起与“人”的时代觉醒。

林纾在《黑奴吁天录·跋》中强调：



《孝女耐儿传》，狄更斯著，林纾译



《孝女耐儿传·序》

余与魏君（魏易）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即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海内有识君子，或不斥为过当之言乎？

这是一部抨击美国黑奴制的优秀小说，小说深刻地揭露了种族压迫的罪恶，鞭挞了奴隶制度的丑恶。黑奴汤姆的悲惨遭遇，令林纾感叹不已，他认为黄种人在美国受到的虐待比黑人还要严重。他与魏易立刻着手翻译。其热情源自当时国内外的特殊环境：1901年前后，美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代表大资本财团的执政党为了转移国内矛盾，煽动排华高潮，许多华工遭到种族主义分子的抢掠毒打乃至杀害，腐败的清政府根本无力与美国交涉。而刚刚经历八国联军入侵的中国已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亡国灭种之祸近在眼前。因此，两人都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向国人介绍这部揭示美国种族压迫罪恶的长篇小说，以此唤起国人的民族觉醒，挽救民族的危亡。小说的出版发行，对反美华工禁约斗争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林纾的同乡、作家冰心在九十高龄写的《我和外国文学》一文提道：“……以后我进了中学和大学，上了英文课，能够自己阅读小说原文了，我却觉得《汤姆叔叔的小屋》小说原名不如林译《黑奴吁天录》……那么生动有趣。”



《黑奴吁天录》，斯托夫人著，林纾译

英国小说《迦茵小传》

在林译小说中，对青年影响最大，对封建礼教冲击最有力的要数英国哈葛德的《迦茵小传》。《迦茵小传》在众多的英国小说中并不出名，但经林纾翻译后却大为畅销。这部爱情悲剧作品描写平民女子迦茵与贵族子弟亨利邂逅，两人一见钟情的故事。迦茵鄙视追求她的小财主洛克，也不屈从姨妈的各种压力，勇敢地与亨利相爱。最后，她为了成全亨利与爱玛的婚事，毅然牺牲自己的爱情乃至生命。翻译此书时，林纾已经53岁了，颇有人生逢秋之感，此时的他，一改平时“木强多怒”的性格，常为书中的儿女之情所打动。

《迦茵小传》19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卷首附有夏曾佑《积雨卧病读琴南〈迦茵小传〉》有感：

万书堆里垂垂老，悔向人前说古今。
薄病最宜残烛下，暮云应作九州阴。
旁行幸有伽娄笔，发喜难窥大梵心。
会得言情头已白，捻髭想见独沉吟。

林纾以娴熟的技巧，精彩地再现小说人物的外貌、动作和语言以及细致的心理活动。钱锺书说，重读了林译作品后，“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理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

陈源在《西滢闲话》中甚至说，中国的革命是由两部小说造成的，一部是《巴黎茶花女遗事》，另一部就是《迦茵小传》。

必须指出的是，林纾翻译的外国爱情小说，还诱发了现代爱情意识的觉醒。小说中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意识，影响了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以及五四时期那些浪漫自由的爱情咏叹调小说。

日本小说《不如归》

从多部林译小说看，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饱含着拳拳的爱国之心，他试图以所译介的域外小说寄托爱国之情，并以此唤醒国人与青年，为祖国强大而努力。

1909年7月，林纾为早一年翻译的日本小说《不如归》作序，他在最后一段写道：

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

鸡，冀吾同胞警醒。恒于小说序中摭其胸臆，非敢妄肆嗥吠，尚祈鉴我血诚！

《不如归》是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德富健次郎所著，也是林纾翻译的唯一一部日本小说。作品写孤苦的女孩浪子，由继母抚养长大，嫁与川岛男爵家的武男为妻，婚后夫妇感情和睦。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丈夫远航，她不幸生了肺病，被对她毫无感情的婆母逼迫离了婚，最后含恨而死。林纾写序，他引用书中《鸭绿之战》关于中日海战记述的事实，以说明中国海军在甲午战役中曾经英勇作战的情形，批驳一些不实之词。

林纾此序，主要为了表达自己的“报国”“胸臆”。林纾强调，不要因一时战败而自馁，而应从失败中总结教训，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战胜敌人。这篇序文使我们看到一个“报国无日”的爱国者的“血诚”，从中受到强烈的感染。

林纾的小说观及现代意识

林纾翻译的域外小说，引进了西方文学风格流派的现代概念。林纾有一种超越时代的敏锐眼光，对于作家风格往往有一种灵犀暗通的默契，他对西方作家创作风格的阐发给人以创造性的启示：如司各德的文心奇幻、大小仲马的冶艳秾丽、华盛顿·欧文的诗意氛围与哲理深味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林纾在他的翻译小说中，或多或少地亮明了他的小说观。他也在他的

序跋中，对中西小说在思想、艺术上作了具体、细微的比照，给人以深刻、鲜明的印象。如他对中国的“登峰造极”之作《石头记》（《红楼梦》）与英国狄更斯的《孝女耐尔传》（《老古玩店》）作了艺术表现手法及特色的比较：

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其间点染以清客，间杂以村姬，牵缀以小人，收束以败子，亦可谓善于体物；终竟雅多俗寡，人意不专属于是。若（狄更斯）者，则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奸狻狙酷，至于人意未所尝置想之局，幻为空中楼阁，使观者或笑或怒，一时颠倒，至于不能自己，则文心之遽曲，宁可及耶？

林纾翻译小说之所以获得广泛好评，关键在于优美的译文风格深深地吸引了各类读者，无论是青少年还是硕儒饱学之士，这与林纾本人是桐城文派古文大家，有深厚的古文修养密不可分。胡适因此赞誉道：

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有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狄更斯）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正确客观评价林译小说

对 100 年前的时代而言，林纾的翻译小说在当时的影响之所以那么大，关键在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文坛尚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林纾的译作犹如一股冲决堤坝的洪水，一下子汹涌而入，顿时打开了中国文人与读者的眼光，霎时间纠正了清末民初的人们对小说、文学的传统看法，刮起了文坛翻译介绍西方文学之风，影响了整整一代文人与读者对欧美文学的兴味。从这些方面来说，林纾是古往今来翻译文学的第一人。

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具有自己独特的美学风貌，既有中国传统古文简洁、隽永的风韵，又



林纾故居

兼有西方文学的灵思美感，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范，成为清末民初的中国小说新旧嬗变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媒介，直接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代风流人物，如鲁迅、郭沫若、周作人等。

鲁迅早年十分热爱林译小说，几乎每出版一部便购买一部，看过后还要专门装订起来。他认为林译的文章确实很好，他也已经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

郭沫若最初是从读林译小说开始接触外国文学的，他在所写《少年时代》中记道：“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最嗜好的一种读物。我最初读的是哈葛德的《迦茵小传》，那女主人公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诱出了我大量的眼泪哟。”

周作人曾说：“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

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模仿他的译文。”

“林译小说”影响了清末民初的几代人。可以说，中国的文学界是自林纾开始才逐渐具有了开放性的世界眼光的。胡适评价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康有为将他与严复相提并论：

“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同邑郑振铎认为林纾提高了中国人对世界和西方文学的认识与了解，打破了中国人历来看不起小说的旧传统，开了翻译世界文学风气之先。

100多年前，林纾翻译的180多种欧、美、日诸国小说，涉及11个国家107位作家，不仅数量大，而且涉及面广，几乎囊括了当时欧美国家主要作家的重要作品，其间的合作者，也多达20人，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华章，在当时和后来的民间交流中发挥着巨大的历史性

作用。林纾的主要贡献在于启迪了中国现代小说意识的觉醒：一、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专为下等社会写照”的命题，建构了小说审美规范；二、引进西方文学风格流派的概念，使东西方文学作家的创作风格得以融会贯通；三、引进伴随着人格独立、个性解放而兴起的现代爱情新观念，开启了五四时期的爱情咏叹调。



林纾故居内景

王审知和鼓山半岩茶

孟丰敏

在中国，茶兴于唐，盛于宋。可以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茶叶的身影。而影响世界的茶叶非福建茶莫属，其中不得不提及近代享誉世界的武夷红茶。而武夷红茶、武夷岩茶与福州的鼓山半岩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据史料记载，早在唐代，鼓山茶同“方山露芽”“武夷茶”就被誉为名茶，列为贡茶。其中鼓山半岩茶曾为闽茶第一、闽王贡茶。

毛文锡的《茶谱》记载：“福州柏岩极佳。”清朝诗人黄任撰写的《鼓山志》记载，福州方言中，“柏”音“a”，有附着之意，故称“柏岩茶”。《茶谱通考》载，福州柏岩茶又称“鼓山茶”“伯岩茶”，即鼓山半岩茶。《续茶经》更详细地说明：“柏岩福州茶也，岩即柏梁台。”原来，鼓山的半山腰有一处柏梁台，茶树倚柏梁台而生。半岩茶原名“半岩菜茶”。

福州市东郊有一座山，海拔925米，峰顶有块直径盈尺的巨石，状如鼓，传说每当风雨大



王审知像

作，有鼓声传出而得名，故名“石鼓名山”。山上有涌泉寺，驰名中外。山间万木障蔽、气候宜人、岩秀谷幽、云雾缭绕，宛若仙境。半山腰，鸡犬桑麻自一村，群峰环抱处泉水潺潺，岩石下茶树倚岩生长。此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唐朝，晋安区已有柏岩菜茶的茶树品种。尤其908年，闽王王审知于鼓山山腰填龙潭，建涌泉寺，礼请福州雪峰寺开山祖师义存的高足神晏为住持。当时寺名为“鼓山禅苑”。翌年909年，



鼓山涌泉寺

王审知被后梁封为闽王。

唐中叶后，福州禅寺皆沿袭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的禅茶制度，因此鼓山禅苑的僧人必定要种茶、制茶。

清代林枫著的《榕城考古略》记载，闽王王审知把犯人集中到鼓山种茶，由涌泉寺僧人负责监管。王审知治闽期间，为发展经济，大力推进茶叶生产和对中原的茶叶贸易，茶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鼓山遂成为著名茶叶产地，半岩茶也逐

渐发展为名茶。闽王王审知、王延钧与高僧多有交流，并倡导“吃茶”之道。这是鼓山半岩茶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据记载，当时官焙有38处，民焙133处，茶叶产量多，质量高。晋安区的茶会，地名便源自焙茶场。由此可见两代闽王对鼓山半岩茶能扬名全国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茶经》对茶的种植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掇，性凝滞，结痼疾。”

如今生长福州柏岩茶的茶园里种满了梅花。每年元月，百姓从四面八方涌来赏梅，争相拍照留念。这里位于鼓山灵源洞后，有一块巨大的“台”，与方山茶园一般，都是得天独厚的“阳崖阴林”之处。台的周围岩石如刀削，千仞之壁如一道道天然屏风，将今天的梅园、当年的茶园环抱成鼎，而土壤正如《茶经》所言“其地，上者生烂石”。茶的品质如何，看它生长的环境便可知。

鼓山今属于晋安区管辖。宋代，晋安区的北峰一带也是著名茶区，所产茶叶曾被列为贡品。位于福州北大门，依着岳峰，傍着晋安河的晋安区茶园街道古时也是茶园。由此可见，晋安区种茶、制茶历史悠久。

历代文字记述，不乏对鼓山半岩茶的褒词。明代大学者谢肇淛的《五杂俎》记载：“今茶品之上者，松萝也，虎丘也，罗芥也，龙井也，阳羨

也，天池也，而吾闽武夷、清源、鼓山三种可与角胜。”将鼓山半岩茶评为明朝茶之上品。明朝福建文坛领袖徐兴公的《茗谭》记载：“茶经所载，闽方山产茶，今间有之，不如鼓山者佳，侯官有九峰寿山，福清有灵石，永福有名山室，皆与鼓山伯仲……”认为鼓山半岩茶的滋味更胜方山露芽。明朝福州著名文人邓原岳诗云：“雨后新茶及早收，山泉石鼎试磁瓯。谁知劣巖峰头产，胜却天池与虎丘。”钱椿年的《茶谱》云：“……福州有柏岩……其名皆著。”但是杭州的龙井和福州的方山露芽都是绿茶，鼓山半岩茶是乌龙茶，这也许是各人口味习惯不同而评价不一。

明清时期，福州士族与寺僧往来密切，进一步推动了鼓山茶的发展。17世纪末18世纪初，福州为中国茶叶出口最早的三个口岸之一。同期的鼓山茶种植面积扩展到凤池、茶洋山、鼓岭等地。历史上的鼓山半岩茶条索细短，汤色浅黄如雏鹅绒毛，初入口似觉平淡，回味则鲜爽甘醇。明清时期，鼓山半岩茶发展至鼎盛。



鼓山半岩茶遗址

清福建布政使周亮工的《闽小纪》之《闽茶》记载：“鼓山半茶，色、香、风味当为闽中第一，不让虎丘、龙井也。”还提及武彝（今武夷）与福州的劣巖（今鼓山峰顶）都产茶。那时武夷茶与劣巖茶（鼓山半岩茶）都是贡茶。他到徽州茶人闵汶水的家中去品茶，见其水火皆自任，以小酒盏酌客。闵汶水借用别的味道来充作兰香，使茶之真味尽失。周亮工以为茶不能以香气来定优劣，何况以兰香来定等级，说明闵汶水不懂茶。

说到“兰香”，普通人以为乃茶里有兰花的香味。其实“兰香”指火候。蔡襄的《茶录》对茶的香味做了等级分别：“茶有真香，有兰香，有清香，有纯香。表里如一纯香，不生不熟曰清香，火候均停曰兰香，雨前神具曰真香。”周亮工说鼓山半岩茶之色、香、风味为闽中第一，不让虎丘、龙井。即使是同样进贡的武夷茶也不如鼓山半岩茶。

为了保证鼓山半岩茶的品质，鼓山寺僧专门设计生产了一种方圆的锡罐代替粗瓷胆瓶贮茶。



位于鼓山半山腰的茶园

周亮工的这段记载可见当时中国茶业界的激烈竞争，而评判茶之优劣，也尚未形成一个绝对标准，所以茶香成为评判茶叶优劣的重要依据。

《福州府志万历本》介绍了明朝万历年间福州各县区的茶叶情况，比如侯官县的九峰、长乐 的蟹谷、福清的灵石、永福之名山室都生产制作 茶叶，但数量少，香味也不如鼓山的半岩茶。

清朝诗人黄任的《鼓山志》记载，王敬美督 学在闽评茶：“鼓山茶为闽第一，武夷、清源不及 也。”《茶谱辑解》记载：“福州柏岩极佳。”说明 鼓山半岩茶历唐、宋、元、明、清，千年而不衰。

虽然是贡茶、名茶，鼓山半岩茶却一度停 产。《闽小记》记载，明朝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 市）人杨荣当政时，叫停了每年鼓山半岩茶的进 贡。当年鼓山半岩茶主要是寺僧制作。官府经常 向寺庙索取贡茶，百姓根本没机会喝到鼓山半岩 茶。清朝初年，索取鼓山半岩茶的官员更多，给 寺庙造成的负担和压力比进贡更大，因此不堪贪 官之扰，茶叶进贡停止了，产量随之减少，市场 也萎缩了，导致和方山露芽一样的退市结局。



古茶园遗址介绍牌

清末，福州的两大贡茶方山露芽和鼓山半岩 茶的衰落有三种原因导致。一是进贡取消；二是 官吏索取过度，给寺僧、茶农添加负担；三因茶 商重利，制茶不得法，茶尖与茶蒂一起烘焙，时 间难以把握，结果茶尖烤焦，茶蒂不熟，茶质不 良，若费工精制则价高，百姓买不起。导致方山 露芽、鼓山半岩茶日渐衰落以致无人问津。

今天的鼓山相怀梅园中仍有一块“古茶园遗 址”的介绍牌记载：“乾隆黄任《鼓山志》载：茶 园，讹为‘笨篱壑’。在钵盂峰之前，自山腰分 径而入，别为一区，即鼓山产半岩茶茶园遗址。” 这里也是福州最古老的茶园，树龄 100 多年的连 片茶林隐蔽在深山老林中。

旧时，与鼓山茶园毗邻的是鼓岭的茶洋。“茶 洋”顾名思义是茶树的海洋，原有万亩茶园。宋 朝的“茶洋”旧址即今鼓岭宜夏村一带。清代诗 人魏杰的诗作《茶洋山》写道：

孰意高山处，宽平万亩园。
武夷茶可种，石鼓岫同尊。
路险人难到，溪分水有源。
前朝停厥贡，此地古风存。

这首诗歌说明了鼓山半岩茶曾是前朝贡茶， 虽然停贡了，但种茶、制茶风俗依旧。而“武夷 茶可种”，是因为“石鼓岫同尊”，即武夷山天心 岩一带茶树与鼓山半岩茶树是同岩同根生的兄弟。

1000多年来，闽王王审知留给福州人民的珍 贵遗产——鼓山半岩茶是铭刻在福州老茶人心中 的骄傲品牌，留下永不消失的馨香。

津泰路：与安泰河同行

唐 希

津泰路的路名，与津门桥与安泰桥有关。

开拓它的年代，是民国年。那年代，以首尾两处地名各取一个字来命名新拓展的路，是一种时尚。

翻古书，它远古的官样地名千变万化很复杂，五代叫馆前街，宋代叫旌隐坊，元代叫福星坊，明清又称抚院前。这一带地名在民间还有军门前、柏衙前、青（津）门头等叫法。

长长的津泰路要先从 10 世纪的五代闽国说起。

中原战乱，闽地偏安一隅。王审知进城后，坐镇 600 多年前晋代人建造的子城里，盘算着要下一盘城市规划的棋。他将军政机关留在旧子城里为内城，然后扩大城池，建个外城，“包罗”了他的王府和新开发的坊巷建筑群。历史上将这城叫“罗城”。



津泰路夜景

从老城向南，沿着江水退却的方向，专业技术人员看上了一条河，天然的河道稍加人工疏整，便是一条不错的护城壕沟，于是这河北岸便是南城墙的最佳选择，其居中之穴地就是城的南门了，初名“利涉门”，门外的桥先以“利涉”命名，明朝时改名“安泰”。

那年代，台江码头和光明港河口还泡在水里，安泰桥下的安泰河（也叫朱紫坊河）是通江达海的道头。闽江入海口岸的货物、人流均大船盘小船，沿一条水路从东南河道直达安泰桥下。砖石木材、布匹绸缎、日用百货、柴米油盐，官商、学子、僧人、农夫、匠人等，从这里弃舟登岸。安泰河南岸扇形的石阶码头，被脚板、车轮磨得贼亮。水岸道头催生了一条商贸文化街，古书云“人烟绣错，舟楫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箫管从柳阴榕叶中出”，说的正是古时一片繁荣的安泰桥两岸，真不愧为福州内河交通的枢纽。

王审知把闽国外联接待之处设在了安泰河的北岸，更是引领了这片新区的繁华。想当年，各路宾客们从安泰桥下码头登岸，经安泰桥入利涉门，穿过迎宾队列，在接站人员引领下向东拐行半条街，便到了闽国的国宾馆下榻。史书上关于闽国的国宾馆有“诸侯馆”和“五州诸侯馆”两种说法，因此，这沿河大街就叫馆前街。从字面上看“诸侯馆”是闽国为接待与它同级别的各诸侯国之国宾而设立，不过，王审知从中原引进的各类名人才子都有可能在这里暂住。所谓的“五州诸侯馆”的“五州”是指闽地福州、建州、汀州、漳州、泉州，这五个地区，首领被称为诸侯，那闽王必称闽皇。这似乎不符合王审知“宁为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的治国理念。这个“五州诸侯馆”的称呼，只能是那些被后人称惠宗、康宗、景宗，使用龙启、永和、永隆年号的王审知子孙们的妄称。难怪在闽国灭亡，来自



安泰桥南头旁就是朱紫坊的牌坊 林瑶佳 / 摄



流经朱紫坊的安泰河 林瑶佳 / 摄

浙江吴越的钱氏集团将闽地一起“纳土归宋”的时候，“五州诸侯馆”作为僭越名称必然地消失了。然而，这条大街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依旧被称为“馆前街”。

闽王们打造的核心建筑“诸侯馆”在宋代易主了。这园林式的建筑群是个风水宝地，其缔造者不仅看上了它临水的交通优势，更看中了它北面依托的嵩山。嵩山不算高，只有几十米，一个土丘而已，属于山的北麓支脉，坐落古城中心，素有“中山”的美誉。当年王审知到嵩山安福院礼佛或视察的时候，便在嵩山东麓建造了七层木塔崇庆塔，民间称新塔。可惜在南方潮湿的气候条件下，它没有如晋地应县木塔那样长寿，早早地毁于动乱和风雨，只留下仙塔街的地名以及嵩山一条叫塔移影的小巷名。

宋时，安泰河畔的大道被拓宽成可并驾四马车的路，前朝园林式的国宾馆以及周边地带成为社会名流抢夺的地盘。两度知福州，曾任兵部

尚书，并在闽江上建浮桥的王祖道就在此地居住过，因其官衔将东段取名“筹帅坊”。当过县令又是屯田郎中的湛俞，在转运判官位上致仕还乡，也隐居在馆前乡，过着“荔枝影里安吟榻，菡萏香中系钓舟”闲适的晚年生活。于是，在这段路西有了一个“旌隐坊”的地名，但不知是他自我的表白而号，还是百姓对他的品格的认可？在街中段大约是在今天省疫控附近，设有慈善机构的居养院，称为“安济坊”，专门收留无法自理生活的孤寡老人。

后来，有个效忠元代统治者的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是个来自山东的汉人。当时有一种风气，汉人家族将仕元的官人故意排除在宗族的名分之外。魏天佑在福建主编过元版的《资治通鉴》，为了标榜自己是造福百姓的官员，将“筹帅坊”“旌隐坊”以及“安济坊”三坊合并为一坊，取名“福星坊”。但历史一直没有忘记，他为表忠元之心，将不仕元朝的志士谢枋得从闽地强行



静静流淌的安泰河 林瑶佳 / 摄

押解往北方元大都，导致谢枋得写下遗书绝食而死。

宋代，嵩山西南麓驻扎军队，为了区别于城西的兵营，取名南营。那时，嵩山上有一条小溪自北向南穿过大街流向安泰河，在东西走向的路上建有一小石桥。此地兵营马粪多，河泥也易得，那是生产炉灶的原材料。周边住着生产炉灶的工匠，给小桥取一个与茶炉有关的土名叫铫（炉桥，“铫”即煎药或烧水用的器具，后来被文人谐音雅化成了“钓鲈桥”，有没有鲈可钓不重要，这桥却即刻富有了诗意想象。南营的入口便在这桥的旁边。各级营盘密布于嵩山下。宋元明清均为军事驻地，驻泊营、骠骑坊、巡海都指挥公署、游击府、军门左营司、抚标中军左营参将署等，尽管名称五花八门，老百姓却喜欢将这区域叫作“军门前”，好说好记有个性。至今还有网红“军门社区”名扬全国。

明初，奉旨来福州建府城、树样楼（后世称

镇海楼）的驸马爷王恭把曾经的“诸侯馆”当成临时府第。到了明代太监当家时，办公机构也设在闽国的诸侯馆旧址里。派来镇守福建总镇的太监，统管地方兵权、税收，还兼管外来朝贡的市舶司，权力大，俨然是地方官的“太上皇”。

明后期，倭寇侵扰东南沿海，这里又成了提督军务兼巡抚福建的都察院指挥部办公地，到清代依然延续着相似的机构。原来的馆前街此时改名叫“抚院前”，两株古榕垂须于大门，隔街是一面长20多米的大照墙，尽显官家气派和威严。照墙之南顺河沿一条小路，绿荫里木构棚屋临河而筑。“抚院前”大门东西两侧各有牌坊，分别题有“南服屏垣”和“海邦砥柱”。以后这抚院相继作为福建武备学堂、陆军小学使用。民国的福建保安司令部、绥靖公署也相继设在这里。1949年8月17日凌晨，历史性的时刻来临。据说，起义投诚的旧军职人员将大印、枪支、钥匙等摆放在桌面上，将所有的档案柜贴上封条，等待福州解放的天亮时分……

这由诸侯馆演变而来的园林式大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是驻闽海军部队后勤部，现今是鼓楼区委区政府办公用地。

元明交替的年代，在今天区教育局的地盘上居住着福建中书省郎中蒙古族将领柏帖穆尔，民称“柏衙”。因此，这段路为“柏衙前”。当朱元璋麾下的汤和水军在台江登陆的消息传到安泰河畔之时，柏将军引领着家中的五个女眷上楼，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之后，为他效忠的政权引绳自



军门社区

缢，女眷们随夫而死。唯有一女儿年方 10 岁，在神龛前跪拜祈祷，有人乘机用大米袋将她压倒，后引燃建筑，化为灰烬。战乱之后人们在柏衙旧址立庙纪念这个小女孩，称“柏姬庙”。遗址上先后办过津泰小学、科艺宫，今为鼓楼区教育局。柏姬庙正对面街有嵩山涧，祭祀福州本土民间信仰去瘟疫的五帝，在河沿走廊今尚有精致小殿遗存，近年香火不绝。

从柏姬庙旧址向东数百米，还有一座满族女神的庙宇“珠妈庙”，旧址大约在今天的鸿宇大楼附近。五一路的原河西路段以及得贵巷纱帽井曾是蒙古族人和满族人的聚居地。珠妈是游牧民族防治痘疹的女神，本称“sure mama”，直译为珠勒玛玛或淑勒玛玛，满族语意为秉性聪明有灵感的女神，汉译谐音成“珠妈”。嘉庆年间痘疹在驻闽满人中流行，满人称为“出痘”，于是由镶红旗协领吉隆阿牵头在此重建了珠妈庙。珠妈后来成了满人婴幼儿的保护神，为患天花、麻疹时必拜的神灵。目前还没寻访到能说明汉人百姓也拜谒她的证据，但是，曾经留存于山碑廊的“重建珠妈祖庙碑记”的“首事”名单中有候选州同袁载荣、张道政的名字，疑有汉人参与建庙。

安泰河靠近古仙桥北岸红砖围墙内是一片空旷地，坐北朝南的神庙殿堂简朴，没有太多的装饰。20 世纪 50 年代时作为民办初小的高节小学使用，只有 1—4 年级 4 个班。操场东侧筑一高台，立有旗杆，水泥台面垫砖块加竹竿就是学生们的乒乓球桌。后来曾是东街街道五金厂和蜂窝

煤加工场。

从津门桥到五一路这一段本名高节路，如今已并入津泰路东段。高节的地名产生于明代，当年一位通判叫杨幹，退休以后居住在这里，为了颂扬其人品而取坊名高节。高节坊的财神庙如今依旧在，正与肯德基肩并肩立在津泰路上。

津泰路与津门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民间称津（方言发音 b^⑧）门头，将“津”说成方言“青”。它缘起于唐末罗城东南方近水的通津门。津门桥南本是一片瓜圃，河边有五显庙，后迁于通津门城楼上。

罗城除水门之外共有 7 个城门，宋代拓展外城时尽毁 5 个城门，唯独留下通津门。

几十年前津门路与津泰路十字路口有理发店、自行车修理铺，附近有学校、中药铺、粮油店、青菜摊、水果店、柴火店，形成商圈，一直向北延伸到今仙塔街城守前、豆干弄口。当年这一段都叫津门路。老城津门的旧址上商店杂陈，东侧是南北京果什杂店，西侧开着知名的闽菜馆味兰饭店，其厨房紧挨着津门桥，用木石架空于河道上。

与安泰河并行的津泰路，是福州古城东西走向交通动脉，它因城市内河的水运航道而繁荣，因闽国的外联活动而引人注目，因历朝历代的军政要地而走上历史舞台。它维系着城市的政治、商贸、文化和军事。如今，它守候着人们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日子在平缓和风雨中流逝，不觉已千年……

由浣花庄说起

江 雁

清末民初，福州的中平路一带，酒楼、饭店、钱庄、报馆、旅社云集，熙来攘往，人声鼎沸，堪称“十里洋场”。当时杨氏家族的合春商号在这条街巷拥有近半的产业，如浣花庄、嘉宾洋菜馆（后改为中平旅社）、新紫銮歌舞厅、庆菁典业、大东饭店等，所以大家又把中平路称为“杨半街”。

浣花庄是福州的知名菜馆，主营西洋菜和福州菜。闽菜“大神”卓玉水曾为主厨，其招牌菜“太极芋泥”“雪山潭虾”“书包鱼宝”等，吸

引了大量食客闻名而至。

说起闽菜芋泥，还流传一则关于林则徐的佳话。清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前往广州禁烟，当地的外国领事人员为探其底细，便故意刁难他，备其不熟悉的西餐“款待”。林则徐没见过餐桌上摆放的冰激凌，见其冒着气，误以为很烫，送到嘴边时还吹了吹。在座的外国人趁机哄笑，以此来羞辱林则徐。事后，林则徐便设宴“回敬”这些领事。宴席上有一道闽菜芋泥。外国领事见该菜不冒热气，以为是凉菜，舀起一勺

便往嘴里送，顿时被烫得龇牙咧嘴。他们知晓了林则徐宠辱不惊、以牙还牙的品性，便收敛起嚣张气焰。而该菜也因此受到追捧，名噪远近。

因为闽菜芋泥，浣花庄的名气也更胜一筹。食客们吃着芋泥，想起林则徐的机敏反击，便特别解气。除了菜品外，浣花庄的建筑风格也值得讲一讲。浣花庄为西式洋楼外观，外墙红砖、



浣花庄

青砖混搭，内为中式合院，好比“洋装在身，却是中国心”，颇具特色。楼内通道两边有带雕花栏杆的木梯，有些栏杆底部或屋檐装饰有云纹构件，走马楼还有玉色的葫芦雕刻，精致美观。第三进楼梯口有一个手掌造型的扶手木雕，这只“手”拇指向外，四指合拢朝前，手指纤长，连指甲的细节都清晰可见。院子背后有月亮形的池塘、球场、花园等，布局巧妙，清雅休闲。目前，浣花庄已成为福州保护性建筑，岁月更迭，几经重修，虽无法再现鼎盛时期的原貌，但是宽敞的厅堂，依然可让人联想到当时伙计在满桌满场的客人间端盘穿梭忙碌的场景。据说，郁达夫住在青年会时，便常来浣花庄就餐。福州城曾经流传着一首《台江名牌货歌谣》：“浣花庄办酒庄，烟厂邱德康；邱德康名牌皮丝烟，南星道好洗汤。”《台江区志》记载道：“设在中平路的嘉宾、西宴台、浣花庄、福聚楼菜馆和明月、国际歌舞场以及苍霞洲闽江边的广裕楼酒家，闻名于福州城。”可见，浣花庄当时已成为福州的文化名片。

《台江区志》里提到的嘉宾洋菜馆也是合春商号的产业，亦是家喻户晓。郁达夫的文章《饮食男女在福州》里写道：“城外在南台的西菜馆，有嘉宾、西宴台、法大、西来，以及前临闽江，内设戏台的广聚楼等……”

旧时，从星安河至中平路一带，遍布酒楼歌榭，弹琴的，唱曲的，嗑瓜子闲聊的，蒸腾着酒香、饭香，一派繁华、热闹景象。嘉宾洋菜馆身处其间，独特的建筑造型，尤其令人瞩目。它的



前身为“嘉宾洋菜馆”的中平旅社

窗格与阳台极具西式风格，门厅天花板的拱顶，采用洋铁铸造，富丽堂皇、熠熠生辉。它主营西洋菜，因出品了福州第一块牛排而红极一时。各国领事、洋行人员和新派人士，穿着西服、礼裙在此聚会就餐，频繁出入，为这里增添了许多异域风情。据说，严复、林纾、黄乃裳和郁达夫等名人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宾”。

1950年，嘉宾洋菜馆被福建省委交际处接管，曾成为福州市饮食服务公司的办公场所。1975年改为旅社网点，以中平路为名，更名为“中平旅社”。2019年，中平旅社被列入福州市第二批历史建筑。

其重新修复后，还原了窗棂的原色，外围精巧的欧式复古路灯、邮筒，还有铁锈色金属质感

的“中平旅社”的侧招，每个细节都设计得别致精巧，颇具风味。如今，它已被打造成集艺术展览、文创潮玩、文化交流、研学体验、网红咖啡等于一体的文化打卡地。曾经展出了福建“福”文化创意设计大赛获奖作品、“南台来潮”海峡两岸文创设计大赛作品以及一些青年艺术家的优秀作品。它从饭店到旅社，再到文化窗口，几经变迁，依然活跃在中平路的喧嚣和繁华里。

杨氏产业除了经营这些主流生意外，也涉及风月场所。“新紫銮”便是一家妓院。它坐落在中平旅社旁，三进三落，三层楼，一些精致的隔扇雕花门窗和楼梯拐角处的扶手雕花等细节，依然透露着往日的风流与气派。不过，和所有的老房子一样，近年里面住满了后来迁入的人家，随意搭盖，显得凌乱。目前，居住的人也陆续搬出，大门紧锁，窗户上落满灰尘，跟隔壁的中平旅社相比，显得凋敝许多。

民国时期，妓院遍及福州全城，多达200多家。名噪一时的“新紫銮”，常常彻夜灯火通明，瓜子、果品摆满桌，咿咿呀呀的唱曲撩拨进人的心里，也融入清幽的夜空。老福州人回忆道：“这里是高档消费场所，公子哥和做大生意的富商才会来。”“清末民国初，中平路上中高低档的妓院都有。高级妓院有状元弄15号的杏花天和中平路61号的新紫銮。那些商人、外国人在酒楼吃完饭，会到附近妓院、舞厅消费。”“那时的娼妓业是合法的，国民党政府收取花税。”妓女只需按照程序到市警察局登记，到医疗机构体检合格后，

便可领取营业执照。佩戴上桃花胸章，在指定地点挂牌营业，按章缴纳捐税即可。

虽然是合法营业，但普通百姓还是对此避之不及，觉得晦气。陈兆奋老先生，少年时在中平路对面的青年会（现福州财经职专即十三中）就读，“放学时，老师严禁我们从这条路走。”在福州塔亭医院从医的父亲陈为信，也告诫他，不要到这条街来玩，嫖赌瘾不能碰。“常常有人得了花柳病，到父亲那去看，疼得直叫。”

讲了这么多杨家的产业，杨家到底是什么来头，各行各业都能涉猎，且做得风生水起？那还要从头细细讲起。

清道光年间，晋江后洋的杨氏两兄弟杨启文、杨启善，幼年失怙，由伯母抚养，十多岁便到福州上下杭的利发巷投靠亲戚，以经营杉行起家，后生意扩展到船运、茶叶等产业，逐渐成为上下杭的巨富。杨氏两先祖多子多孙，家族以“合春”为商号名，业务不断扩展，几乎涵盖了各行各业，生生不息，代代传承。当时，杨氏兄弟率先在中平路盖起六七座大厝，并带动闽南杨氏族纷纷到附近落户，所以杨氏家族产业大多集中在中平路。除了中平路外，后洋里、合春弄、合春巷、利发巷等也与杨家息息相关。

合春弄里原有个池塘，塘前空地叫合春埕，为杨氏家族经营的茶叶、笋干、纸张等杂货加工、囤积场地，不过目前已为平地。杨氏家宅产业多集中在合春弄，许多仰仗于杨家的乡人纷纷在此筑宅定居，以至于街头巷口都弥漫着闽南

语。利发巷在星安河南岸，本是合春杨氏的近亲利发杨氏造宅建屋发展起来的。杨氏兄弟发达后，几乎把整条利发巷的产业都购置下来。

杨氏兄弟成为商业翘楚后，对公益事业颇为尽心，修桥铺路，广置祠堂，设立义塾，慷慨好施。同治九年（1870），闽省遭遇旱灾，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杨启善心急如焚，便将家里的米谷全部施舍出去，还是不够，又想方设法从他处采购大量米谷平价出售，救活了无数灾民。光绪三年（1877）五月，闽省又遭水灾，合春商号积极捐银捐米，缓解了灾情。同年山西各地闹旱灾，杨家又捐钱赈灾。杨家的善行义举被百姓广为传颂，光绪皇帝钦赐“乐善好施”的匾额，以资奖赏。

杨氏家族中除了杨启文和杨启善外，较出名的还有杨廷玠、杨文畴等人。

杨廷玠（1851—1911），是杨启善之子，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进士，任浙江府道等职，官至三品。清末，杨廷玠回原籍晋江考秀才，报名需要一个廩生担保。晋江的廩生们知晓杨家富甲一方，心生贪欲，索取高额保费。更过分的是，他们为防止一人独享，联合宣称无论何人担保，保费不降，钱财归全体均分，称为“吃羊肉”。

杨廷玠性情刚烈，不肯屈服，索性罢考，以钱捐个监生，又捐出万金给朝廷，钦赐举人一体会试。其实，杨廷玠并非恃财傲物的庸人，肚子里还是颇有墨水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会

试，便高中进士，衣锦返乡祭祖，狠狠打了那些想“吃羊肉”的廩生的脸。

杨家虽为巨富之家，却有着精忠报国的家学传承。杨启善疾病缠身，行将不起之时，还嘱咐杨廷玠要捐出5万银币用于抵御外敌侵略，保家卫国。杨廷玠深受父辈影响，曾经参加福建151名官员举子的“公车上书”，反对《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表现出铮铮赤子之心。

此外，积善之家的姻亲也非常了得。杨廷玠的女儿杨晓织嫁给了台湾首富板桥林家的公子林嵩寿。据说，当时装载嫁妆的船只就达30多条，浩浩荡荡，蔚为壮观。杨廷玠的曾孙女杨整洁嫁给武状元黄培松的孙子黄和桢。婚礼当天，南音队、十番乐队甚至还有海军乐队，从中平路、隆平路一路敲敲打打演奏到中亭街，引得市民围街观赏，好不风光。

杨文畴可谓是把杨家发展到鼎盛的关键人物。他购置日本“锦州丸”轮船，经营起上海至宁波的航线运输业务，并一手发展了浣花庄、大东饭店、新紫銮歌舞厅、庆善钱庄、合春茶行、振春茶行、恒春茶行等产业，领域遍及航运、木材、钱庄、贸易、酒楼、茶叶等。

杨氏产业在精明强干的杨文畴的细心经营下，不断发挥优势，盛极一时。别的不说，单单杨文畴赠送给九姨太的利发巷的宅院便奢华得令人咋舌。整栋建筑沿三捷河而立，外墙以红砖为主，内部既有中式厅堂，又有民国风和中西合璧的建筑。精美的雕窗、楼梯、围栏，木构窗户加

内衬玻璃，蓝白相间的花纹地砖，还有屋顶横梁上的12只栩栩如生的木雕凤凰，把整座宅院装扮得雍容华贵、气派和时尚。

九姨太以此宅为傲，常邀请名流商客来此聚会，觥筹交错，好不热闹。郁达夫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晚上在杨文畴氏家吃饭，系万国联青会之例会，属于饭后做一次讲演者，畅读至十一点始返寓。”

如今这座百年宅院，依然有很高的建筑 and 人文价值。据了解，2019年同济创业谷福州基地团队接手这座大宅的修复保护工作，全程由同济大学的教师和校友设计修复方案、施工图，再由上海专业古建修复团队，历时一年修复完成，目前被活化用作海丝·济忆馆。一楼展出百来件中西方家具和源于福建的古瓷器；二楼作为同济学生、同济校友交流实践基地，经常举办论坛、沙龙等。

家与国的命运总是休戚与共的。当年杨家如日中天之际，战乱来临，犹如狂风骤雨把一切打烂得支离破碎。世人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曾经的歌舞升平，顿时变成哀鸿和废墟。杨文畴迫于无奈移居国外，杨氏产业也日渐中落。后来，杨氏族人们纷纷散落至美国、日本、菲律宾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原先聚落的家族兴旺，也如梦幻泡影，消散在时光里。

但是，福州还是留下了很多这个大家族的印记，至少遗留下来的零零散散的建筑，还在动荡的岁月里坚守着过往的荣耀，并且至今仍在发挥



坐落在合春巷10号的杭舍

着作用。杭舍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杭舍坐落在合春巷10号，毗邻三通桥、陈文龙纪念馆，原是杨氏兄弟修建的大宅，目前已是福州闻名的网红民宿。“杭舍”的命名，“杭”取自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上下杭，而“舍”字则有大隐隐于市的静谧之感。杭舍总面积超过1300平方米，设有20多间客房，内有天井、庭院、楼阁，还有秋千和石磨，高檐黛瓦，绿荫环绕，一步一景，颇具中式风情。来来去去的客人即使只是暂住、短住，亦成就了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又演化成杭舍自己的韵味，在光阴里隐匿地流动。

从浣花庄说起，以杭舍结束，从建筑开始，又以建筑收尾，杨氏家族反倒更像是过客，而它们才是真正永恒的主人。它们承载着沉淀的故事和情感，一步步从年光中走出，延伸出许多新的价值和“活”法。

从大树下到米粮库

瑜 伽

只要到北京，凡有闲暇时间，除到各种博物馆外，就是喜好涉足京都的名人故居或胡同名巷。有北京友人见我有此爱好，推荐阅读《燕都丛考》这本书，说这是迄今为止，记载北京建置沿革、历史遗迹、名人故居、胡同街巷极权威的一本书，这样结合实地，走起来更有感触。在友人的建议下，我便觅了该册研读。

这本书是竖排本，加上多用文言，读起来速度缓慢，必须从上到下一个字一个字细细研学，“求甚解”，方能粗通内中的大量信息。几番下来，养成了一种对此书的阅读方式：准备去哪里走走，先读与此书相关部分，就像现今大众说的“攻略”。回来后再翻看，会觉得很有收获。研读之余，对《燕都丛考》的作者产生了深深的钦佩：偌大个北京城，竟然犄角旮旯的地点都记载考证得这么详细，而且颇有出处。当时有这么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作者陈宗蕃必定是老学究，

而且是老北京人。

查了一下，才知陈宗蕃居然是福州人！从古代到民国前期，记录北京历史典故、街巷胡同，成为“考证最为详尽”的一部权威书籍。陈宗蕃在福州时，家在屏山脚下，如今省政府西门隔着华林路对面的大树下巷口（华林直巷），现在的



大树下巷口



民国时期屏山南麓示意图

省外事办大楼的位置。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带民居全部被征收建外事办大楼时，陈宗蕃故居便在此列。因为我也在华林直巷住过多年，邻里之情带来一种莫名的冲动，想探究一下此人的来龙去脉。挖掘了一番发现史料很匮乏，权威的《福州市志》（2000 年版）第八册第七篇《人物》中竟然没有记载，其他的福州坊巷书籍和名人典故，有的只是寥寥数语，倒是《越王山志》中有此人物的简单列条。

陈宗蕃 1879 年出生，祖籍是江苏南京。他的字为“蕓衷”，故在学界有人又称他为“蕓老”。其父亲到福州任职时，少年的陈宗蕃也随之到福州，或许考虑将来以福州籍参加科举考试方便些，就此改入福州“户口”，全家居住在福州“大树下巷”。我出生在南京，幼时来到福州，如今也住在大树下巷，这些相似的经历让我油然而有一种亲切感。少时，蕓老曾经在陈宝琛创办的乌石山“东文学校”读书，15 岁那年，父母双

亡，只能说此后陈家沦为“贫民”，家境十分艰难。但他在逆境中读书非常刻苦，1902 年参加省级乡试考上举人，取得进京考试资格。1904 年，陈宗蕃进京考试考上了“进士”。这是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次考试，状元是河北人刘春霖。从科举发榜上说，陈宗蕃是“刘春霖榜”进士，同一科进士比较出名的还有谭延闿、沈钧儒等人。

考上进士后，按官场的有关惯例，陈宗蕃被任命为刑部“额外主事”，“额外”是职数之外的意思，也就是在刑部的定额之外的干事，就此开始为清政府做事，并参加过宣统溥仪的登基典礼。在当时到日本留学的浪潮之下，他也公费到日本留学，攻读法律。回国后，精通日文的陈宗蕃还和他人合译了一本《刑事诉讼法新论》，据称这是中国第一本关于刑事诉讼的书。辛亥革命前后，蕓老在清廷的邮传部、民国的审计院先后履责，清廷垮台后还短时间回福州当过教师。回京以后，当过中美第一家合资银行“中华懋业银行”的北京银行经理。这些职业生涯，使蕓老手头有了积蓄，1922 年在北京地安门内的“米粮库胡同”买了十几亩地，自我设计盖了一座园林式住宅“淑园”。在淑园居住期间，蕓老对北京的人文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花了 7 年时间考证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写就了《燕都丛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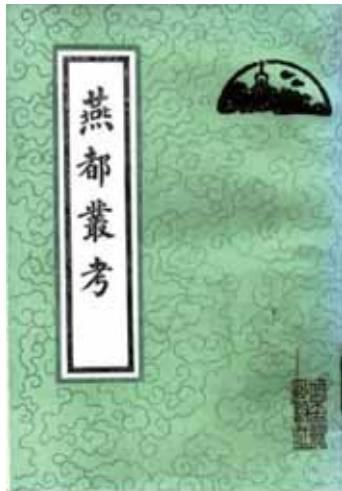
这就是蕓老从“大树下巷”到“米粮库胡同”的过程。短短几百米的米粮库胡同以及他在北京的故居淑园，烙下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许多印记。

北京的紫禁城主要是明清皇帝居住、生活和工作的场所，故宫堂而皇之对外的门面在南边的正阳门，象征“古国古城伟大雍容的气象”，而北边的后门则“平凡无奇”。要保障成千上万的皇室成员、太监、宫女的生活，繁杂的后勤工作不可能在紫禁城内完成，也不便放在庄严的南面，所以，像米库、油漆、木作等许许多多的杂活，便集中在故宫北面一带，相当于宫廷的后勤部或工程部（称“内官监”）。米粮库，就是当时的米、盐、粮等生活物资的仓库。辛亥革命后封建帝制终结，也不需要这些仓库了，这一带或荒芜或成为当年工匠杂人的居所。陈宗蕃就是在这个时期用多年省吃俭用的钱财在这里买地盖房。

如今这条短短不过 300 米的胡同，匆匆下班的行人、放学的儿童、随意停放的电动车，一派京都小巷的市井烟火风貌，看上去和其他胡同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胡同路北的一面，灰墙高矗，高院铁门为主，略显神秘。但就在这个胡同，曾经生活过近代史上的诸多名人。

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名人胡适、毛泽东称之为“国宝”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史学大家傅斯年、中国天主教大主教于斌都在这里住过。据说，傅斯年、陈垣在米粮库的住所，地点就在淑园内。梁思成、林徽因也曾在米粮库胡同住过。著名画家陈半丁在这里居住到 1951 年。

从 1930 年起，胡适一家在这里住了六七年。胡适在文化界有着广泛的朋友圈，他家还成为北京文化名流的聚会场所。这个时期，出入米粮库



《燕都丛考》，陈宗蕃著

的精英有蒋梦麟、赵元任、梁实秋、俞平伯、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丁玲、林语堂、沈从文、吴晗、丁文江等。胡适还在家里特别预留几间房间，给来京的好友以及学生住。胡适当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时，特聘好友徐志摩当北大老师。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陆小曼喜欢住在上海，徐志摩只得在上海和北京之间来回奔波，到北京就住在胡适家为他备留的房间。徐悲鸿也住过胡适家，凑巧的是，他居住的就是徐志摩之前曾经住过的房间。中国历史大家罗尔纲当时是胡适的学生，也曾住在胡家。

1949 年以后，胡同的相当一部分地方成了医院、半导体单位、计算机设备工厂，还有中央社会调查部的宿舍，李克农、孔原都住在这里。之后，陈伯达也住在这里，“9·13”事件后，陈伯达住所被拆除。

邓小平复出后，搬到米粮库胡同居住。从



如今的华林直巷

1977年到1997年与世长辞，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这里住了整整20年。据有关人士说，邓小平在米粮库居住的住所，所在位置就是胡适、陈伯达在米粮库的住宅原址。

岁月沧桑，淑园原貌今已不存，要准确地划出淑园的范围实属不易。淑园占地十几亩，这些名人住宅，好几处与淑园皆有关联，即使不在淑园的原有地盘，至少也相邻在短短的米粮库胡同内。

当然，陈宗蕃最大的成就是《燕都丛考》，这本书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北京城区的名胜古迹，描绘了宫殿苑囿、坛庙衙署的沿革，考察了近4000条胡同街巷的变迁，是研究北京历史不可忽略的重要文献。陈宗蕃搜集的资料广泛翔实，仅引用的书目就有200多部，其中既有正史、会典、九通等官修巨籍，也有地方志、私人诗文集，包括宋、元、明、清以及民国各时间段的文字资料。将如此浩瀚烦琐的资料汇集一起，梳理

成篇，分门别类，条目清晰，当属不易。

抗战以后，陈宗蕃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当过北京市参议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鉴于苑老的知名度和成就，他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致力于研究北京文史，直到1954年病逝，终年75岁。

但就是这么一位前清进士、北京著名的史学家，为什么没有进入《福州市志》的人物册？带着这个疑问，我再次翻阅了《燕都丛考》。

在福州人郭久祺写的人物后序中，有这么一段记述：《燕都丛考》得到了陈宗蕃在北京的另一个福州同乡、东文学校同学蒲志中的帮助和考证。那么，蒲志中是何人呢？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1927年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抓捕入狱，在监狱里倍受折磨，最后被绞杀，慷慨就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专门成立特别小组，追寻当时直接参与抓捕、审讯和杀害李大钊的凶手。经过审慎调查，最后确定几个重点人物，其中之一就是蒲志中。当时，蒲志中任北平市警察局司法科科长，参与了对李大钊的抓捕和审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蒲志中的孙女知道了祖父的这段不光彩经历，动员蒲志中到公安局投案自首。《燕都丛考》的后序谈到蒲志中对此书的帮助和考证，个人猜测，会不会影响到好友陈宗蕃本人？

无论如何，屏山人陈宗蕃，在时空上架起了从大树下到米粮库这座桥，也架起了屏山与中国相接的一条历史时空长廊，值得被后人重新铭记。

精彩安民巷

岫 云

1

金鸡弄，从南街安民巷口进100米，南侧58号与50号两座高立风火墙，夹细细不到1米宽小路，干净利落、笔直地朝前延

伸，弄口的墙壁上钉着蓝色“金鸡弄”匾牌。据说古时此弄无人养鸡，却经常凌晨听见公鸡啼鸣，乡亲们认为这是“金鸡之祥”，于是叫“金鸡弄”。

我们一家：父亲苏孝祯、母亲李淑贞与我，侄儿苏正凯，外甥女秀秀、雅雅，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在安民巷金鸡弄一处房屋居住了10年之久。

房子在“金鸡弄”7号。小门进去，是风火墙与木建筑房屋中间分隔的小通道，这是具有防火功能的“消防设施”，如果发生火灾，此通道会拦下大火，防止蔓延。转过通道，就是主院落，坐北朝南，六柱五开间，中为正厅，面阔四间，穿斗式木



金鸡弄 岫云 / 摄



金鸡弄7号 岫云 / 摄

构架，开敞式的大厅堂。我们居住于大厅最左侧，挨着夹道的南北通透两间大房间，我在北房间的阁楼居住。

大厅下天井左侧是两小间的厢房。大厅到天井两层的石阶与天井都是长长花岗岩石板砌的，厅堂、天井融为一体。大厅最右侧房间出去是花厅，内有假山、鱼池，池内有泉和三椽小屋。

这座清代建筑风格的民居，父亲说是刘家“电光五”刘崇伦的故居。父母亲初中就读在离这不远的东街三牧坊省福中（今福州一中），后来，他们又在八一七北路（南街）55号民革福州中山学校的职业中专、电大工作。我出生在安民巷对面文儒坊闽山巷的洗银营，父母亲自然很稔熟三坊七巷。

父亲告诉我，刘崇伦（字雅扶）5个兄弟留洋回国，用爷爷刘齐衔做官留下的银两，父亲典当的股本、股息，加以老三刘崇杰的上海商务印书馆股票押借款，与著名才女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等人合股买下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的耀华电灯公司，创建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老二刘崇伟担任公司董事兼经理，老五刘崇伦为技师长（总工程师），利用上海交大、浙江大学中亲友、同学关系，挑选、招聘每届品学兼优的毕业生来电气公司工作，设艺术传习所培训徒工，或委托交大、浙大代培，甚至送国外进修培养。

夜晚，漆黑一片的福州城出现点点灯光，一盏盏明晃晃的电灯照亮街头巷尾。刘家接着又办

福建电话公司、专制灯泡和灯罩的玻璃厂，“电光刘”的美誉不胫而走，刘崇伦被称为“电光五”。

不过我疑惑，大企业家刘崇伦故居，进出的门竟如此窄小，且厅堂正对天井前的石框大门，长期紧锁着。门外边，立着一座高过围墙的民国风格的青砖三层洋楼和高大的白玉兰树。我好几次趴着门缝往外瞧，明晃晃的青砖墙外，什么都看不清。

父亲看到我在大门后探头探脑，对我说：咱们这里是宫巷刘家大院第二座的第三进，我们平常进出金鸡弄7号的门，是这座大房屋的边门。宫巷刘家大院是林则徐大女婿“刘半街”刘齐衔中进士后买下的，共三座：15、18、20号（旧门牌5—7号），一字排开，各有大门。他指着天井前面大门外边的青砖洋楼说，那是原福建电话公司的办公楼，是这座房屋的二进，现在是邮电公寓，再前面还有一进与两大门，三进的三个大门都只在婚丧喜庆大事时敞开。我母亲2001年11月81岁过世，果然开了三大正门，从宫巷出殡。

2001年，我在茶亭街有了自己的房屋（午、晚饭还是在金鸡弄解决）。2005年，古田路拆迁，父亲与外甥女才从金鸡弄搬过来。不过，我还是多次重返安民巷。2012年后，我每个月带领诗歌快闪队到三坊七巷活动。结束后，走进安民巷，目睹两侧旧屋的渐次改造，路面整修和重铺。某次，再度回访金鸡弄7号，那座与弄巷不协调的4层水泥砖楼消失了，传统宅院马鞍头风火墙微笑地欢迎我。

当年7号房屋是刘永业（刘崇伦侄儿）在管理。这次看见的是刘崇伦直系后代刘大力，一个中等微胖身材的50岁左右男子，他热情地带我游览修理重整后的房屋。这里格局如初，不过天井两侧厢房与后厅厨房拆了，视野开阔了，而天井前面厚厚的木板门仍然紧锁着，门外边青砖洋楼与白玉兰还在，但在金鸡弄旧小门旁，新辟了一扇大门。

2

除了金鸡弄，安民巷还有几条老里弄，它们全与金鸡弄相向，在安民巷北侧。

正对金鸡弄的喉科弄，隔安民巷道，在鼓楼区文化馆高楼南侧，我每天清晨起床，到黄巷口公厕解决内急须经过之处。

“是不是小弄狭窄如喉管，得喉科弄雅称？”我问父亲。“不是的。”父亲解释：这里弄1号，从清朝开始，就有朱氏世代业操中医喉科，秘方相当灵验，每天有上百人到此诊治。因其名气，人们就称这条不起眼小弄为喉科弄。其后代传人朱幼彬享誉最高，曾任中医师公会理事长等职。朱幼彬喉科，是福州过去五大著名中医之一。

文化馆高楼北侧大榕树下，通黄巷的一条羊肠小弄叫照相弄，我来来往往不下百来回，却从未见有照相馆，或许以前曾经有。母亲说没有，照相馆都在黄巷，最有名的是“镜中天”照



照相弄 岫云 / 摄

相馆。她初中时与同学在此照过相，进门就是个大天井，面积不大，总共一进，天井西侧分别是营业厅、暗房和照片陈列室，天井东侧是摄影棚，内设鱼池、假山、石狮、石马、梅花树、黄皮果树和荔枝树等。那时期照相馆连电灯打光都没有，房子开玻璃大天窗，利用天井自然光线照明，靠天吃饭，只白天营业。遇下雨天，照片就显得阴暗；晴天光线强，照片上就阳光灿烂。

有次母亲的初中同学来我们家聚会，其中一人带来她们省福中初三女生合影。遗憾的是，母亲走后，加上搬家，这遗物也遗失了。民国末期，“镜中天”旁边云集“庐山轩”等大小30家照相馆，于是“镜中天”对面的这条无名小弄就被冠名“照相弄”。



立本弄3号福州地委旧址保护牌匾 岫云 / 摄



中共福州市委旧址石碑 岫云 / 摄

我发现在照相弄中间插进一条小弄，一头安民巷，一头黄巷，据说民国十年（1921）前后，日本浪人在该弄开鸦片馆，俗呼日本弄，后里人恶之，更名“立本弄”。

弄口的墙壁上钉着“立本弄”匾牌，多了个醒目介绍：3号院中共福州地委旧址。我毫不犹

豫地钻进了窄窄的门儿，只见四方小院，左侧墙壁上一处浮雕前，有2015年4月立的“中共福州市委旧址”的红字石碑。右侧是一栋两层小楼，一楼展厅有“中共福州地委组织系列表”“中共福州地委简介”等展板，陈列先烈们的照片与历史功绩。二楼有客厅与卧室，墙壁上挂着1927年任中共福州地委书记的徐琛和地委妇女主任余哲贞夫妇一家人的合影。小弄从此焕发红色的光芒。

立本弄、喉科弄、照相弄都通向黄巷，三弄将安民巷、黄巷两个巷子串联在一起。

不过史载的“连江弄”，我找不到。据文化馆高楼北侧杂货铺的老板娘透露，这条小弄，早年是从她家店背面通向喉科弄的，多为连江人居住，建文化馆高楼时拆掉了。

我还看见安民巷一条非常短窄的断头弄，宽不到1米，长约50米，叫麒麟弄，传说古有麒麟降临弄内，3号墙上曾绘有一头麒麟，用来“辟邪”，因得弄名。

安民巷名人辈出。郑瑞麒（约1790—？），祖籍闽县（今福州）人，字仁圃，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进士，官内阁中书，直军机，旋出为江西九江知府，权广饶九南道兼九江阅监督，改庆远知府，多行德政，民誉“郑菩萨”。太平天国军队攻庆远，他坚守数月并乘间破敌，迁升道台；与林则徐交谊甚笃，又是梁章钜的挚友。子郑葆中，号月亭，配林则徐三女。郑葆中女适沈葆楨四子沈瑜庆；孙女郑元昭，适何振岱。三个弟弟：郑瑞麟，字绂廷，以优贡教授延平；郑瑞

凤，字桐村，以举人就教职，著《小有池馆集》；郑瑞图，字球亭，举孝廉方正，不出。闾里有“麒麟风图”之目。

这些藏锦纳秀、多姿多彩的短窄里弄人文景观、风土人情，丰韵了安民巷。

3

安民巷朝南后街的巷口，有巷名石碑坊，重修改造后，立着的梁柱较其他巷口的粗些、厚重些，柱上2008年龙飞凤舞地刻着“驿馆驻车枕戈同卫国，省垣揽辔张榜且安民”对联，源于载入史册的两个典故。

此巷27号（今53号），曾是林则徐次子林聪彝的房产，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福州唯一公开活动的场所，当时门口挂黄底黑字“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的木牌。1938年2月，新四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张云逸、闽东特委范式人、统战部部长王助开始在这里领导和主持抗日活动。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1938年5月应邀在办事处作《唤起民众，不作亡国奴》的讲演。

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主任王助，出生于福州马尾象洋村的一个宦宦书香世家，目光炯炯，生性慷慨，有一种诗人气质，其祖父王允皙是清末“同光体”闽派著名诗人，与何振岱、郑孝胥、沈瑜庆等齐名。

王助等同志利用合法身份，通过读书活动、



新四军办事处石碑 岫云 / 摄

群众性抗日歌咏活动、办报办刊等方式扩大宣传，鼓舞当地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泉州事件”，将已改编的闽中红军游击队包围缴械。王助立即与地方当局交涉，据理力争，使被扣人员三日内释放并要回武器，开赴皖南抗日前线。王助还恢复了福州地区党组织，秘密发展党员。其中有在长乐参加救亡活动的革命青年被王助慧眼所识，于1938年介绍入党，他就是改革开放之初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办事处1939年5月内迁南平。两年后，王助在一次闽北战役中牺牲，时年28岁。1951年9月，新四军办事处被列为福州市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旧址门边立石碑，屋内陈列王助等人革命事迹，现为省文保单位。



如今人流如织的安民巷 岫云 / 摄

据《竹间续话》卷二记载：“安民巷传黄巢乱时，安民于此。”《福州地方志》载：“因唐代农民起义军黄巢入闽时，到此巷即出示安民，故名。”农民起义军占领了闽都福州，为安抚百姓，防止谣言，便张榜“安民”。这条小巷承载了这段历史，时人纪念之，以“安民”为巷名，黄巢的名字也就与“安民”结下不解之缘。

清《闽都别记》写道：闽王王延钧在位时，其侄、王审知长孙“王继图自称为大闽皇帝，袁广智为开国军师，梦余为开国夫人，弟侄皆为列

侯战将，直攻至都”。女神临水夫人陈靖姑率兵打退王继图、袁广智贼兵。“时兵围已解，粮食得进，夫人先请王璘（王延钧）赈济安民”。文章此处，特注解：“合城内安民巷，即当时赈济安民之处所也。”南后街安民巷口墙上神龛原供奉陈靖姑，后改祀观音，由此看，至少在宋代就有“安民”巷名。

北宋初，巷内居住着礼部员外郎兼皇子宫教授、秘阁修撰的刘藻，是出名的孝子。皇上用粮食布匹给予奖励，因《诗经》有“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之句，便将安民巷改名“锡类坊”。

宋代中叶罗源人余深做了宰相，住在巷内，宰相雅称元台，于是又把“锡类坊”改名“元台育德坊”。宋梁克家《三山志卷四》说：“元台育德坊，旧安民巷。刘中奉藻以孝闻，郡上其事，诏赐粟帛以旌之，因号其坊曰锡类。余太宰深登庸，以其旧居，改今名。”

元代，福建行省都事贾訥居住安民巷，其母贞节，便改元台育德坊为“贞节坊”。

明万历年间复名安民巷，传说因为明大将军汤和奉命自海路直取闽中，从南门攻入福州城时，特在安民巷张贴告示以安抚民心。民间有从“不留一人”到“不杀一人”的易字救城的说法。巷名“安民巷”千古不易，尽管曾有不少官员试图将它改名，但最终仍以“安民巷”传名人间。

如今人流如织的安民巷，历经沧桑的一条条老里弄，依然带着浓郁而深沉的人文气息，让人追寻回味着久远的故事。

畚寨巴地，包公与蓝公同祀

吴文胜

巴地，一座保存比较完好的畚族村寨，位于屏南县中南部，东邻清代戍台名将甘国宝的出生地、国家 AAA 级景区小梨洋村，距屏南县城 14 公里，西接甘国宝的祖籍地、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漈下村，全村 150 多户 400 多人，为畚族蓝姓血缘聚居村落、中国特色少数民族村寨、福建省级传统村落、闽东畚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示范点。

龙漈甘溪从村前悠悠而过，畚寨房屋依山面溪而筑，畚民们临水卜居。寨子面对文峰挺立的景山，背枕古树葱茏的来龙山，左拥游龙盘踞

的墘头冈，右倚猛虎下山的溪头冈。关于寨址的选择始于始祖蓝巨富，其为八闽蓝氏禄房廿二世孙，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广为流传。

传说宋末，古田县富达村蓝巨富为躲避火烧山官司，一路潜行到离家百里外的黎厝里黎员外家做工。因手脚勤快，为人朴实，东家就将女儿黎十娘许配给他为妻。一日，黎员外家一只丢失了数个月的大白鹅突然带着一群鹅仔回来，诧异之余，蓝巨富觉得那孵鹅之地必是一块风水宝地。受灵鹅的启示，他在龙漈溪畔的墘头墘找到



畚寨巴地寨门



畚寨巴地一角

了孵鹅之地，即为现今蓝氏宗祠的大厅处，边上有一眼泉，泉水甘冽，遂在此凿泉为井，起厝安家，成为畚寨巴地蓝姓的肇基始祖。

走进畚寨巴地，祖辈遗存的明清古廊桥、文昌阁、蓝氏宗祠、拓主殿、郑二师傅殿、老戏院以及连片的古民居等写满沧桑的古建筑无不透出历史的幽光，“畚家祭祖节”“三月三”“火凤凰”“做福”等古老的畚族歌舞与传统民俗活动，都得到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其中“火凤凰”传统民俗活动，被列入宁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蓝氏宗祠内包公与蓝公同祀的现象，成为畚汉两族人民融合发展的典范，吸引了众多民俗专家学者慕名前来探究。

畚寨巴地的蓝氏宗祠为何出现包公与蓝公同祀的现象？包公因何享受巴地蓝姓代代子孙的香火？巴地蓝姓从何年开始供奉包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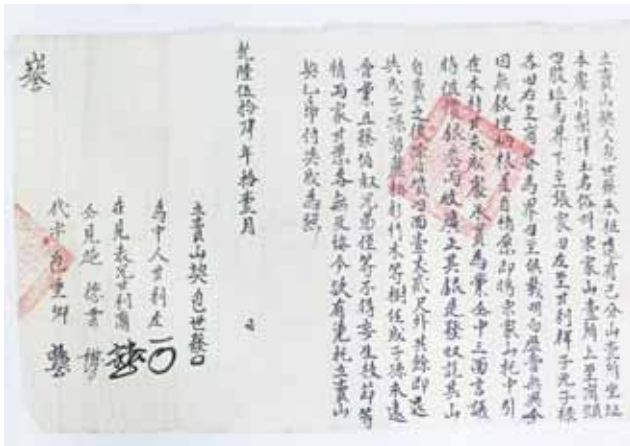
据村中长者介绍，巴地史上为包家人的聚居地，称为包地，与周边小梨洋、梨坪、坂兜等包

姓聚居村合称为包山境。包家人以采矿为生，盛极一时，附近的会溪、后龙溪、洋头寨等村也散居着包姓采矿人家。宋末蓝姓巨富入驻包地附近的墘头墘，受包地族长赏识，结为金兰之交，在小梨洋村扩建伽蓝堂，在包地获赠吉地，起厝安家，蓝姓由此在包地落地生根。出于感恩，蓝姓后裔将包家恩人包公请入宗祠，与肇基始祖蓝公同祀；包家人亦将蓝公蓝巨富请入包家的包公殿与包公同祀。此后，包姓逐渐外迁。坊间仍流传有不少包家人的卖山契约，包地遗留有古建筑包地桥，板兜遗留有包公档、包公墓，小梨洋遗留有伽蓝堂遗址和包姓古墓……

根据这一线索，我与屏南县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县民宗局原局长陈必炎一起查阅了《富达畚村志》（含巴地）、《龙江包氏族谱》、明万历《古田县志》、清乾隆版《屏南县志》等古籍和史料；走访了小梨洋村伽蓝堂、包姓古墓、巴地村蓝氏宗祠、巴地八字廊桥（包地桥）等遗址和



巴地蓝氏宗祠



卖山契

古建筑，确认“巴地”史上即为“包地”。从板兜村包公墓上的碑文来看，“包地”村名和“包山”境名，至少沿用到清光绪丁酉年（1897）。由此，可知晓 700 多年前巴地村包公与蓝公同祀，实现畬汉融合发展的历史。

后晋天福八年（943），入闽始祖包廉明第四世孙包具美，自福州北门迁徙至古田旧城南门五保双塔井肇基，为古田包氏肇基始祖。

北宋年间，第六世祖包尧历从古田双塔井一路循着矿脉，开采迁徙，先“游于会溪”，“旋即迁小梨洋包地开基”。传说包尧历儿子包可轨，精通道术，能驱鬼邪，镇魑魅，俗称包七公，在板兜村包公墩对面的包公岭上得道升天，升天之日，“里人见公乘白巴顿，前拥大纛，与乡人曰：‘天帝以我正直，敕我为本乡土主。’”即为包公墩上包公墓主人包公明王。包可轨儿子包天旨，得父真传，驱鬼镇邪斩狐，俗称念三公，为凤溪包公明王殿的包公。包天旨生三子，长子包琦，次子包瑞，三子包玟。包玟为小梨洋与包地包姓的肇基始祖。包琦在朝廷为官，“寄迹包地村”，于南宋建炎二年（1128）迁往芳溪（凤溪），为凤溪的肇基始祖。明洪武九年（1376），第十四世祖包彦迁居长桥肇基，繁衍成包厝大村，后因万安桥之长而更名长桥村。

包姓从省府迁往县城，再从县城迁居山村，都与宋朝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相关。一是包姓入古田始祖包具美为朝廷命官闽昭信校尉，因向闽王王延政陈“回波词”，王不纳而辞官，从福州



明万历《古田县志》卷五

隐居到古田；二是包姓迁居凤溪始祖包琦，与宋朝左正言邓肃齐名，因“进‘花石纲’诗”而辞官，从古田县城隐居山村凤溪。两次迁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先祖皆展现出一身正气、大义凛然的为官形象。

至宋淳祐年间，位于小梨洋村铁笼冈一带的矿业兴盛，往省城的茶盐古道，被闪闪的银光点缀成人马穿梭的白银古道。小梨洋、包地（巴地）、梨潭（梨坪）、凤溪发展成包姓聚居村落。宋淳祐十年（1250），以包姓第十三世祖包景瞻、包觅珍，乡绅叶子路、周士回为劝首的矿工首领们筹建伽蓝堂，以护佑矿场平安、护佑包山境风调雨顺。其中，包景瞻为“出断金之言，输拔山之力”的劝首之首，接过祖辈的桃木剑，传承了高深的道术，是包山境包氏人家的“讲话人”，被尊为“活神仙”，为包觅珍兄长。宋宝祐



巴地水尾



伽蓝堂碑

元年（1253），伽蓝堂落成，树碑立传。宋宝祐六年（1258），包姓第十三世祖包文务（景瞻堂兄）与侄儿包元刚为会首，建造的凤溪石拱桥落成。几乎与此同时，包地桥落成，为一座可挡风雨的八字撑廊桥，明万历《古田县志》记载：“包地桥，正德十一年典史钟奎重建。”

包山境的时光静静地流逝了20年。宋末年（1278），古田富达蓝姓二十二世孙巨富，为木匠，因惹上火烧山官司，往“地瘠民贫，偏僻险恶”的北路潜行，落脚在包地（巴地）边上的墘头墘黎员外家做工，因技艺高超，为人淳朴，深受员外赏识，娶员外爱女黎十娘为妻。时逢伽蓝堂扩建，蓝巨富为主绳，与劝首包景瞻结为金兰之交。蓝巨富受一只灵鹅启示，在包地（巴地）寻得一块造宅吉地，奈何包家人不愿让售。经包

景瞻协调，包家人将吉地赠送给蓝巨富造宅。蓝巨富从此在包地（巴地）起厝立业，繁衍子孙后代，成为包地蓝姓肇基始祖。他建起的大厝成为蓝姓祖厝，明朝年间改建为蓝氏宗祠。蓝姓在包地发展迅速，包姓陆续外迁，“包地”村名由屏南方言谐音演化成了“巴地”。

“活神仙”包景瞻百年之后，蓝姓人家尊他为伯始祖，并用谐音的方式将村子对面来龙山取名为景山，以纪念恩公。蓝氏宗祠落成后，包景瞻的神位被请入祠，与蓝氏始祖蓝巨富同祀，瞻长为兄端坐上位。至今，包家人仍然说巴地蓝氏宗祠有他们的份，蓝家人对此毫无疑义。

历史长河跌宕起伏，包公与蓝公同祀的一炷香一点700多年。这一炷香还将继续燃烧下去，成为华夏大地上畬汉大融合、大发展的典范。

澜水岸边听壤歌

刘长锋

在福厦国道青口路段，一条逶迤的村道向西北穿越，缓缓深入闽侯县青口濞江三十六湾之一的镜上湾。蓦然，野鸭惊起，一弯三面环江的水乡跃然展现眼底。“渡名童子早先扬，彭蠡涛声入耳详。欲下诡岩寻九女，还依新宇辨三房。星罗港汊多鱼米，林立楼台遍贾商。盛誉唏嘘成旧梦，一川衰草水茫茫。”这首古诗，正是这个镜上水乡的写照。江岸新房鳞次栉比，村外渡口涛声

依旧，河汊滩涂衰草依稀。村外沿的镜上湾扇形向外敞开，又像只“水鸡”面江昂头张望。

镜上村古时属闽县“内七里”还珠里，因地处沪屿古镇六墩七境的“镜东境”而得村名。古时这是个四面临江的孤洲，“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水草丰美，野鸟翔集，显得幽静闲致，充满诗情画意。

记得有人说过：哪里有水，哪里就有生命，



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水。镜上村是七里典型的水乡，濑水是名副其实的母亲河，既滋养了村庄，也把人们与外界隔绝。那时，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河浦没有接壤，也没有桥，渡仔（小渡船）摆渡成了他们出岛唯一的选择，渡口是与外面世界联系的交通枢纽。每天鸡鸣蛙叫时刻，开始了江边几艘小渡仔的来回穿梭，不知摆了多少渡，将村里出行者送到各处，渡口、渡仔与村民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孤洲早已不孤了，承载着一代人满满的回忆的河浦，在现代挖土机轰鸣声中成为平地，沉埋在历史长河

之中，镜上村融入了福厦路陆地的怀抱。村中主要有陈林两姓聚居，近十几年来，民间悄然掀起寻根敬祖热潮，重修新盖四座祠堂，各具特色。当然，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陈氏宗祠，这不仅因为陈氏是闽中名门望族螺洲陈氏的一支衍脉，还在于这个家族一段段寻根敬祖的传奇故事。在祠堂理事会陈全诚老会长引导下，我把这个家族、这座祠堂的来龙去脉问了个遍。

这座位于青口镇镜上村东头的“镜江陈氏宗祠”，宽阔古朴而不失华丽，是镜上陈氏族人百年追梦的精神家园。

明清时代，镜上村属闽县内七里还珠里，是个四面环水的岛洲。洲上世居一支陈氏族人，其宗祖陈世美在明代从螺洲等地辗转镜上洲，今繁衍十几代，人丁近2000人；有的外迁省内，有的旅居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阿根廷、日本、新加坡等国家。

“虞舜受禅妣满立姓仲弓封侯润祖启闽福房定支系，凤岗开域玉溪树基德聪继业昌祥分序世美辟镜江。”祠联概述了这支氏族源流迁徙的过往。

而他们祖上是怎么来到镜上的？时光倒回明洪武年间，其先祖从长乐玉溪迁徙福州仓山螺江，明末因家族人口骤增，开始向外谋生，一支族人迁往宁德，一支族人由陈世美带领迁往闽县外七里还珠里镜上。

历史在发展，氏族在延续，族谱、宗祠作为农耕文化一个宗族的承载物，是一种历史见证，



镜江陈氏祠堂

也是一个宗族的文化遗产。清康熙年间，陈氏族人开始了近百年的“寻根”之路。他们寻遍福州各地陈氏家族，不断地查阅族谱相关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清乾隆五十年（1785），他们从位于乌龙江下游的螺江北畔螺洲店前村陈氏家族寻到了根，接上了祖。

“颍川延脉派帝师故里家声远，冠带连同分镜渚新乡世泽长。”这祠联道出镜江陈氏世家与帝师之乡螺洲陈氏之间的历史渊源，两地宗亲接上根脉后，来往不断，每年春秋两次祭祖，镜江陈氏都是去螺洲陈氏宗祠祭拜先祖。由于两地相隔较远，毕竟不方便，久而久之，建一座属于自己的祠堂，成为族人心中一个强烈的愿望。在族贤倡导组织下，这个愿望终于付诸实施了。他们从2005年起，开始筹建祠堂。全族上下听说要建

梦寐以求的宗祠，纷纷慷慨解囊，外嫁亲属和社会贤达也不甘落后，献谋献策、同心协力助力建祠。2007年，一座金碧辉煌的祠堂矗立在村中河岸畔，八方贺匾纷至沓来，祠内金光满堂。

宗祠坐北朝南，占地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3000平方米，气势恢宏，美轮美奂。建成后又陆续建造食堂、文化大楼等，使之设施齐全，更加完美。

步入“镜江陈氏宗祠”，这座规模宏大的宗祠建筑，令人叹为观止。虽然它没有螺江陈氏宗祠那样历经沧桑，但古朴典雅，可算是宗祠现代建造的一个范本。宗祠严格按照旧规制式布局，从大门到正厅，从房梁到雕刻，无不精湛巧妙。

祠堂分为三进，一进为宗祠前楼，二进是正厅大戏台，三进为祭祀大厅，各进屋顶墙面风格



镜江陈氏祠堂后堂祭祀大厅

各具特色。一进前楼为平顶礼堂式，共三层，高11.5米，宽18.3米，四根圆柱挺拔并列，正门上方题刻“镜江陈氏宗祠”六个大字。二进楼顶前后为国公帽风墙檐，里面是宽敞的大戏台，设计简约大方，绰绰有余，容量超过千人。正中墙上“舜裔堂”匾额，彰显天下陈氏源流出处，道出镜上陈氏根源所在。匾额上边两条生动传神的龙，双眼凝视着一颗夜明珠，显得和谐生动；匾额两边凤凰各衔着鲜艳的牡丹花，富贵吉祥。大戏台墙边沿都有各种图案，刻画得十分生动，惟妙惟肖。三进是后堂，这是陈氏族人祭祖尽孝的精神殿堂。后堂墙屋檐东西边呈徽派波浪形，中间有一个天井，可以供祠堂通风透气和采光，两侧有通向正厅的走廊，墙上有二十四孝图案和富有诗意的壁画。厅堂中四根方柱和三边堂柱题有祠联十多副，辉光相映，庄重而温馨，尽显文化底蕴；各种匾牌悬挂四壁，诸如“三部尚书”“帝师”“一代宗师”“两院双院士”等，既表明镜上陈氏与螺江陈氏一脉相承，又激励子孙后代要以“盛世传风修身齐家莫如孝悌，宗德元气光前裕后还是诗书”堂联为族训，努力进取，再创辉煌。中间摆着的大供桌，雕满各种图案，雕刻精致，祥云缭绕，寓意“枝繁叶茂”“开枝散叶”；供桌上安放陈氏先祖的神主牌位，庄严肃穆。

“世重耕读勤俭为本崇尚礼乐教化有望代代添锦绣，德荫子孙诚信是基弘扬先祖家风方能辈倍增光辉。”这对藏头联与厅正中高悬的“世德堂”牌匾相辉映。以“世德”两字作为堂号，既

是族人追求的道德境界，又是家族世代要传承的耕读家风。

镜上村民陈、林两姓居多，陈氏出自螺江陈，林氏出自淘江林，两姓均是名望家族。他们祖上来自中原，灿烂的中华文化在闽中散发光芒，古老的耕读传统方式在这块土地上得以秉承。无论是古还是今，“耕读”两字都是镜上村民的“传家宝”。



“三部尚书”匾额



“一代宗师”匾额



“世德堂”匾额

镜上村民历来崇学重读，文风斐然。村民秉承儒学古训，懂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事原则和做人道理。如陈氏家族延续“耕读传家”传统，几户殷实人家也办了私塾，设在大王宫，聘请老学究，以古时“束脩”传统方式，给私塾先生报酬，让子弟勤于劳作，乐于读书，成为国家社会有用之才。村小校小，出来的人才不“小”，考录闽一中、闽二中的镜上学子比比皆是，令人羡慕不已。

据村老回忆，镜上村1952年只办一至四年级的初小校，1970年才办了完小。当年来了个叫吴炳谦的校长，出自福州新店书香门第，满腹经纶，是位饱学真才的古式先生。由于是富家子弟，在讲“成份”的年代，为躲避政治风波，远出家门，到边远的水乡传道授学。他重视儒家启蒙教育，让学子既学传统文化，又精通经济理财，特别是学算盘，这在农耕时代十分实用。吴校长也是一流的“算盘指”，教出来的学生，个个算盘打得“响当当”。当年能打好算盘的，比现今的“电脑手机通”还牛，有的人家讲亲相亲还把“算盘指”当作一个条件。因此，会“算盘指”勤传授的教师深受村民爱戴，何况还教了一大批后来成为“大人物”的学生。村老们讲起吴校长，至今还交口称赞。镜上村民崇儒重教的“耕读”家风世代相传。他们坚信“穷则思变”，除了勤劳致富外，还有就是勤读重教。

镜上陈氏良好的耕读家风，也铸就了镜上陈



中共福建省委城工部镜上支部纪念牌

氏族人红色血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镜上村还是地下党活动的红色热土。村里贫苦农民受进步思想影响，纷纷走上革命道路。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镜上村又地处穷乡僻壤，地下党组织决定在镜上村设立党支部，族人陈文根为书记，陈文隆为组织委员，还发展了十几位热血青年入党，其中大多数是陈氏族人。他们在省委城工部的领导下，与仓山螺洲店前村地下党的宗亲遥相呼应，开展抗租减息，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解放福州做出了贡献，因此镜上村也成了革命基点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镜上陈氏家族人丁兴旺，人才辈出。数十年间，陈氏族人传承良好的世德家风，努力进取，涌现出一批优秀人才。他们有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有的研究学术，硕果累累；有的实业有成，反哺乡梓。如今镜上陈氏家族兴旺发达，福气绵长，实受益于先祖之世德，山水之灵气，耕读之家风。

省庐轶事

林雁怡

从对湖路转入马厂街，靠左手第一扇大门就是省庐。那是马厂街唯一全木结构的民居，经沧桑岁月，1994年拆迁后仅留存的大门门洞现已用砖头封闭。

我1949年出生，自幼生活在母亲身边，直至1969年离家步入社会。但在省庐生活的记忆一直难以磨灭……

抽纱刺绣

以父亲每月数十元的工资维持一家三代十多口人生计，又要顾及下一代读书，生活实为艰辛。母亲没有怨言，在一些势利人的冷眼下，忍辱负重，除了操持家务，支撑起相夫教子、侍奉年迈多病婆婆的重担，还承接了女红活计，赚取微薄工钱补贴家用。

最早是在机织的成品毛衣上绣胸花。先是将胸花纸样用线固定在毛衣胸前，为使胸花有立体感，得先用粗线在花瓣底部垫底，再用彩色线绣上。记得马厂街有几户家庭妇女一起接活计。绣花工序完成后，得用手工把纸样撕掉。那时我约9岁，在读小学三年级。母亲做示范撕纸样，



对湖路转入马厂街的路口

虽简单，但也是细致活，样纸撕毕，毛衣上不能留下痕迹。多做几次后，我便找到诀窍，成品交出后，派工方很满意。后来爱庐的李姨也叫我帮忙，为此她还奖励1块银圆，留作纪念至今。

抽纱刺绣是在成品被单、枕套上绣花，这是福州传统的工艺，也是当时出口的产品。母亲与邻里几位家庭妇女也接了此活。因为得按时交产品，所以赶工是经常的事。抽纱是在棉布上按厂家要求将棉纱抽出，然后再用针线绣“对丝”“金钱孔”等式样。在母亲的指导下，我开始帮忙刺绣。刺绣大多在晚饭后在饭桌边完成，为了赶工常熬夜到十一二点。母亲为晚归的父亲准备夜宵后才能休息，这是常事。第二天母亲还得起大早

煮早饭。周末没上学，白天也得在楼上“栏槽”采光较好处用一张鼓椅再加一张小板凳当作工作台。工期紧时，为了将产品及时交出，经常漏夜挑灯赶工。那时还经常停电，只能点煤油灯。记得在我初中毕业临中考前夜，因第二天要交产品，我与母亲连夜赶工，我对母亲说，明早要中考了，母亲无奈地说：有什么办法呢，明早一定要交付。我知道如果我不帮助，所有活计会全压在母亲身上，即使通宵也很难完成。好在中考发挥正常，我顺利考上省重点中学。

抽纱刺绣使我养成了能专心致志坐得住的习惯，对我的学业帮助很大。大学时我学的是工科，制图是基础课程，工程设计后必须绘成图纸。绘图很讲究细节，抽纱刺绣的经历给我带来了优势。我记得交第一张工程图时，老师说：你以前一定绘过图。我只能实事求是地予以否认，之所以能够做到图面整洁、布局合理、清晰无多余线条，应归功于刺绣养成的良好习惯。1980年我参加全国统编教科书编写，由林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所有的插图全部由我绘制而成，南京林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几位部属院校参编老师都赞不绝口，对我刮目相看。

捏 煤 球

50多年前城市居民生活燃料是从烧木柴开始的，当时家里柴火都得到对湖路后面、戏台前燃料店去购买挑回家，然后用柴刀破成细条，垒

成柴塔风干。每次去买柴火，母亲都带上我帮助挑回家。那时我才9岁，母亲为了柴米油盐三餐饭，确是愁煞心思。

无论是用柴火或煤做燃料，生火都得有技巧，木材一定得风干，否则引火后只冒烟，熏得双目流泪。平时都得备好纸张、刨花、细木片等生火材料。改烧煤球时生火比烧木柴更难，先将易燃耐烧的木炭引燃，再将煤球点燃。偶尔附近算盘厂卖加工切下的木棍头，母亲都会带上我到下脚料堆中捡拾“柴头膏”，那是绝好的搭配燃料。做早午饭正是需要旺火时，添上小硬木块可救急。最费力的还是将煤粉捏成球状。将燃料站供应的煤粉捏成团状，必须将黄泥土与煤粉按比例混合加水搅拌均匀。在城市找黄泥土不是件容易事，好在省庐靠近桃花山（现在已被围墙圈入师大附中校园）。我挑着土箕，带把锄头，上山挖黄泥土挑回。煤球捏成后，摆放在木板上，晒、风干后才能烧。每次捏煤球两手全黑，中途不能做其他事，煤粉渗到皮肤细纹中、指甲中，就是用肥皂也很难清洗干净。后来想了个好方法，每次洗手都用洗衣棕刷仔细将指甲缝、皮肤褶皱中的细小煤粉反复刷洗，才将大部分煤粉洗去。后来改烧蜂窝煤，才从挖黄泥土、捏煤球中解放出来。

后来，“上山下乡”插队时，要种菜，要上山砍柴——挑回、劈细、风干，一切都得靠自己劳动获得，捏煤球的经历培养了我离家后能较快适应独立生活的能力。

瓜 菜 代

“早上上了四节课，精神不足肚子饿。”对没经过饥荒困难的人来说很难理解“分罐定量”“瓜菜代”。三年困难时期，福州市成人市民每月粮食定量24斤，油4两。大米得用粮证从粮站购回，粮站在郑家楼，后迁程埔头，兄弟姐妹都在外求学，二姐因营养不良曾患肝炎，买米的事，基本落在我头上，时间一般在课后、周六下午或周天，而这个时间段也正是粮站最挤的时候，每次都得排队等候。那时能在粮站、食杂店工作那是一等一的岗位。大米供应不足，搭配地瓜、地瓜丝，是常有之事。地瓜丝还是带皮的，储存已久，买来时还经常发现霉变，只能反复用井水冲洗后蒸熟了吃。母亲自己多吃地瓜米，将大米给父亲、孩子们食用。有时将地瓜丝晒干磨成粉后，加少许面粉做成饼，用包菜做馅蒸熟食用。饿肚子是常事，上第三课时肚子就咕咕叫。

民以食为天，为了能找到吃的，真是想尽法子。中国最传统的方式是“土里刨食”。好在省庐与忠庐间有一片果园，原先用木栅栏隔离，战备时拆了木栅栏，在果园中挖了防空壕。后来就以防空壕为界，南边归忠庐居民使用，北边由省庐居民挖畦种菜。也就从那时开始我跟母亲种上了菜，牛皮菜、花菜、包菜、葵菜、菊花菜、丝瓜、南瓜、玉米等。收集粪尿做肥料，最辛苦的是每天都得浇水，好在省庐有一口水井，从未干



忠庐

涸。我每天傍晚放学，就挑着水桶汲水，将菜地全部浇一遍。为改善伙食增加点荤菜，母亲还养了几只鸡生蛋，捡菜叶，到池塘、上三路边水沟捞浮萍、蝌蚪，到鼓岭山脚鳝溪买花生壳粉碎的糠粉，就落在我身上，偶尔餐桌上多一盘鸡蛋炒西红柿，那是十分高兴的事。

大姐、老二从军后，每月定量是45斤，都尽量节约资助家里渡难关。大姐节余的饭票兑成大米，积攒一定数量，由我骑自行车到西门校部将大米驮回。老二探亲回来，可领全国粮票，由我到仓山区粮食总站（在观音井）去购回家，30斤的全国粮票还可另外供应半斤食油，那是多高兴的事啊！再远再累也愿意！

水 井

以前，在福州城里沿江居民用水都是从闽江或支流中汲水。马厂街不靠江，这里居民的生活用水都是汲自井水。省庐的水井由于拆迁随着百年木屋一同消逝。然而，养育惠及数十年居民

的水井在记忆中难以磨灭。马厂街的园、庐每一围墙内均有一口水井。或许是久居的原因，我对省庐的水井特别有感情。在我的记忆中它从未干涸，在洪水季节，当其他水井出现浑浊不能饮用时，它依然清澈甘甜，吸引着邻居挑着水桶到省庐汲水。因为是露天井，政府为了保障用水安全，通过居委会发放消毒剂，每天夜间定时向井里投放。母亲是热心公益的虔诚基督教徒，自愿承担起此项公益事业，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任劳任怨。

我们从小洗脸用水，都是到井台汲水。汲水的桶呈橄榄状，触水自动倾倒，再收系吊桶的绳子提到井台。炎热的夏天用井水冲凉，洗消暑气，十分惬意。冬天洗衣用井水，从不担心冻手。母亲承担全家十多口人的洗衣，全家每周至少洗澡一次，换洗的衣服，全由母亲洗涤。大木盆是家里的必备，洗衣多在井台完成，用肥皂浸泡，棕刷刷洗衣领、袖口，每次漂洗都得用尽全力挤污水，尤其洗被单等大件衣物，其辛劳可想而知。那时，全省庐七八户居民没有一辆自行车，唯一的电器是邻居刘老先生家一台华生电扇，更没有洗衣机、冰箱。夏天偶尔家里买个西瓜解馋，先将西瓜放在篮子里，吊放井里浸泡降温，也算是尝到冰镇西瓜。每户厨房都备有大水缸，家里的水缸基本上都是由我挑水添满。家里最大的用水量是每天都得将菜地浇一遍。感谢井水，为我们节省了一大笔水费，否则用自来水浇地，其开支将远超买菜费用。

感谢张天朝舅舅，他见到我家厨房用大水缸，体谅母亲的辛劳，主动联系了隔墙的算盘厂，从工厂接通自来水。至此，我们家用上了自来水，并逐步添置了单缸洗衣机、甩干机，从洗衣劳动中解放出来。随后，隔壁邻居也都从我们家水管分接出。省庐水井自从挖了防空洞后，水位降低，好在接通了自来水，保障了生活的全部消耗。

小 提 琴 梦

儿时在省庐见到隔壁沈先生拉小提琴，同代人中赵家小姐姐也拉小提琴，那时自己多想有机会学习。机会是有，但都因家庭经济窘迫无奈地失之交臂。

我初中的俄语老师是一位慈祥善良疼爱学生的女教师。我学习很用功，久捧的俄语书都磨成圆角至最后散页。老师都会特别关爱勤奋的学生。她家住在师大附中校门对面，原基督教书局内。她家院子内种有一棵桑树，桑葚熟了，显出黑紫色，实在诱人。我找借口，对王老师说，到你家采桑叶好吗？王老师满口答应。王老师见我和几位同学上树采桑叶，又怕我们出意外，就在树下盯着。我们手上采的是桑叶，心里、嘴里还是惦记着桑葚果，忍不住采了几颗往嘴里送。好在王老师的女儿说了：妈，叫同学采桑葚果吧。得到王老师首肯后，我们总算是可以放开手脚采果了。经过王老师家客厅时，她的先生正拉着小



马厂街

提琴。悠扬的琴声实在悦耳，我忍不住停住脚步欣赏，这时冒出一个念头：到王老师家学小提琴。她的先生是师大艺术系著名的小提琴教授，从国外留学归来。一天课后我忍不住向王老师提出到她家学小提琴，真没想到王老师笑着满口答应。我真高兴，趁周末没课时到台江百货乐器柜去看小提琴，最便宜的也得20多元。回家后我试探着向母亲提出学小提琴一事，迫于家里经济窘迫，母亲回答说，没办法！拿不出钱。那时工人每月也就二三十元工资，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或许母亲考虑到学小提琴还得另交学费，殊不知善良的王老师、徐先生从未向学生收过学费，有时还会为学生备点心。我知道母亲是无奈的，她何曾不想让自家孩子多学些技能？真没想到王老师不是随口答应，有天课后王老师叫住我问：你什么时候来学琴啊？我已经与徐老师说好了。我不好说买不起琴，只能默默无言以对，王老师似乎明白了，也不再追问。以后我悄悄地攒了几元钱，上台江百货买了个国光牌口琴，也算圆了我的音乐梦。

当我为人父时，儿女均在学校兴趣班学音乐，儿子林晨选了笛子。他认为竹笛便宜且携带方便。在老师的悉心指导及他的努力下，他掌握了基本的吹奏技巧，真没想到居然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运。他在南平一中寄宿时，因吹奏了一首《梁祝》，被音乐老师赏识。不久，南平市少年宫举办器乐比赛，通场全是西洋乐器，林晨最后出场，一曲《扬鞭催马运粮忙》笛子独奏起到了压轴效果。赛后有人向王校长报告，这个参赛选手是寄读生，还没有南平一中学籍，王校长立马表态，马上转学籍。机遇接踵而来，校车司机王师傅告诉我，学校收发室的吴老师原是部队文工团笛子独奏演员，在特殊年代离开部队，从此他不再吹笛子了。得知此消息后，我带林晨上门求教。提起往事，吴老师颇为伤感。林晨吹奏后唤起他的音乐天性，他愿意收徒，不收学费，每周一课。吴老师又重新买了笛子，重拾多年的吹奏技巧，单吐、双吐、碎吐、循环换气……在吴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林晨得到强化训练，能独奏《牧民新歌》《帕米尔的春天》等高难曲子。上大学后，林晨因临床医学的课程压得再无更多时间练习，只能把带到学校的笛子藏在箱底，直至毕业离校时，才为舍友吹奏了一首告别曲。

回首人生往事，从上山下乡插队、到伐木场从事重体力劳动、上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户籍迁回上渡派出所（1969年上山下乡时从上渡所迁出）落叶归根，数十年的艰辛努力，似乎冥冥中均已注定。

一个家族与一幢楼的重生

林轶南

2017年9月，受福州市政府、鼓岭管委会的邀请，7个外国人家庭（共19人）来访福州，参加“寻梦追忆鼓岭行”活动。在这场活动中，我认识了来自美国缅因州的凯丽·康迪特（Karyl Condit）一家。凯丽是位很慈祥的老太太，毕业于芝加哥大学，退休前是护士；一同前来的还有她的弟弟 Kent Allyn 和女儿 Andrea Condit。

凯丽的外公名叫 James Bruce Eyestone，有个非常“信达雅”的中文译名：葛树棠。他曾经在闽清生活、工作20多年，长期担任闽清天儒高小和天儒中学（今天的闽清一中）校长。在夏季，他们全家都会到鼓岭避暑。凯丽一家此行就是想寻访他在中国的人生轨迹。

扎根闽清

凯丽向我简单介绍了葛树棠牧师的生平。他是美国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差遣到福州的教育传教士，毕业于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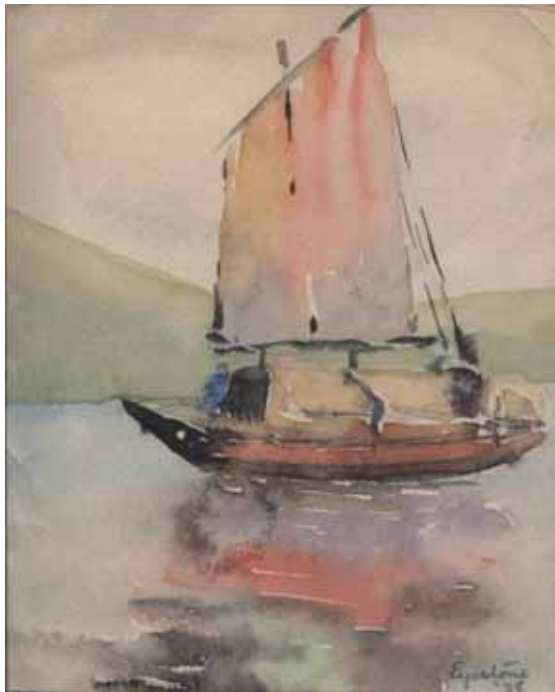
士顿大学。1904年8月，他与来自西拉丘兹的伊丽莎白·赖特（Elizabeth Wright）小姐成婚，随后于1905年启程来华，10月25日到达上海。1906年开始，他在福州的英华书院（今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授英语，同时也在协和道学院工作。不幸的是，他的新婚妻子赖特小姐只在福州生活了一年，就意外去世。

也许是怕触景生情，葛树棠在1908年转赴闽清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伊莎贝拉（Isabelle D. Longstreet）：她十年前就来到闽清，负责女子学校的工作。他们很快坠入爱河，并在1910年结婚。1912年5月，他们的女儿 Josephine 在福州出生。从此，这个家族在闽清扎下了根。

在葛树棠夫妇的相册里，留下了许多福州和闽清的风景。既有闽江上的龙舟竞渡、渔民召唤鸬鹚捕鱼的场景，也有田间的人力水车、磨坊里舂米的百姓，更有闽清人熟悉的鼠船——那是当时在闽江上游占据统治地位的交通工具。葛师母



葛树棠夫妇和他们的女儿Josephine Eyestone，约摄于1918年。Josephine就是凯丽的母亲



1938年，葛师母绘制的闽江上木帆船的水彩画

甚至还绘制了一批水彩画，在她笔下，那些百年前的生活，都变得生动了起来。

清光绪二十年（1894），闽清美以美会的蒋德良牧师在六都湖头创办“培元斋”（后改称“培元小学堂”），这是闽清第一所新式小学。1903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将小学划分为两等（初等、高等），学校因此改名为“培元两等小学”。民国后又更名为“闽清私立天儒高等小学堂”。所谓“天儒”，正象征着东西文化的交汇与融合。

1913年，葛树棠接任“天儒高小”校长。他“殚精擘划，惨淡经营，数年之间，筹募资金达十余万元”。他认为六都不是闽清的行政中心，

“为谋长远发展计，决定把天儒高小迁址县城”。学校在县城西关外购地建设校园，共建成西式校舍三座，另配建校长屋、礼堂、宿舍等建筑，规模宏大，吸引了许多邻近县城的学生。时任闽清县县长的林镜书如此描写天儒：“西关之外，地势高平，梅溪经其左，群山峙其右，果树杂木环绕，光线风气好。”

天儒学校的主体建筑“天儒楼”于1919年竣工。这是一幢典型的“教会中国式”建筑：青砖砌筑的西式洋楼盖着中式的大屋顶，内部做工极为考究，木料大部分为美国进口之红松，石料采用闽江口的海石，圆筒瓦片则为福州瓦厂所特制。在葛树棠夫妇的相册里，我们不止一次见到

这幢闽清地标：近景、远景、观览梅溪……应有尽有。显然，他们颇以学校为豪。房子和学生都是他们倾注心血的对象。

1925年，国民政府颁布私立学校立案规程，要求教会学校需用中国人担任校长。葛树棠校长因而于翌年辞职返美，由校友陈文星接任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儒初中、文泉初中和毓真女中合并为闽清一中，仍以天儒校址为新校园。在90年的时光里，“天儒楼”既当过教学楼、图书馆、宿舍，也曾是化学实验室、生物标本室以及医务室，每年的毕业生合影更都以它为背景，师生们的来来往往，它是沉默而忠实的见证者。

遗憾的是，随着闽清一中迁址，天儒楼最终被夷为平地，仅余一些木料、青砖，沉睡在新校区体育场侧一座不起眼的雨棚之下。

寻根之旅

凯丽一家的寻根之旅从鼓岭开始。鼓岭的葛树棠别墅位于梁厝，建于1910年前后，是一幢单层石木结构、有宽敞外廊的建筑。葛树棠夫妇很喜欢这幢别墅的周边环境，在他们的相册里，特别注明了周边的植物：Cryptomeria trees（柳杉）。

通过鼓岭教堂的黄时敬牧师引路，我们很轻松就找到了葛树棠夫妇在鼓岭的别墅旧址，遗憾的是，别墅已在早年改建为“宜静山庄”，别墅东



闽清天儒学校的主体建筑“天儒楼”旧影，约摄于1920年

南边的石头小径和山坡也因鼓山公路的修建而被截断，不复旧貌。不过，我们还是寻到了当年的蛛丝马迹：老照片上别墅西侧的两棵柳杉尚在原处！这两棵树当年不过一层楼高，如今已亭亭如盖。凯丽和弟弟非常高兴，于是我们手拉着手，一人倚着一棵柳杉，留下合影。

9月23日，结束了鼓岭的行程，我们踏上前往闽清的寻根之旅。葛树棠夫妇在闽清生活了20年，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凯丽和Andrea告诉我，他们此行主要希望寻访两处：一是外祖父当年担任校长的天儒中学（即今闽清一中）；二是一座乡间教堂，当年为了纪念外祖父而得名为Eyestone • Memorial Church。

天儒中学的旧址在闽清县城的解放大街，如今已改建为楼盘。2009年，闽清一中整体搬迁到溪口大街的新校区，面积扩大了一倍有余。所谓“溪口”，即梅溪汇入闽江之处；曾经的天儒北望梅溪，今日一中则直面闽江。车到学校，校领导和老师们早已在等待，见到凯丽一家，显得颇为



鼓岭葛树棠别墅旧貌



2017年9月18日，葛树棠（J. B. Eyestone）家族后代重访鼓岭，在葛树棠别墅原址留影。左起：Kent Allyn、Karyl Condit、黄时敬、林轶南

熟悉。聊了两句才知道，原来凯丽和女儿 Andrea 曾经在 2014 年来过一中，并向学校捐赠了一批档案资料。

再访校史馆，凯丽仍然很兴奋。当看到校史墙上清楚写着的“葛树棠校长”字样，她频频让弟弟按动快门、留下记录。参观完校史馆，老师们领着我们去看天儒楼的最后遗存。现场颇令人唏嘘，那幢“中西结合的宫殿式教学楼”、梅城曾经的地标，如今只剩几堵砖垛和些许木料，这还是学校从拆迁工地请人搜集所得。老师们告诉我们，这些材料堆放在此近十年，不少木料都已腐烂。凯丽一家有点失落，Andrea 拿着相机、走到近处端详，很久都不愿离开。

参观之后是座谈。老师们告诉凯丽，学校一直都视天儒楼为精神象征；天儒楼被拆除以来，校友们要求异地重建的呼声不绝于耳，学校专门成立了重建工作小组，多次召开会议。县里也很支持重建工作，只是由于选址未定、资金亦尚未到位，项目迟迟不能落实。听说天儒楼有望重建，凯丽十分激动，不仅承诺将手上所有的资料都提供给学校，还希望也能像外祖父当年一样，为重建工作筹资捐款。

结束了对天儒楼的寻访，在池园镇用过午餐，我们继续寻找“Eyestone Memorial Church”。没承想，这幢名不见经传的乡间教堂难倒了帮我们做向导的闽清县基督教协会会长林铿典，他翻来覆去看了半天老照片，也想不出这幢建筑在哪儿。我们只能按照地方志里的记载和

凯丽家里整理的年谱，一点一点追寻葛树棠当年的足迹。

开了几十公里路，我们先到了上莲乡的溪坪村。溪坪背山面水，是个很漂亮的小村。我们去时正值秋收，田里一片金黄，劳作的村民用着古老的脱谷机，就如百年前的人们一样。凯丽一家很感兴趣，拍摄了不少照片。根据《七十年来之闽清美以美会》的记载，葛树棠曾在溪坪捐助400元，与村民在此兴工起建一幢“崇真堂”，于1912年冬天竣工落成。崇真堂至今尚在，曾作为学校的副楼也保存完整，只是经过对比，它与老照片里的“Eyestone Memorial Church”相差甚远，显然不是同一幢建筑。林会长和当地村民讨论一番，猜测老照片也许摄于塔庄镇的龙池村，于是我们只好继续上路，赶往龙池。

龙池旧时属于五都，与溪坪隔着大山，相距近30公里。方志记载，当地村民在寿宁镇听葛树棠传道，回乡筹议，于1920年左右建成“宣道堂”。好不容易到了现场，宣道堂已经改建，尚余一半旧厝，乍看之下确实有几分相像；但仔细对比门窗和图纸，却又和照片大相径庭。这时候已是下午4点多，眼看天色渐晚，老照片的地点尚未可知，我一边和林会长讨论，一边将照片发到老建筑群，请群友们帮忙。正着急间，耳边却传来一阵乐声，回头一看，竟然是龙池的村民弹着钢琴，凯丽他们正一同唱和！心弦触动间，群上来了回复：有群友认出了照片上的地点，原来是位于白中镇的保惠堂。

从龙池到白中又是20多公里，我们的行程绕了个大圈。赶到保惠堂旧址时已近5点。保惠堂负责人匆匆赶来，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上的老房子。他打开书，其中一张1937年的大合影，正是在保惠堂前拍摄的。原来，这幢房子是利用汝瑞寨的夯土大宅改建，1922年始建，由乡民募资，葛树棠拨款补助，经过数年方才建成。建成不久，葛树棠就离梅返美，乡民为表纪念，以他的名字为堂名。1987年因教堂年久失修，白中乡政府征得县三自爱国委员会同意，由乡政府新建一幢钢筋混凝土堂屋供教会使用，旧堂址改建成白中乡政府办公楼。

我们在保惠堂原址前合影。我拿着这幢大寨的原始蓝图；凯丽拿着乡民带来的那张1937年的照片；Kent举着他专门打印的“葛树棠”汉字；保惠堂的负责人拿着凯丽赠给他的当年的照片；Andrea则举着葛树棠一家三口的照片。时光交错间，一天的奔波劳累烟消云散。

回 望 百 年

2019年3月，我收到福州市建筑设计院黄晓忠总建筑师的信息，告知闽清县委、县政府已将天儒楼的复建列入当年的“为民办实事”项目，希望在天儒楼建成百年之际，实现这幢建筑在闽清一中新校区的重生。黄总建筑师也是闽清一中校友，在一中读书六年，由他来承担天儒楼的复设计工作，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2017年9月，我们和Karyl一家在白中保惠堂旧址合影，这里现在是白中乡政府所在地。左起：林铿典（闽清县基督教协会会长）、林轶南、Karyl Condit、Kent Fernald Allyn、保惠堂负责人、Andrea Kathryn Condit、林宜斌（司机）

我给凯丽写信，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同时也将凯丽留给我的资料和凯丽的联系方式给了黄总建筑师。凯丽很快回了信，她没想到真的能够见证这幢楼的重生。只可惜她并没有天儒楼的原始蓝图，而征迁时市规划院对天儒楼进行测绘的图纸又不翼而飞，黄总建筑师只能带着团队测照片、数砖块、推敲结构，一点点将天儒楼的形体复原出来。

2019年9月29日，天儒楼的重建工程正式开工。经过三个月的紧张施工，这幢曾经的闽清地标又巍然屹立于闽江之畔。那些曾经流浪的旧砖和木料，被谨慎而细致地平均分布到新建筑的各个角落，延续了它们百年前的使命。我们将建成的照片和记录发给了凯丽，这一天，她居住的缅因州正在下大雪。

凯丽的回信如约而至，翻译成中文大致内容为：梦想成真了！我们的祖父那座漂亮的校舍得



2020年10月，重建完成的闽清一中天儒楼

以重建，这对我们和我们的家庭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它将1912年天儒的创办者与今天这座杰出的现代化学校紧密联系在一起。学校对遗产的尊重，让我们非常感动。

2022年7月，“鼓岭之友”在缅因州重聚，我在云上参加了这次活动，又见到凯丽和Andrea。我们介绍了新开发的人脸识别系统——“家·谱”，展示了如何从历史照片中找到外侨们的先祖、并绘制出他们的社会网络。在天儒中学的社会关系图谱中，葛树棠先生是一个特别大的节点，从他那里发散出密密麻麻的关系网，流向各处。

看着变幻的图谱，我不禁又想起林镜书先生为天儒撰写的那段歌词：“教育抱宗旨、培养实学练知识、尊重人格阐真理……各尽其能力，各尽其天职。愿我莘莘学子，继起大有人、后来可居上。俾组本校进步社会无穷、在世界占优势！”

福聚聚英双雄会

管柏华

福聚楼、聚英楼各占据福州南台大小桥要津。两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属一个党支部。福聚楼坐落于车水马龙的新桥仔石桥下，对面即明清时代番船靠泊的安远头。该酒楼创建于欧风劲吹的清同治十年（1872），最初创建人叫春连，后几易主人。旧时陈扁梯、杨文銓为主厨，“文革”前后则由依康参与协理。福聚楼集福州名菜七大类 189 种，名点 21 种。福聚楼利用有利的环境条件，将水产品养在闽江活水中，其鳗鱼料理可谓独步天下。注油鳗，系福聚的当家名菜。事先将切好的鳗鱼块，加糖料调匀，放入油锅，以小火炸熟后加入五味，香而油润，骨软肉润，往往为政商酬酢饮筵时所必点。糟鳗，先将鳗鱼块用高粱酒醉后封缸板压，上笼屉炊熟，其鱼肉会按照肌理“起沛”，口嚼很 Q 弹，因而在闽菜荤糟的菜品里独树一帜，很为三餐吃粥的福州人青睐。

杨依銓身高只有一米六几，圆脸慈目，其



中亭街旧影

幼年未学艺前曾跟随父亲去过新嘉坡吃过洋菜，不知是否直接跟洋厨学过。他能烧得一手“洋烧排”，做工讲究，酥嫩可口。依康住帮洲旧 2 路汽车站附近，每日步行到店。其拿手菜是罗汉钱肉，其特点是色泽金黄，内润外酥。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福聚楼的大杂烩就被称为台江汛的“佛跳墙”，其口味不逊聚春园。晚清民国时期，名人雅士多有造访福聚楼，林琴南、郑孝胥、陈宝琛、郁达夫皆常在福

聚楼聚饮欢宴。而著名的“南煎肝”，一说为翻译大家林琴南创制的私家菜，后由福聚楼发扬光大。南洋侨商胡文虎的侄儿胡朝祥开设永安堂分店，开张之日，30多桌酒席就放在福聚楼举办。好几次，被称为活菩萨的“老北洋”福建省省长萨镇冰为灾民募捐的酒席，也安排在此。

有人说，福聚楼滨水，善做各种水陆珍馐，洲边、田垵一带的妓家常在此设席。而在台江路一带未兴、新填地未填之时，外福铁路未建之日，重心都集中在中平路一带。那时闽菜不像现在尊聚春园为三山共主，而浣花庄、广裕楼、西宴台、新嘉宾、乐新，则标新立异，各有自家的主打名菜。

福聚楼坐落在福州的“外滩”，建筑为五层木结构，飞檐翘角，俯视着浩荡汹涌的闽江水。1975年，台风来袭，顶盖被掀飞，旧建筑已成危楼。当时的书记名叫高克非，江苏南通人，早年是部队通讯班班长，她通过关系解决了水泥钢筋等紧俏物资的困难，因而将福聚楼顺利重建。福聚楼位于苍霞洲，坐在二楼雅座，秋日黄昏时，东南望中洲岛和泛船浦一带江面，满江红遍，金风送爽，会觉得明清人评出的“南台十景”里的“苍霞夕照”是那么贴切。明末举人方邦望有诗为赞：“城南十里沙为岸，鳞次千家拥钓台。往事只看流水逝，寒宵空有月华来。”



闽江今貌

福聚楼东边与北仔街相近，20世纪50—70年代，自由市场大兴，福聚楼有时也会到那里进货。福聚楼左有浣花庄、西宴台、广裕楼，右有庆香居、乐新楼，时常切磋，所以福聚楼的师傅技艺超群，曾接待过各界名人。

邑人说有一种河鳗叫“溪滑”的，生长在山涧之中，会吃鱼虾和蛙。此鱼不仅味美，而且极富营养，从前南拳武师为了增强体力，经常会买“溪滑”吃。据说，福聚楼就有一个厨师善烹此物。“黄甲”是闽江常见的鱼类，福聚楼烹调的“黄甲”据说为大文豪郁达夫所喜爱，入乡随俗，郁达夫因之称自己是“福州人”。福聚楼与闽剧曲艺艺人颇有缘分，盖闽剧团就在田垵。当年闽剧皇后胡奇明肤如春蚕，眼如点漆，所过之处，万人空巷。1958年她在下放沙县之前，特地领全家人到福聚楼吃散伙饭。“闽剧三小”即小琴、小白、小狐，均光彩照人，偶有来福聚楼。那时中

亭街东的后洲是福州的“评话巢”，黄天天、陈春生出场价标以9元，小神童、苏宝福、依清标以8元。家住蓝蔚石的苏宝福有段时间倒了嗓，常去南星洗澡，回家经过福聚楼也会顺便去吃点心。

福聚楼的厨师许多来自南港诸乡。所谓“城里灯笼乡下骨”，因为是“闽菜大灶”的缘故，福聚楼的厨师往往在外兼职，称为“托做”。20世纪80年代，在普遍工资30—40元的情况下，托做的日薪是100元，外加名烟一条，他们可以请事假或病假去“托做”。有人说，强木根虽然贵为闽菜“元帅”，也是不拒“托做”。大利所在，趋之若鹜。所以早年福州人称“一嘟嘟，二医师，三就是厨师。”山东人也说：“大旱三年，饿不死厨子。”

聚英楼与福聚楼隔着中亭街遥对，位于达道河畔，河上有著名的沙合桥。古时，达道河原属闽江主航道，沧海桑田，宋代涌沙成陆。达道河连接中亭街的石梁桥，始建于明成化六年（1470），由福州知府周纯所建，曾为桥梁专家茅以升所赞叹、关注。《挥尘前录》记载：“初，闽人谣曰南台沙合出宰相。”谣讖果然应验，有宋一朝，福州共出四位宰辅，即章得象、余深、

朱汉章、叶子昂。离聚英楼数百米远的南台沙帽地，即中国第一块番薯试验田，如今湮没不彰。明朝末年，陈振龙从吕宋岛带回的一根薯藤就是在此繁育。番薯是高产作物，生命力蓬勃，从此中国人口大增。聚英楼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刚结束，粮店搭配地瓜时，也会蒸一些番薯卖，买的人多为老人和小孩。

聚英楼的顾客多是一些拉板车、烧木炭、捎木排、撑粪船等贩夫走卒，也有以自行车拖着车斗载客的苦力。聚英楼最为雅俗共赏的是太平燕。主要以鸭蛋和肉燕丸辅以来自延建邵汀“上四府”的菇笋、腐竹等。太平燕一上，酒宴就进入高潮。闽中方言“鸭蛋”与“压乱”“压浪”谐音，方言中所谓的“拍起头”是趋吉避凶，极讲究避讳的。肉燕传说来自闽东北的浦城。聚英楼的肉燕馅，用精瘦猪肉、鱼肉、虾肉配制而成，五味秘方也有一定的配比，鲜香诱人。

聚英楼为三层木构，古典楼阁式建筑，面对水巷道。那些撑粪船的长乐樟港男子，会顺带一些地产大白菜来卖。篙师们撑篙像舞动吕布的方天画戟，船只在逼仄蜿蜒的河道里前行，河道上方老榕虬须下垂，舷边碧波涟涟。水巷一年四



季无论晴雨，皆是湿漉漉的。早年水巷口的石板路下的暗沟是通潮的，闽江水涨时会发出砰砰的声音。樟港男子进省城会买很多黄官顺鸡肉丝馒头，这是用老面团发酵炊熟的。黄官顺师傅原在“北仔店”庆香居学过面食，他独辟蹊径创制了鸡肉丝馒头。聚英楼的胡须伯，家住南禅山边，几十年独守一技，他做的“炒肉饼”，馅料选用的是福州出产的黑猪脊背上的肥肉。老福州人不擅发面，但糍制硬面却大异于北方人，外皮的和面经过千揉百捏，又在面里加了少许盐和一点点猪油，和好面后还要放上十来分钟。最后是烤制阶段，用山区的杂木炭，把握好火候，出炉时黄灿灿的，咬一口，皮脆肉鲜，烫嘴不说，不小心油汤还会流到手背上。每日上午9时多，排队如龙，与附近的“民天”京果店排队买山楂串的，相映成趣。

聚英楼闽菜特色鲜明，以糖醋菜为主，白炒菜居多，如松鼠鱼、夏果炒鱼丁、白炒七星鱼、淡糟冬圭卷、煎糟瓜。菜品用淡糟也是闽菜一大特色。聚英楼的厨房当街，煤烟熏人，灶里烧的是煤球，不像奢华的“福旅”烧的是木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店里雇人直接从满潮的水巷

道头挑江水做菜烧饭。荔枝肉在“文革”前后一盘8角，豆腐蛎汤2角，地瓜烧5角，筍粿包饭5分。聚英楼的服务态度甚好，就连豆腐蛎汤都可以添汁。传说从前从鼓岭下来一卖炭翁，买了几盒筍粿包饭和一大碗的豆腐蛎，因钱不够，恰好他身旁有一篓的石鳞被厨师看见。厨师说：“楼上雅座有几位老爹，你这石鳞可抵菜金。你若同意，我做个茉莉石鳞与你吃，连带老爹沾光。”卖炭翁道：“此是小儿夜晚所抓，也算自产。我恰好也要见识下师傅手艺。”厨师是店主任，他让人称了石鳞斤两，算还差价，于是开始加工。先以蒜瓣切除头尾，下油锅炸至金黄色，捞出装碗，再将石鳞腿褪皮剔骨，与葱姜片下沸水锅氽一下，待石鳞腿上球状肉呈茉莉花状时捞出，再加入上汤、精盐、味精、姜片，放旺火上蒸10分钟取出，淋上绍酒，清甜可口。老爹、卖炭翁连连赞叹，老爹当场直接冠名茉莉石鳞，卖炭翁此后也成为聚英楼石鳞供货商。

闽人崇鬼好祀，聚英楼地处中亭街南口，其东南西北皆有庙宇，如尚书庙、圣君殿、法师亭、一真庵、直冲庙等，每至妈祖、娘奶（陈靖姑）菩萨诞时，善男信女往往聚集于聚英楼，大



宴宾客。那时聚英楼朝南的敞开式店门前，后门仓库和大漆店门前，碗口粗的贡香烟雾缭绕，呛人得很呢！

福州人善烹制海错，南宋人洪炎为黄庭坚外甥，其来福州因食青蟳而作诗道：“青蟳供饌识炎州。”苏东坡也赞美蟳“蝤蛸大蟹，斫雪流膏，一噉可饱”，并将它比喻成肉厚甜爽的“荔子”。20世纪70年代的大厨陈季朴不苟言笑，身长且美，其以繁鱼肚（金枪鱼）煨蟳肉名声在外。先将繁鱼肚放清水里泡，然后切块，下沸水氽，又以猪肉剖刀。繁鱼肚猪肉沸烧，再移用微火，加绍酒、酱油、白糖煨烂，剔去猪肉，加入一半蟳肉再煨，然后调入味精，将另一半蟳肉铺撒在面上即可。

民间传说聚英楼曾有个大厨，独生一女，姿容美艳。当时水巷道每天都泊有长乐梅花樟港来的粪船，来时装白菜，回时装粪。船老大带着船夫也常来店里吃豆腐蛎筋粢包。长乐民谚：“梅花出美女，樟港出男子。”聚英楼的厨灶对着水巷道，大厨日日烧菜，总可望见道头一棵疏柳下，树干缆系一条木船，船老大常到店里吃饭，同来的一个小伙子名叫木宝，挺拔俊朗。大厨故意与他们相熟，然后对船老大悄悄说：“我想收个徒弟，不知你是否愿意将木宝割爱与我？将来事成一准亏待不了你。”船老大虽有点不舍，但与大厨已经相熟成朋友，自然不好当面回绝，就顺手做个人情道：“木宝不知有没有造化，跟我干风吹日晒，不如跟你老学得手艺。”大厨又说道：“你让



中亭街

木宝做一碗菜我尝尝，看孺子是否可教。”船老大回去给木宝一说，木宝很高兴，但又犯愁道：“我不会做菜呀！”“帮人帮到底，送佛上西天。我已经替你想过，就做个八宝蟳饭。船上今天就有几头红蟳，中午教会你，晚上就可以到店里做，这就叫三十晚上学的拳，正月初一打呀！”木宝平日也在船上做菜烧饭，八宝蟳饭在长乐滨海家家都会做。由此，木宝很快成了聚英楼的成员，一年后又成为大厨的乘龙快婿。后来，八宝蟳饭竟然无意间成了聚英楼酒宴的压轴名菜。

海族撷趣

吴安钦

浩瀚的海洋与广袤的土地一样，生长着千千万万的生物。如大至山峰的鲸鱼，小似针丝的丁香鱼（窝仔）。一处海、一片洋、一块滩涂、一地礁石、一丘石洞，都生活着形形色色的生物，或鱼或虾或藻或贝。有趣的是，在同一片海洋里，只隔一座岛，或者一片海滩、一个海湾、一道澳口，物种竟不一样了。同一种海产，此地有，彼地未必有。全国海洋大县的连江，海产品种达到 1000 多种，而唯其独有的就有 30 多种。有的海产，不少人甚至连名字都不曾听说过，即使听了，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想认识或品尝一番这些独特的海上风味，那只能来连江走一趟。

这里就先介绍几种吧！

赤 蜊

赤蜊为连江县晓澳镇滩涂所独有。它生长在

海水与江水交汇的滩涂上。渔民用小锄头捕获到它时，满腹尽是沙或泥土。长度 3—5 厘米。一节一节文身似的，有小红点，体多呈灰白色，头尾两处表面上看像是黑的，实际是深红色的，所以当地人叫它赤蜊。蜊，就是小蛤之意。蛤身子硬实，可赤蜊形体像蚯蚓，所以又被叫作海蚯蚓。土沙吐空后，身子软瘪下来，一副松松软软态，螺旋似的文身更明显了。赤蜊名字争议很大，学名叫土笋，有人却叫它沙虫、海丁、海蛆、涂笋等。不管什么名字，反正它自身没有味道，想尝出美味来，就得找佐料，比如，与肉骨头合锅，有的只用几根芹菜或蒜苗炒一下，味觉与山里的老笋一样，会嚼出响声。据传，赤蜊原来就是蚯蚓。早年间，它们在山间松土劳作很累，又没有东西可食。一天，它们悄悄地爬到海里去，发觉海底世界比陆上更有趣，去松滩涂上的泥土无须费大力，而且还能尝到大鱼大虾吃剩下的美食。只是，当它们入海后，很快被海水异化，不仅颜

色变了，连身长也收缩了。当然，其头部的“钻营”功能也弱化了。

哇 南

哇南也是生长在滩涂上的海生动物，为连江县马鼻与透堡两镇所独有。它属弹涂鱼科。弹涂鱼就是俗话说的跳跳鱼。有人说，哇南是跳跳鱼的堂兄弟，跳跳鱼为兄长。这说法不无道理，因为它们长得太相似了。二者通身都是黑褐色的，头尾形态几乎一个模样，两物摆在人前，非本地人无法辨清究竟哪个是跳跳鱼哪个是哇南。简单的区别是，哇南小，跳跳鱼大，这是确实的，但是，跳跳鱼也有小的。只有内行人才能一眼认出差别。原来，哇南虽小，可它的翅却是粗的长的，嘴巴也是大的。烹煮成美食后，吃在嘴里感觉就有明显差异了。别瞧哇南身子短小，味道却是天然的清醇甘美，不用调味也是美滋滋的，无论是糟煮还是油炸，或者干煎，都让人一条接一条地咀嚼入口，连软软的小刺也不愿留下。

它被人称为“哇南”是有缘由的。传说，哇南与跳跳鱼关系不一般。早年，一场台风把跳跳

鱼从南海滩涂刮到了罗源湾北岸的马透海滩。临走时，跳跳鱼放心不下年少的堂弟，即携手将它一同带来。哪想到，小小的哇南志向大，它想在大风大浪里成就自己。它被跳跳鱼带到马透滩涂后，一心念着广阔的南海，便同跳跳鱼大哥闹起了脾气，不论是活动还是讨食，都是面南而生，连睡觉时也朝向南方。人们惊奇又赞叹于它的志气，所以，便称它为“哇南”了。

笔 架

笔架是黄岐湾海底礁石的特产。它的形象仿佛四座高低错落有致的山峰。学名叫龟足，这也形象，如龟的脚爪。如果说它像狼的牙齿也差不到哪里去。笔架身大肉少。它长在深海礁石上，渔民必须潜到海里撬才能得到。所以，笔架不大架子大，卖的价钱高。它的颜色好看，“山峰”部分呈橙色，有的在几个“山峰”间还长有一朵小莲花似的红色物；“山底”却是赤褐色，细瞧，它还有细如方格或四边形的纹路。与它的身子颜色一样，肉呈暗橙色，只有一点点，软乎乎的，味道却清甜。一斤笔架还不能吃到一两的肉，但





笔架

有利尿、补血和健脾的功能，又有与众不同的美味，所以人家特别喜欢它。俗话说“味好不在吃”指的就是笔架。它的身子壳硬又重，尤其是那个小“山峰”，壳子与石头一样厚坚，所以，它又名石劫。

笔架，人家都说它是山峰的化身，在连江呢，人们更是信以为真，因为连江县境内就有一座巍然屹立的文笔山，那山峰就是笔架状。捡一只笔架与文笔山做比较，真是形神毕肖。当地人说，笔架之所以是连江的特产，正因为它是文笔山托身而成。笔架在海底，多大多猛鱼类都不敢动它。

蛎 磔

蛎磔是当地人命名的土名，其学名叫海月。海里的月亮，这是一个多么诗意的名字啊！然

而，它与泥蚶、缢蛏、花蛤一样也生长在滩涂里，靠咸涩的海水滋养，自生自长。它生活于大官坂垦区内一处名叫柔顶的土坪。

把它叫作海月也许与它透明的身子有关。它一身清澈洁净，连壳子也是透明的，整个身子比花蛤小，比瓜子略大，所以又叫海瓜子。退潮时，它的嘴巴基本上是闭着，一旦张开，不是黑灰色的泥土塞进嘴，就是比寄生蟹小一号的红色小毛蟹趁机钻进内壳，像寄居蟹一样不仅吃掉它，还占领它的“房产”。因此，蛎磔十分谨慎，只有海水漫过它身子时，才敢松口气，伸伸腰，张张嘴，活动一下，然后吸食些可以养活它的水分。

蛎磔肉少，很像乌鲰的肉，但比乌鲰肉多一些。蛎磔很义气，抱团集中生活，一同抵抗侵袭它们的小寄生蟹。小寄生蟹一看黑压压的一群，便不敢轻易来犯了。而这种抱团恰恰迎合了搜捕它们的人类。讨小海的人，等退潮了，下土坪本来想挖可卖好价钱的东西，比如哇南、跳跳鱼、章鱼、缢蛏等，当他们一时找不到那些贵重的海产又碰巧一脚踩到蛎磔的团队时，只好来个顺手牵羊。蛎磔满地都是，那些小鱼篓是装不下的。有经验的讨海人如果专程来讨蛎磔，都会带上竹筛、渔网或者箬篱，因为潜藏在土坪里的蛎磔浑身是泥。如果连土都挑回去，那需要一个大篮子，因此，要将捕获到的浑身是泥的蛎磔用筛子或渔网筛洗一遍，把黏在它身上的泥土冲洗干净。这样，就是实实在在肉眼可见的蛎磔了。

蛎碴一下到烧开了水的锅里，马上张开嘴巴，露出金色的肉身。不用任何佐料，人们即可享用。这东西虽然肉少，但味道却非常诱人，一旦开食，便不想停下，一个接一个叼在嘴边吮吸，越吮越来劲，百吃不厌。

可惜的是，蛎碴因为柔顶这片海滩被大官坂垦区围起来而消失了。连江海域目前很难见到蛎碴的影子。

鳀 仔

鳀仔来自筱埕定海湾。

定海湾，大家都不陌生，海阔水深，且一望无际，前后左右有闽江口、黄岐湾、敖江口相连接，形成一个宏大的江海循环水系。是否因两江两口汇聚而形成的独特水流水质而吸引这种不大而坚硬的鱼类，这尚不得知，但是，鳀仔确实味美好吃，又便宜实惠，是深受人们喜爱的经济鱼。每当夏天到来，定海湾鳀仔便蜂拥而至，一群群一簇簇，如箭一般飞奔而来，形成鱼团，如给定海湾渔民馈赠厚礼一样有来无回。

鳀仔名称是颇有争议的。有的叫熟鱼，有的叫鲞鱼，有的叫小马鲛。其学名是巴浪鱼。但巴浪鱼有大号小号两种，小号就是鳀仔。小马鲛比

较实在也好听。它的味道与马鲛差不多，身体颜色也类似。都是与生俱来的味道，干煎、水煮、油炸、清蒸，都可以不放食盐，与糟菜合锅那是美味可口。面对如山一样的鳀仔，定海湾渔民发明一种做法，将一只只鳀仔整齐地排在圆形的筐箩中，然后烧火干蒸，熟后，既可冷藏亦能日晒。无论哪种做法，都能即食。

关于鳀仔，民间有一个有趣的传说。鳀仔本来是可以长成像马鲛一样大的鱼的，因为它形似马鲛，海族群一致认为它是马鲛的后代。可是，鳀仔不认，它说它自有祖宗，是自成一系的，与竹夹鱼、巴浪鱼顶多算兄弟关系。一天，它们闹到海龙王那里去了。鳀仔问马鲛：你说说看，你哪一点可以跟我比？我虽小，但壳身坚硬，无鳞、肉粗、有骨有刺，也无翅，尾巴都比你长呢。马鲛虽壮但不善口舌，被鳀仔一问，急得一时答不上来。鳀仔见马鲛老实巴交，又补上一句：你别瞧我们个头小，哪天，你若有兴趣，可以找个地方PK一下！海龙王担心它们会打架斗殴，挥一下手说，好吧，你们也别争了，往后，大马鲛，你就到深海生活；鳀仔呢，你们在内海活动吧。

所以说，鳀仔本来是可以长大的，因为这一场争议，它便成了永远的鳀仔了。

